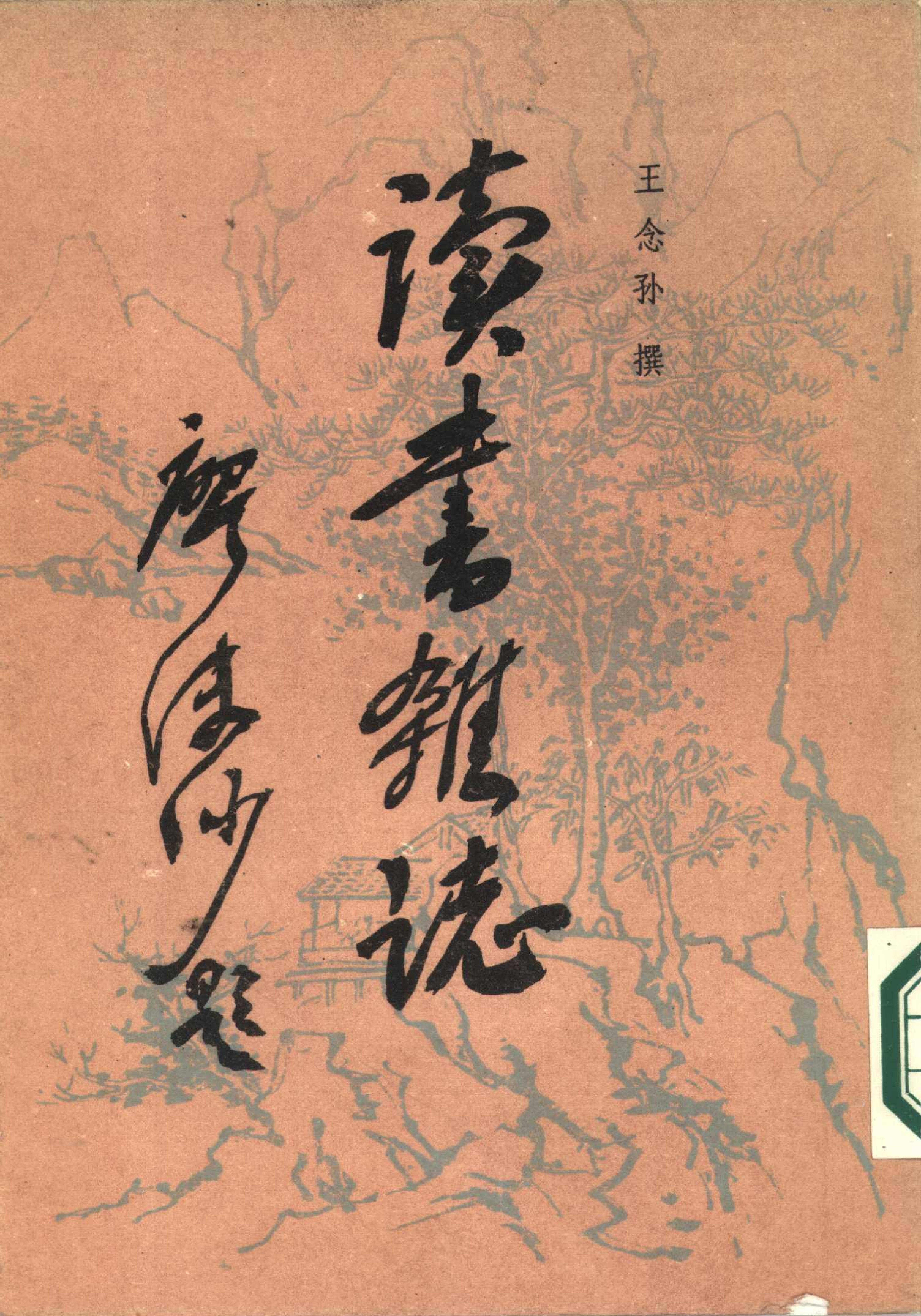

王念孙撰
读书杂志
启功题

讀書雜志

王念孙 著

上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读书杂志（全三册）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大中印刷厂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9.125
定价：12.00元

讀書雜志目錄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讀書雜志

逸周書第一

政

度訓篇。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念孫案。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力征。謂以力相爭伐。吳語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皆是也。又大武篇。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鬭。今本七誤作六。陳誤作搏。又脫鬭字。辨見本篇。政亦與征同。故與攻侵伐陳戰鬭並列而爲七。而孔注云。政者征伐之政。則誤讀爲政事之政矣。

力竟

揚擧力竟。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強也。念孫案。競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爭權。盧改竟爲競。墨子旗幟篇。竟士爲虎旗。皆以竟爲競。

賞多則乏

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爲賞少則乏。困與乏。皆謂民也。民衆而罰多。則民必困。民衆而賞少。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衆。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賞多則乏明矣。此多字。卽涉上句罰多而誤。

成而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今本蓋脫義字。

惠而不忍人

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念孫案惠而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言惠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忍人。不字即涉上文惠不忍人而衍。

六極不嬴

常訓篇。六極不嬴。八政和平。念孫案。嬴與贏同。贏者過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八政和平也。廣雅。嬴。過也。開元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謂之嬴。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嬴縮。項岱亦曰。嬴。過也。縮。不及也。考工記弓人。撟榦欲孰於火而無嬴。鄭注曰。嬴。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嬴為無常。失之。

一人

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念孫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

續功皆成也（爾雅功績成也說見經義述聞）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績功不同

正民

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振正古不同聲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聚篇曰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卽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美女破舌

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爲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言內寵並后外寵二政也（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讀爲正謂正嫡也說見經義述聞）隸書后字或作𠯑與舌相似而誤（東魏敬史君碑女后稱制卽后字）段氏若膺說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

舉旗以號令　無取侵暴

既勝人（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爲句此句內疑脫一字）舉旗以號令命吏禁略無取侵暴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爲敢字之

誤也。無敢侵暴。卽所謂禁掠也。若棐誓之言無敢寇攘矣。

引之曰。擧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卽令也。下句又有令字。則令爲贅文矣。且此以號暴爲韻。下文以虧化爲韻。虧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說見唐韻正。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

收武釋賄

允文篇。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爲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爲戎。月令。以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毋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

用損憂恥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

遷同氏姓

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爲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

武有六制至後動燃之

大武篇。武有六制。政。與征同。說見度訓篇。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政有四

慼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衛。六庠五虞。四慼。一
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郤。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
者。政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
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
祇人死。祇字義見下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
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三哀。一要不羸。二喪人。三擯厥親。四赦。一勝人必羸。二
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
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衛。一明仁懷怨。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
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燃之。
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脫。又經後人刪改。而諸家皆不能釐正。今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
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鬬。祇因下
文說鬬之事。已脫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刪改矣。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俗書陳字作陣。因譌
而爲搏。善搏不戰。則義不可通。莊八年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下有善戰不鬬。善鬬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
引皆不誤。

政有四戚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戚四和。合四與五而爲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今本無九因因有四字。乃後人所删。書鈔武功部二有。明陳禹謨又依今本删。

攻有四攻五良。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凶與良對文。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攻之開也。今本無九開開有四字。且四凶誤作有四攻。攻有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删改。

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三而爲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此條書鈔雖未引。然以上下文相比。亦必有七酌酌有四字。而後人删之。

伐有四時三興。本作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伐之機也。今本無七機機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二有。陳依今本删。

搏有三哀四赦。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故下文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來來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五。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爲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尚未删。

戰有六厲五衞。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衞。今本無十一振振有五字。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删。合六與五而爲十一。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今本無此九字。辨見下。

六庫五廣。本作鬬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廣。今本無鬬有十一客客有七字。六廣作六庫。則義不可通。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删改。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鬬之客也。今本無此九字。辨見下。

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一二三四下。皆有曰字。凡篇內之一二三四五六。書鈔皆作一曰二曰三曰。

四曰五曰六曰。陳皆依今本刪。同里作同盟。（陳依今本改。）皆於義爲長。此九者。政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篇內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者。書鈔此上皆有凡字。陳皆依今本刪。）亦於義爲長。

四攻本作四凶。（辨已見上。書鈔武功部六所引不誤。陳依今本改。）凶下本無者字。（上下文皆無此例。書鈔亦無。陳依今本增。）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陳依今本改。）亦於義爲長。

三哀一要不贏。（今本贏誤作羸。梁氏處素已辯之。）二喪人。三擯厥親。喪人本作喪民人。（今本脫民字。則句法參差。書鈔武功部五有民字。陳未刪。）

明藝攝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本脫之。（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

五虞。案此上有六廣。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明醜卽明恥。故僖二十二年左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祭公篇。厚顏忍醜。卽忍恥。高注呂覽節喪篇及秦策竝云。醜。恥也。又注呂覽不侵篇云。醜或作恥。恥醜聲近而義同。故古多通用。說見漢書賈誼傳。）三曰明賞。四曰明罰。五曰利兵。六曰競覺。凡二十六字。而今本皆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又後勵燃之下有凡此十一者鬭之客也九字。而今本亦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

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衞。故此說六厲五衞既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廣五虞。乃鬭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鬭之客也。（客字之義未詳。）祇因脫文甚多。遂致混戰鬭爲一事。後人不知五虞爲鬭之事。非戰之事。遂據後以刪前。存戰而去鬭。去鬭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爲六制矣。其餘以意刪改者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曉文義。又依俗本周書刪改。故具論之。

祇人死　祇民之死

祇人死。孔注曰。祇敬。又文政篇。祇民之死。注曰。敬死勸葬也。念孫案祇之言振也。振。救也。見說文及月令哀公同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言救人之死。救民之死。非敬死之謂也。楚辭離騷。旣干進而誤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祇。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王注亦云。祇。敬也。辯見楚辭。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棐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有功無敗

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

強轉

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強轉。念孫案強轉二字。於義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署處賈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爲輔。字之誤也。藝卽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實爲我軍之強助也。

代與

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

譌而爲與.

不賓祭

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澈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維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爲句.服澈不制爲句.今本作不賓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衍.祈與不賓.義不相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政有眚禮.卽孔所云殺禮也.今本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

登

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念孫案.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祭字之誤.自哭不留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言有喪事.則哭不留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故孔注曰.降一等.爲荒殺之.

津不行火

程典篇.津不行火.藪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疑當爲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句火光照堂下.尹知章曰.獵而行火曰燒.是澤爲行火之地.

六容

鬻保篇。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困。本或作因。）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念孫案。四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字義無所取。疑是客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客於敵國。以陰取之也。故曰六客。客與蠹落惡為韻。（客。古讀若恪。說見唐韻正。蠹。古音當各反。故說文蠹作蠧。從䖵橐聲。周官翦氏。掌除蠹物。故書蠹作蠧。商子修權篇。此民之蠹也。與隙為韻。隙古讀若郤。荀子勸學篇。魚枯生蠹。與作為韻。韓子亡徵篇。木之折也必通蠹。與隙為韻。）若作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蔿。亦以衛厲敗蔿為韻。

適無見過過適

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念孫案。此文本作無見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迹為韻。適讀為謫。無見過謫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謫。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高注曰。過。責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則文不成義。

兆墓

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兆基之誤。九開當為大開。九大字相似。（周官大司樂。九韶之舞。鄭注。九韶。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管子四時篇。大暑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又涉前九開篇而誤也。大開二字。即指本篇篇名而言。兆基大開。開厥後人者。兆。始也。（爾雅。肇。始也。通作兆。哀元年左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杜注。兆。始也。）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

云。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

禱無憂玉

引之曰。憂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愛玉。哀二年左傳衞大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是也。

時維暮春

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周書文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與今本同。見盧注。秦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引作惟暮之春。之字。蓋後人依周頌臣工篇加之。皆無時字。

脫文十五　至無日矣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正釋國無兼年之食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即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

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脫禍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脫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脫之。明開塞禁舍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脫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脫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知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篇曰。勝國若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下引孔注。變化之頃云云。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王始

令行禁止。王始也。盧曰。王始疑是王治。念孫案。王始也。本作王之始也。王讀王天下之王。令行禁止。則可以王天下。故曰令行禁止王之始也。上文曰。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卽是此意。今本脫之字。則文義

不明。羣書治要正作王之始也。

成

柔武篇。以信爲動。以成爲心。盧曰。以成趨疑是以誠。念孫案誠古通作成。不煩改字。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小戴記經解篇。衡誠縣。注誠或作成。墨子貴義篇。子之言則成善矣。成卽誠字。

以匡辛苦

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孔注曰。匡。正也。念孫案。匡。救也。說見文酌篇。

靡適無口

靡適與敵同。無口。念孫案闕文當是下字。靡適無下者。無猶不也。見薛綜東京賦注。餘詳釋詞。此承上以德爲本云云而言。言如此則靡適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爲韻。允文篇。靡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戶宇輔土爲韻。以是明之。

告

大開武篇。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念孫案。歲之有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則告當爲若。下文若農之服田。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卽其證。若與告字相似而誤。

臏上

寶典篇。倫不騰。上上乃不崩。孔注曰。不騰。不越。念孫案。騰上當爲上騰。騰與崩爲韻。九德皆用韻之文

由禱

酆謀篇。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念孫案由禱不德。當爲曲禱不德。故孔注曰。曲爲非義。神不德之。曲與由字相似而誤。

天下不虞周

寤儆篇。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念孫案下與不字形相似。不字蓋涉下字而誤衍也。天下虞周。驚以寤王者。孔注曰。虞。度。言唯天下度周。故驚以寤王也。（上文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若作天下不虞周則義不可通。

無虎傅翼

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念孫案韓子難勢篇引此虎上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李善注東京賦。引此亦有爲字。

逸周書第二

比

武順篇。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引之曰。比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

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不得言比則不順比當爲北字之誤也北古背字（說見漢書高紀）故曰北則不順孔注比者比同也失之

惟風行賄

和寤篇后降惠於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念孫案惟風行賄文不成義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言民之歸惠如草之應風也其賄賄無成事五字上仍有脫文大意謂賄不可以致民若用賄則必無成事也孔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是其證

合於四海

武寤篇王克配天合於四海孔注曰德合四表引之曰配合皆對也爾雅曰妃（與配同）合對也合於四海猶大雅言對於天下耳合與荅古同義（宣二年左傳注合猶荅也）荅亦對也

右擊之

克殷篇乃右擊之以輕呂念孫案持劍必以右手無須言右擊之上文擊之以輕呂不言右史記周本紀亦無右字蓋衍文也或以右爲又之誤亦非上文已言王又射之三發則無庸更言又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二引此無右字

乃出場於厥軍

念孫案。此下當有明日修社及宮之事。而今本脫之。孔注曰。治社以及宮。是其證。史記曰。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帝王世紀曰。明日王命除道修社。皆本於周書也。又案孔注。治社以及宮下。又云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遷也。注有脫文。則此處脫文尙多。然皆不可考矣。

奏王

泰顚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念孫案。奏王當依史記作衞王。上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孔注曰。二公夾衞王也。則此泰顚閎夭亦是執劍以衞王。不當言奏王也。奏字蓋涉上文叔振奏拜假而誤。注云。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衞失之。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念孫案。此本作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故孔注曰。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錢作財。乃後人以晚出古文尙書改之。又脫去散字。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此作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史記作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而今本史記亦改錢爲財矣。辯見史記。

路徑

文政篇。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孔注曰。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念孫案。大禁不令下。不當有路徑二字。路徑當爲徑路。乃注文。非正文也。徑路是釋徑字。刑法也是釋刑字。不令不宣令也。是

釋不令二字。

遠愼而近貇

念孫案。爾雅。愼誠也。小雅白駒篇。愼爾優遊。巧言篇。予愼無罪。毛傳竝與爾雅同。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愼其獨也。鄭注曰。少其牲物致誠愨。是古謂誠爲愼也。貇卽貌字也。史記商君傳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孔注周祝篇曰。貌謂無實。是貌與愼意正相反。遠愼而近貇者。遠誠愨之士。而近虛誕之人也。盧謂貇與貌同。失之。

位長

位長以遵之。念孫案。位長本作伍長。下文什長以行之。什長與伍長文正相對。大聚篇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此之謂也。今本伍長作位長。則文義不明。蓋以伍位字形相似而誤。玉海六十七。引此正作伍長。

土地之宜

大聚篇。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趙曰。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孫案。趙說非也。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土地之宜。與水土之便對文。刪去一字。則句法參差矣。且注文有土地二字。則正文本作土地之宜甚明。

關開修道

念孫案。關開修道。文不成義。開本作關。關關修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也。俗書關字作閞。閞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說見史記西南夷傳。）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並作關關。

畜五味以備百草

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念孫案。下句當作畜百草以備五味。（百草與百藥對文。）今本百草與五味互易。則義不可通。

有生而不失其宜　天不失其時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念孫案。有生而不失其宜。本作土不失其宜。上文曰。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文傳篇曰。土不失宜。皆其證。今本土誤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下三句不類矣。天不失其時。本作天下不失其時。王者因時布令。故天下不失其時。若云天不失其時。則非其旨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天之不失時。非因王政而致然也。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並作土不失其宜。天下不失其時。

農民

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利。（漢書食貨志。民趨利。如水走下。）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

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卽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

求

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念孫案求當爲來。字之誤也。隷書來求相似。故書傳中來字多誤作求。辯見楚策。來如修文德以來之之來。下句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至與來正相應。又下文不召而民自來。尤其明證也。今本來作求。則非其旨矣。玉海二十六十。引此並作來。又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爲求。求亦來之誤。盧已辯之。

舊玉億有百萬

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今本舊上脫得字。舊下脫寶玉萬四千佩六字。八萬又誤作百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並同。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

度邑篇。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盧本依史記周本紀。改丕爲鄙。改願爲顧。念孫案史記作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則此亦當作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徐廣史記

晉義引此。亦云北膽望于有河。今本有字誤入上句嶽字上。則與史記及徐廣所引皆不合。

曰

其曰茲曰度邑。念孫案。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作其名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卽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曰度邑。

建蔡叔霍叔　三叔　囚蔡叔

作雒篇。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又下文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汪氏容甫述學曰。略疑當作畔。又云降辟三叔。又云乃囚蔡叔於郭凌。引之曰。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尙書加之。下文三叔本作二叔。囚蔡叔本作囚霍叔。說見經義述聞三監下。

九畢

俘殷獻民。遷於九畢。念孫案。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爲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蓋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畢而誤。

同室克追

予畏同室克追。孔注曰。周公追畏尊王也。謝氏金圃曰。同室克追。當是周室克造之譌。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案注文蓋有脫誤。念孫案。初學記居處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誤爲追。後人因改爲克追耳。謝以

同爲周之誤是也。而改克追爲克造。則與畏字義不相屬。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

盧曰。水經注。雒水。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据。郛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念孫案。城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皆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沈改七爲六。蓋本於此。郛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國西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盧云。水經注。國作因。念孫案。水經注是也。上注云。因連接也。謂連宗周爲方千里也。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是其證。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亦作因。

立城

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盧曰。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念孫案。玉海十五引此大縣小縣下。皆作立城。正與通鑑前編同。且上文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城上原有立字。見上辯。與此文同一例。則是今本大縣下脫立字。非小縣下衍立字。

日月星辰

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念孫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則靈星之祀自古有之張晏曰龍星左角爲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靈星蓋即周書所謂農星也後人不解農星而改爲日月星辰謬矣藝文類聚禮部上兩引此文並作農星先王皆與食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及十一玉海九十九所引並與類聚同

以爲土封

釁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盧曰以爲土封一本作以土封之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於周室也若云以爲土封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禮儀部八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禮儀部十一玉海九十九並引作以土封之

復格

復格藻棁孔注曰復格累芝栭也惠氏半農曰復格即複笮引之曰諸書無謂笮爲格者格當爲楶音節字或作楶或作節謂柱上方木也說文楶欂櫨也櫨柱上枅也倉頡篇曰枅柱上方木也見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爾雅栭謂之楶李巡曰栭今欂櫨也見明堂位正義明堂位山節藻棁鄭注曰山節刻欂盧爲山也栭或謂之芝栭魯靈光殿賦芝栭欑羅以戢孴張載曰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故孔云復格累芝栭也格笮一聲之轉故廣雅云格謂之笮然則笮也格也栭也芝栭也枅也欂櫨也六者一物也格爲柱上方木棁爲梁

上短柱。故以復㮝藻棁連文。猶禮記論語之以山節藻棁連文也。㮝與格字相似。世人多見格。少見㮝。故㮝誤爲格矣。

會羣門

皇門篇。周公格于左閎門。今本脫于字。據玉海補。會羣門。念孫案。會羣門三字。義不可通。當爲會羣臣。後序云。周公會羣臣於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以上疑脫諸字。作皇門。是其證。今本臣作門者。涉上句左閎門而誤。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引此並作會羣臣。

開告於予嘉德之說

維其開告於予嘉德之說。引之曰。此本作維其開告予於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殷庚曰。予告女於難。彼以告女於連文。猶此以告予於連文也。下文資告予元。亦以告予連文。今本予字在於字下。則義不可通。

之不綏於卹

我聞在昔有國誓與哲同。王之不綏於卹。引之曰。哲王之不綏於卹。文義不明。之疑當作亡。亡與罔同。綏安也。卹憂也。始於憂勤者。終於佚樂。哲王之憂。乃其所以得安也。故曰在昔有國哲王罔不綏於卹。下文言罔不者多矣。罔與亡古同聲而通用。亾隸或作亡。其草書與之字相似。因誤而爲之。晏子春秋雜篇。播亾

在於四方。今本亾誤作之。是其證。

先用有勸

引之曰。先字於義無取。疑克字之譌。克用有勸者。克用有勸於羣臣也。多方曰。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文義並與此同。上文曰用克和有成。下文曰。戎兵克愼。軍用克多。亦與此克字同義。克與先草書相似。故克譌爲先。

遠士

王用奄有四鄰遠士。盧曰。遠士。卜本何本作遠土。念孫案作遠土者是也。上言奄有。故下言遠土。魯頌閟宮篇。奄有下土。是也。玉海百六十九引此正作遠土。

維時及

至於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於非夷。趙云。及疑是反字。引之曰。及當爲乃。言後嗣不見先王之明法。於是乃相學於非常也。乃字不須訓釋。若及字則費解矣。孔注但云。爲是相學於非常。而不言及。故知及爲乃之譌。

以昏求臣至俾無依無助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也。亂是羞於王。注。言順不進辭於王。趙曰。或是言進不順辭於王。案趙說是。王

臯良。乃惟不順之言。於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惟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臯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念

孫案此文顚倒錯誤。今改訂如左。

以昏臣昏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昏妻。注曰。喻昏臣也。是其證。以昏臣三字上有脫文。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辭。乃惟不順之辭是羞

於王。乃惟不順之五字。本在辭是羞于王上。故注曰。言進不順辭於王。王臯求良言。臯求良言。謂大求善言也。故注曰。臯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據此則臯良二字之間原有求

字明矣。於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今本求字誤入上文昏臣二字之間。兩辭字皆

誤作亂。乃惟不順之五字又誤入下文良言二字之間。則義不可通。盧改併上下文。又改下亂字爲辭而

以亂辭二字連讀。則愈不可通。

婚妻　自露厥家

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於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念孫案婚妻本

作昏妻。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據孔注云。喻昏臣也。則本作昏妻明矣。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

閉湫底以露其體。謂敗其體也。莊子漁父篇。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田疇穢。都邑露。齊策。其百姓罷而城郭露。皆謂敗也。字或作路。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謂國家敗也。解者多失之。言讒

賊媢嫉之人專權以誤國。亦若昏妻之專寵以敗家也。孔云。言自露於家。謂美好。蓋未解露字之義。

媢夫　食蓋

媢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於王所。引之曰。媢當爲娼。字之誤也。下媢夫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

自愛姬生於妒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此二媢當作媢。媢亦妬也。義見[illegible]部。二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媢。王充論衡云妬夫媢婦。益知媢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貪赫耳。不得言媢。案五宗世家索隱亦云媢。鄒氏作媢。潛夫論賢難篇妬媢之攻擊也。亦誠工矣。今本媢字亦誤作媢。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楣。蓋隸書眉字或作眉。與冒相似。故從冒從眉之字傳寫往往譌溷。鄭注大學曰。媢妬也。此媢夫二字。正承上文讒賊媢嫉言之。非謂其佞媚也。不當作媚明矣。食蓋二字。義不相屬。食當爲弇。爾雅。弇。蓋也。字通作掩。孔注曰。掩蓋善夫。是其明證矣。弇蓋善夫。俾莫通在於王所。亦稱上文媢嫉言之。大學引秦誓曰。媢嫉以惡之。又曰。而違之俾不通。正此謂也。弇與食字相似。故弇誤爲食。盧云。食猶日月食之食。失之。

兆厥工

大戒篇。朕聞維時兆厥工。念孫案兆厥工三字文義未明。孔注曰。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據此則正文兆下當有正字。

匿

克禁淫謀。衆匿乃雍。念孫案匿古慝字。說見管子七法篇。慝。惡也。言能禁淫謀。則衆惡皆塞也。

無□其信

無□其信。雖危不動。念孫案闕文是轉字。轉者移也。上守信而不移。則下親其上。雖危而不可動矣。故曰無轉其信。雖危不動。孔注曰。轉移。是釋正文轉字也。下文曰。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正與此文相應。

□□以昭

□□以昭。其乃得人。念孫案闕文是貞信二字。此承上文無轉其信而言信不轉。故曰貞信。以與已同。上之貞信已昭。則下莫不爲上用。故曰貞信已昭。其乃得人也。孔注曰。貞信如此。得其用也。是其證。

逸周書第三

有春夏秋冬

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中氣

中氣以著時應。念孫案中氣上有月有二字。而今本脫之。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與上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文同一例。下文十二月中氣。皆承此月有二字言之。文選顏延之讌曲水詩注。及太平御覽並作月有中氣。

嬖奪后

時訓篇。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念孫案嬖奪后下少一字。則文義不明。且韻與上下不協。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此作嬖奪后命。是也。命與漫姓爲韻。命字古音本在鎮部。自周秦間始轉入諍部。漫

字古音在頤部。顧部之字。古或與靜部通。故漫與命姓爲韻。管子內業篇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淮南原道篇曰。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要略曰。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太玄聚測曰。鬼神無耿。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衎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皆其例矣。

腐草化爲螢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引之曰。螢本作蛀。後人習聞月令之腐草爲螢。故改蛀爲螢耳。蛀卽蠲之借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蠲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爲饎之蠲。釋文蠲古元反。舊音圭。鄭注周官蜡氏。士虞禮記。並引作圭。腐草爲蠲之蠲作蛀。亦猶是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周書正作腐草爲蛀。公路誤解爲蛀黽之蛀。蓋不知爲蠲之借字。是其明證。乃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七。並引作螢。蓋本作蛀字。後人以月令改之也。呂氏春秋季夏篇。腐草化爲蚈。高注。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聲與圭亦相近。卽蠲之或體也。而今本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爲螢蚈。螢字亦後人所加。盧氏抱經已辯之。獨有公路所引。尚足見周書之舊。亦考古者之幸矣。

邪病

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念孫案。邪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疾病部六。並引作民多欬病。是也。鈔本御覽時序部十作欬病。明是欬病之誤。而刻本御覽乃改爲疾病。謬矣。

下臣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念孫案。下臣本作臣下。謂羣臣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是也。若倒言之。則文義

不明。士相見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非此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並作臣下驕慢。

雷始收聲　雷不始收聲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引之曰。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此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也。下文雷不始收聲。亦本作雷不始收。說見經義述聞月令。

淫佚　甲蟲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盧云。御覽佚作泆。或洪字之譌。念孫案盧說非也。泆賴害三字。於古音屬祭部。轉入聲則入月部。佚字屬質部。轉去聲則入至部。至與祭質與月。古音皆不相通。見段氏六書音均表。此唯精於周秦之音者。乃能辨之。下文母后淫佚。自與一嫉爲韻。不得與賴害爲韻也。昭元年左傳注曰。泆。驕也。佚作泆。非。諸侯淫泆。猶言諸侯放恣耳。今本作淫佚。即涉下文母后淫佚而誤。藝文類聚引此亦作淫佚。

咎徵之咎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念孫案。咎徵之咎。文不成義。此後人妄改之以就韻也。不知負婦二字。古皆讀如否泰之否。說見唐韻正。不與咎爲韻。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徵轉上聲。爲宮商角徵羽之徵。故徵驗之徵。亦轉而與負婦爲韻。古人不以兩義分兩音也。凡

蒸之二部之字。古音或相通。上去二聲亦然。故洪範之念用庶徵。亦與疑爲韻。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他若鄭風雜佩以贈之。與來爲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夢古音莫登反。說見唐韻正。與喜意記異識志爲韻。賈子連語篇。其離之若崩。與期爲韻。皆其例也。說文。崩從邑。朋聲。讀若陪。倗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又艿訒朷仍扔孕六字。並從乃聲。又云。迺讀若仍。即今之迺字。又冰爲古凝字。從水仌。而凝字則從疑聲。緇從甾聲。而籀文作緈。則從宰聲。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仍作乃。爾雅。晜孫之子爲仍孫。漢書惠帝紀。仍作耳。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史記賈生傳。品庶馮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葴橙若蓀。漢書橙作持。此皆蒸之二部相通之證。

鳴鳥

大雪之日。鳴鳥不鳴。盧云。鳴鳥。鶡旦也。御覽鳴作鶡。時序十三。亦可通。本或作鴠。或作鶡。皆誤。引之曰。書傳無謂鶡旦爲鳴鳥者。鳴鳥本作鶡旦。唐月令避睿宗諱。改鶡旦爲鶡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爲鶡鳥。御覽所引者是也。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亦作鶡鳥。則唐人依唐月令追改之。案說文。鴠。渴鴠也。渴鴠與鶡旦同。又云。鶡似雉。出上黨。是鶡旦與鶡異。唐人改鶡旦爲鶡鳥。則與似雉之鶡無別。校周書者依唐月令作鶡鳥。非也。今本作鳴。作鴠。作鶡。則又鶡之譌矣。當從月令原文作鶡旦。然後復周書之舊。

仁義所在

謚法篇。仁義所在曰王。孔注曰。民往歸之。盧曰。在。史記正義作往。非。念孫案。往字是也。後人不解仁義所往之語。故改往爲在。予謂廣雅。歸。往也。廷。歸也。廷與往同。仁義所往。猶言天下歸仁耳。古者王往同聲而互訓。

莊三年穀梁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王也者。天下之往也。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大雅板篇及爾出王。毛傳。王。往也。呂氏春秋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也。高注。往。王也。是王與往。聲同義同。而字亦相通。故曰仁義所往曰王。若云仁義所在。則非古人同聲互訓之旨。天下皆以仁義歸之。則天下皆往歸之矣。故孔曰民往歸之。若云仁義所在。則又與孔注不合。

長弟

愛民長弟曰恭。孔注曰。順長接弟。念孫案。孔言順長接弟。則以長弟爲長幼。失其旨矣。予謂長弟者。仁愛之意。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韋注。弟。脩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亦失之。是長弟爲仁愛之義。故曰愛民長弟曰恭。倒言之則曰弟長。鄉飲酒義曰。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焉字屬下讀。說見釋詞。弟長而無遺。言愛厚之徧及於衆也。正義曰。弟。少也。亦失之。說見經義述聞。墨子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趙策曰。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不二

純行不二曰定。孔注曰。行壹不傷。念孫案。不傷與不二異義。若正文作不二。則注不得訓爲不傷。今考不二本作不爽。爾雅曰。爽。差也。爽。忒也。衞風氓篇。女也不爽。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毛傳並云。爽。差也。故曰純行不爽曰定。定卽不爽之謂。而孔以不爽爲不傷者。本篇云。爽。傷也。淮南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今本厲爽作爽傷。非。辯見淮南。高注云。厲爽。病傷滋味也。是爽又訓爲傷。與此爽字異義。孔以不爽爲不傷。其說實由於

此、然據此知正文之本作爽矣、後人改爽爲二、則與孔注不合、史記正義引此、正作純行不爽、後漢書蔡邕傳注、純行不差曰定、差亦爽也、義卽本於周書、

叡圉

叡圉克服曰莊、孔注曰、通邊圉使能服也、念孫案、叡與邊圉義不相屬、雖叡可訓爲通、而通邊圉不可謂之叡圉也、予謂圉者彊也、下文曰、威德剛武曰圉、大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注曰、強圉多力也、是圉與彊同義、叡圉克服者、既叡智而又彊圉能服人也、叡圉二字兼智勇言之、繫辭傳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楚語曰、謂之睿聖武公、上文曰、威彊叡德曰武、此文曰叡圉克服曰莊、其義一也、莊之言壯也、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五莊字並與壯同義、故莊壯古字通、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壯、本或作莊、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鄘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從處

恐懼從處曰悼、孔注曰、從處言險圮也、念孫案、險圮二字與從處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爲聳、聳懼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襄四年傳、邊鄙不聳、昭十九年傳、駟氏聳、杜注並曰、聳懼也、說文本作愯、或作雙、又作悚、恐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也、作從者借字耳、漢紀孝武紀、一方有急、四面皆聳、漢書嚴助傳、聳作

從。爾雅。竦。恐。慴。懼也。郭注曰。慴卽懾也。趙策曰。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彼言懾處。猶此言聳處矣。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莊子山木篇曰。振動悼慄。呂氏春秋論威篇曰。敵人悼懼憚恐。是悼亦懼也。故曰。恐懼聳處曰悼。

肇敏行成曰直

念孫案。爾雅。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是肇與敏同義。論語曰。敏於行。故曰肇敏行成。孔訓肇爲始。云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失之。

秉順也

盧曰。順字可疑。念孫案。此釋上文之秉德不回曰孝也。孔彼注曰。順於德而不違。卽用此訓。又上文秉德遵業曰烈。秉德與遵業連文。亦謂順前人之德。遵前人之業。故此並釋之也。

率公卿士

明堂篇。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念孫案。率公卿士。本作羣公卿士。侍於左右。謂侍於周公之左右也。今本作率公卿士者。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耳。上文旣言周公攝政。君天下。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此負扆南面立者。卽周公也。乃又言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則率公卿士者。果何人耶。此理之不可通者也。玉海九十五引此正作羣公卿士。

宗周明堂之位也

念孫案。玉海引宗周上有此字。是也。今本脫此字。則文不足意。明堂位亦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

念孫案。明堂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文選東都賦注引有者字。明堂位亦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之制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

右文八十一。今本脫去。盧據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及隋書宇文愷傳補入。然御覽室中方六十尺下。無戶高八尺廣四尺七字。而隋書有之。其所引與御覽亦互有詳略。又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引室中方六十尺下亦無戶高八尺云云。而有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亦互有詳略。

涿鹿之河

嘗麥篇。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盧曰。河或當作阿。梁氏處素曰。据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念孫案。盧說是也。涿鹿山名。涿水名。阪泉至

涿鹿。與涿水合。不得卽謂之涿鹿之河也。五帝紀曰。黃帝邑於涿鹿之阿。正義曰。涿鹿故城。在涿鹿山下。卽黃帝所都之邑。水經㶟水注曰。涿水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遷其民於涿鹿之阿。卽於是處也。則河字明是阿字之誤。且諸書皆言戰於涿鹿之野。不言戰於河也。

是威厥邑

是威厥邑。無類於冀州。念孫案。威字義不可通。疑是烕字之誤。烕卽滅字。小雅正月篇。褒氏烕之。昭元年左傳烕作滅。史記周本紀。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滅作烕。秦詛楚文。伐烕我百姓。漢成陽靈臺碑。與烕繼絕。並與滅同。類種也。言國都既滅。無有種類也。

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本典篇。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正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念孫案。非不念而知。文義不明。當作非不念念而不知。前大戒篇曰。非不念念不知。是其證。故問伯父。文選魏都賦注。新漏刻銘注。齊故安陸昭王碑注。並引作敬問伯父。是也。下文又云。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能求士□者智也

念孫案。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句法上下相同。則上句不當有闕文。下文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正所謂能求士者智也。其無闕文明矣。玉海六十七。引此無闕文。

考言

官人篇。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念孫案考言當作考志。下文自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下。皆考志之事。非考言之事。又曰弱志者也。志治者也。則當作考志明矣。今作言者。蓋因篇內多言字而誤。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正作考志。（下文此之謂考言同。）

醉之酒　從之色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與縱同。）之色。以觀其常。念孫案酒色二字。後人所加也。醉之以觀其恭。文義已明。無庸更加酒字。若縱之以觀其常。則非止一事。但言色則偏而不具矣。且詈之。怒之。醉之。縱之。遠之。昵之。六者相對爲文。則原無酒色二字可知。羣書治要作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大戴記作醉之以觀其不失。縱之以觀其常。皆無酒色二字。

心遷移　氣惵懼

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攝（今本作懾。據文選注。後漢書注引改。）以威而氣惵懼。盧曰。李善注東都賦。引惵懼作惵惵。念孫案。此文本作導之以利而心移。臨攝以威而氣惵。玉篇。惵。徒頰切。恐懼也。今本作氣惵懼者。閱者旁記懼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後人不知。又於上句加遷字。而以遷移對惵懼。斯爲謬矣。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注。引周書有懼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班固傳注引周書。無懼字。）案上文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此云導之以利而心移。移與不移正相對。不當增入遷字。上文云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此云臨攝以威而氣惵。惵與不卑亦相對。

凡人懼則其氣卑下。故東都賦言慄然意下也。若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懼。則大爲不詞。大戴記。作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舊本如是。盧本改爲懾。）以威而易懾。懾與慄同義。而上句無懼字。下句亦無懼字。李善注東都賦云。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慄。句慄猶恐懼也。則周書本無懼字明矣。盧引李注。以慄慄連讀。失之。

難決以物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今本說言字。盧已辯之。）念孫案決當爲設。難設以物。正與上文設之以物相應。上文設之以物而數決。（數與速同。）言其智也。此云難設以物。難說以言者。設之以物而不能決。說之以言而不能喻。言其愚也。今本設作決。卽涉上文數決而誤。大戴記作難投以物。投亦設之誤。則本作設明矣。

和氣

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引之曰。和當爲知。知與智同。智氣勇氣對文。知和字相似。又涉上文溫和而誤。大戴記正作智氣。

以其隱觀其顯

念孫案此本作以其顯觀其隱。人之聲顯而易見。其心氣則隱而不可見。故曰以其顯觀其隱。卽上文所云聽其聲處其氣也。今本顯隱二字互易。則義不可通。大戴記作以其見占其隱。見亦顯也。

鳶然

怒色蔫然以侮。引之曰。蔫字義不可通。蔫當爲茀。字形相近而誤也。茀與艴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艴然不悅。趙注曰。艴然慍怒色也。音義。艴。丁音勃。張音佛。楚策曰。王怫然作色。怫與茀。皆艴之借字也。莊子人間世篇。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義與艴然亦相近。大戴記作怒色拂然以侮。拂亦艴之借字。以是明之。

瞿然以靜

憂悲之色。瞿然以靜。念孫案。玉藻說喪之視容曰。瞿瞿梅梅。則瞿然乃視容。非色容也。又案經傳中凡言瞿然者。皆是驚貌。說文作𡚁。云。舉目驚𡚁然也。則又不得言瞿然以靜矣。大戴記作纍然以靜。是也。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羸憊貌也。家語困誓篇注曰。纍然不得意之貌。故曰憂悲之色。纍然以靜。纍字上半與瞿略相似。因誤而爲瞿矣。

□貌而有餘

問則不對。佯爲不窮。□貌而有餘。引之曰。自貌而有餘以上五句。皆四字爲句。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爲如。貌如有餘。正承佯爲不窮而言。大戴記作色示有餘。則本無闕文明矣。

懽不盡

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懽不盡。念孫案。懽不盡三字義不可通。懽當爲懂。字之誤也。此言心說賢者。而身不近之。雖近之。亦徒有虛名而實不至。又不盡其懂也。大戴記作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懂忠不盡。

是其證。

言弗發 □弗德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弗德。念孫案。此文本作有知(與智同)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上文發其所能。發名以事親。大戴記作伐。管子四時篇。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高注淮南修務篇曰。伐。自矜大其善也。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為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後人於弗發上加言字。(後人不知發與伐同。而誤以為發言之發。故加言字。)則上句多一字矣。校書者。不知言字為後人所加。而以為下句少一字。遂於下句內作空圍。以對言字。此誤之又誤也。大戴記正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置與德同。繫辭傳。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德作置。)

克易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念孫案。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為交。隸書交作友。克作克。二形相似。故交誤為克。(上文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大戴記。外內不合上。有陰陽交易四字。今本交字亦誤作克。)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說見廣雅疏證釋訓。)從容與言行對文。從容交易。言其舉動之變易無常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義與此相近。言行亟變四句。大意相同。皆謂其性行之無常也。大戴記作從容謬易。意亦與交易同。

陰羽

王會篇。墠上張赤帟陰羽。孔注曰。陰。鶴也。王應麟補注曰。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故以陰爲鶴。引之曰。古無謂鶴爲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爲陰。鴈爲隨陽之鳥。亦將謂鴈爲陽乎。今案陰羽與赤帟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駰。孫炎曰。陰。淺黑也。見詩頌駉正義。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亦誤以爲鶴羽。

似騏背有兩角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王云。文選注云。似狐。見下。又引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淮南子注。覽冥篇。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念孫案。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爲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竝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今據以訂正。

翕其目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念孫案。翕當爲弇字之誤也。翕與弇不同義。翕合也。弇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𩳁𩳁。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𩳁𩳁。人身反踵自笑。笑卽上脣弇其目。食人。又云。一名梟陽。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弇。海內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掩弇古字通。則翕爲弇之誤益明矣。又海內經曰。南方有贛互人。郭注。卽梟

騶也。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面。蔽亦弇也。

鼩犬

渠叟以鼩犬。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王本䶂作鼩。云鼩。權俱切。一作䶂。之若切。盧曰。案廣韻。䶂。北教切。能飛食虎豹。正此是也。說文。䶂。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選作鼩。（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鼩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念孫案作鼩者是也。海內北經曰。蜪犬如犬而靑。食人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蚼。音鉤。亦以作蚼者爲是。說文蚼字解曰。北方有蚼犬食人。從虫。句聲。（徐鍇音古厚切。）卽本於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叟。彼言食人。此言食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蚼犬。是本字。此作鼩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鼩犬。而盧以爲字譌。則未達假借之旨也。鼩䶂字形相似。故誤而爲䶂。䶂是鼠屬。與蚼犬無涉。說文。䶂。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韻。䶂。鼠屬。能飛食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而又云能飛食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䶂犬而誤。盧引廣韻能飛食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文之風鼠爲風犬。以牽合䶂犬。其失也誣矣。

吐嘍

北方謂之吐嘍。念孫案吐嘍本作土螻。此螻誤爲嘍。而土因誤爲吐也。爾雅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及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皆作土螻。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此與費

費同名而異物。然其字亦作土螻。

獨鹿

獨鹿邛邛。孔注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念孫案上下文六國皆東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古聲相近。獨鹿卽涿鹿也。漢書武紀。行幸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索隱曰。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是獨鹿卽涿鹿。其地在今宣化府保安州南。非西方之戎明矣。

古黃

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盧曰。古黃。說文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念孫案作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吉黃。與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光黃古同聲。吉光卽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引此竝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鬱楊

鬱楊之翟。今本楊作揚。非。辯見漢書天文志。念孫案鬱楊本作楊鬱。故孔注曰。楊州之鬱貢翟鳥。今本楊鬱二字倒轉。則

義不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良夷山戎。若倒言之曰夷良戎山。其可乎。楊蠻之誤爲蠻楊。猶詩荊蠻之誤爲蠻荊。（段氏詩經小學已辯之。）

四足果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梁氏曜北曰。四足果。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念孫案古無謂短爲果者。果下馬。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爲果也。而以四足果爲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即裸字。周官龜人東龜曰果屬。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裸字。是果與裸同音。故袒裼裸裎之裸。亦通作果。范望注大元元數曰。裸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與。

口鯛之醬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鯛之醬。鮫瞂利劍爲獻。孔注曰。鯛。魚名。盧曰。口疑是烏字。念孫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鯸鯛之醬。又引注云。鯸鯛魚名。玉篇。鯸午胡切。魚名。（廣韻作鯃。）未知其審。

代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二代翟並作戎翟。補注本作代翟。云代一作戎。念孫案作戎翟者是也。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間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縣東。則不得言在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狄之間矣。然則正

文注文皆作戎。誤作代。翟者誤也。

逸周書第四

文武之蔑

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之文王蔑德不同。不當加德字以釋之。予謂蔑與末同。穆王在武王後四世。故曰追學於文武之末。小爾雅曰。蔑末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曰。於蔑小子。蔑即末也。大雅板篇喪亂蔑資。潛夫論敘錄蔑作末。論語子罕篇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

畢桓于黎民般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句大開武篇王拜曰。格乃言。句注與此同。畢桓于黎民般。孔注曰。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念孫案孔訓般為樂。而加政字以增成其義。殊有未安。予謂桓疑相之誤。般疑服之誤。服本作𦨶。與般相似而誤。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服本或作般。廣雅。𠊱服也。服今本作般。爾雅。服事也。釋文服又作般字。今本𦨶作般。皆其證。畢相於黎民服者。畢皆也。見士冠禮月令注。相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服事也。于語助耳。相于黎民。即相黎民也。于於古字通。上文付畀於四方。即付畀四方。是其證。言王之所詔。皆治民之事也。據注云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則孔所見本尚作相。故以治民解之。唯服字已誤作般。故

訓爲樂耳。

大開方封於下土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引之曰。當作大開封方于下土。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徧也。說見經義述聞旁通情也。及湯湯洪水方割二條。言大開我國之疆界。徧於下土也。今本封方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孔注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國字是釋封字。旁字是釋方字。以是明之。

固

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未解固字。念孫案。固讀爲婟。音護。說文。婟。嫪也。廣雅作嫭。云嫉。嫪。嫭。妬也。是婟與嫉妬同義。言汝毋以寵妾嫉正后也。婟之通作固。猶嫉之通作疾。下文曰。女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亦固也。緇衣引此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是其證。

免沒我世

昔在先王。我亦丕維。舊本丕維二字倒。今依盧說乙正。以我辟險於難。不失於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念孫案。免沒我世義不可通。免當爲克字之誤也。沒。終也。言能終我世也。孔注云。能以善沒世。能字正釋克字。

疾大夫卿士

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念孫案。大夫上有莊士二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注曰。莊。正也。上文之莊后。對

燮御而言。此文之莊士。對燮御士而言。大夫卿士。又尊於莊士。故并及之。若無莊士二字。則失其本旨矣。緇衣引此正作毋以燮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左史

史記篇。召三公左史戎夫。盧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譌。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出右史朔望以聞六字。注引周書召三公右史戎夫云云。陳禹謨本刪去注文。而正文尙未刪。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二同。是周書本作右史戎夫。而漢書卽本於周書也。左右字形相近。傳寫易譌。何必左史之是而右史之非乎。

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孔讀政字上屬爲句。注曰。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字下屬爲句。注曰。禁義信則亂生。引之曰。孔讀非也。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作一句讀。曲禮。入竟而問禁。鄭注曰。禁謂政教。王制。齊其政。注曰。政謂刑禁。是政與禁義相因。故以政禁連文。下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讀與此同。孔亦誤以政字上屬。禁字下屬。

僞

昔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念孫案僞讀曰爲。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義而弗克。故注云

怠䛧．非詐僞之僞．

屈而無以賞

昔者西夏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念孫案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愼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屈上當有財字．故孔注曰．無財可用．

嶽山

職方篇．其山鎭曰嶽山．引之曰．嶽下本無山字．故孔注曰．嶽．吳嶽也．後人依俗本周官加山字．辨見經義述聞周官．

彊蒲

其澤藪曰彊蒲．念孫案．彊蒲．周官及羣書皆作弦蒲．蓋弦與強字形相似．弦誤爲強．又誤爲彊耳．當改正．

脫文十二

芮良夫篇．芮伯若曰云云．念孫案．羣書治要．芮伯若曰上．有厲王失道．芮伯陳告．作芮良夫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或曰．後敍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則本篇不當更有此數語．予謂大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程典篇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謚法篇

曰．維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敍諡法．以上三篇與本篇文同一例．則本篇亦當有此數語．不得以後有總敍．而謂此數語爲重出也．今從治要補．

稽道謀告

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念孫案．稽道．卽稽首也．道從首聲．故與首字通用．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道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前周月篇．周正歲道．卽歲首．是逸周書借道爲首也．謀當爲謨字之誤也．羣書治要正作稽首謨告．若作謀告．則義不可通．

否則民讎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念孫案．下句本作否德民讎．否德．不德也．堯典．否德忝帝位．是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說文．否．不也．否德與德正相對．今本作否則者．涉上句則字而誤．羣書治要正作否德民讎．晚出古文尙書伊訓篇．德惟治．否德亂．卽本於逸周書．

不道　肆我有家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念孫案．不道本作弗改．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桀以虐失天下．是紂之所聞也．而其虐仍與桀同．故曰弗改夏桀之虐．下文云．爾聞爾知．弗改厥度．正與此弗改相應．見上脫文十二一條內．大戴記少閒篇曰．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以爲民虐．卽此所謂弗改夏桀之虐也．若云商紂不道．正與夏桀之虐四字了不相涉矣．羣書治要正作商紂弗改夏桀之虐．

肆我有家。亦當從治要作肆我有周有家。肆。故也。有家。有國家也。般庚曰。亂越我家。金縢曰。昔公勤勞王家。周頌桓曰。克定厥家。言唯商紂弗改夏桀之虐。故我有周得有此國家也。

昏行口顧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孔注曰。同。爲。昏。闇。言教王爲不順。注本作同謂位同也。昏闇言教王爲不順。案同謂位同也。是釋同先王之臣。昏闇是釋昏字。言教王爲不順。是釋道王不若。各本同謂誤作同爲。又脫位同也三字。今據治要訂正。念孫案。顧上今本闕一字。羣書治要作昏行內顧。內顧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合。引之曰。內疑當作罔。昏。亂也。見昭十四年左傳注。楚語注。呂氏春秋貴直篇注。楚辭九章注。罔。無也。言爾執政小子。既亂行而無所顧忌。又導王爲不順之事也。下文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正所謂昏行罔顧也。罔字本作网。隸省作冈。俗作冈。與內字相似。因誤而爲內矣。前皇門篇罔不茂揚肅德。今本罔誤作內。卽其證。

脫文十二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念孫案。此下有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維艱哉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案上文言。不聞是惟弗知。此文言既聞既知而不改。則末如之何也。若無此三句。則上文皆成不了語矣。下文云。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又云爾乃瞶禍翫烖。遂非弗悛。竝與此弗改厥度相應。今據羣書治要補。治要又引孔注云。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難也。今本亦脫之。

脫文二十二

烏呼口口口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念孫案今本烏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烏呼野禽馴服於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本正文脫去二十二字。僅存烏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脫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又案正文當作家畜馴服於人。野禽見人而奔。蓋家畜爲人所養則馴服於人。野禽非人所養則見人而奔。故曰非禽畜之性。實惟人也。民之於君也。善之則如家畜。不善之則如野禽。故曰民亦如之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語意正與此同。治要本家畜與野禽互譌。則義不可通。而孔本已如此。故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詞。人未有不養家畜者。家畜亦未有見人而奔者。故知注爲曲說。

以貪諛爲事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念孫案爲事本作事王。貪謂聚斂也。諛謂諂言也。小人非此二者。則無以事君。故曰惟以貪諛事王。下文曰。惟爾小子。飾言事王。是其證。今本事王作爲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三。竝作惟以貪諛事王。

遂弗悛

爾乃贖禍翫烖。遂弗悛。念孫案。遂下有非字。而今本脫之。贖禍翫烖。遂非弗悛。皆四字爲句。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引此正作遂非弗悛。

□不存焉

惟禍發於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昔起二字。□不存焉。變之攸伏。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心不存焉是也。心所不存。卽上文所謂人之攸忽。人之攸輕。

不圖善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偸生苟安。念孫案不圖善本作不圖大囏。囏。籒文艱字。大囏。卽上所云國人爲患也。不圖大囏。則偸生苟安而已。若云不圖善。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上文云。爾執政小子。不勤德以備難。正所謂不圖大囏也。今本作不圖善者。囏字闕其半而爲喜。喜與善相似而誤。又脫去大字耳。羣書治要正作不圖大艱。

其不遂

大子晉篇。逡巡而退。其不遂。盧曰。御覽百四十六。其下有言字。念孫案。御覽是。

盡忘吾其度

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念孫案忘與亡同。說見經義述聞易雜其亡下。亡度。失度也。其字疑衍。太平御覽人

事部十三及百八引此皆無其字。

始

自晉始如周。身不知勞。念孫案。自晉如周句中不當有始字。蓋卽如字之譌而衍者。

謂之曰伯

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念孫案曰字涉下文而衍。曰與謂之同義。此文謂之胥子。謂之士。謂之伯。謂之公。謂之侯。謂之君。言謂之則不言曰。下文曰予一人。曰天子。曰天王。皆曰則不言謂之。故知曰爲衍字也。北堂書鈔封爵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二。引此皆無曰字。

非舜而誰能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盧補校曰。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念孫案。師曠問曰。自古誰。王子答曰。非舜而誰。兩誰字正相應。則誰下不當有能字。文選封禪文注引此無能字。盧以能爲衍字是也。而謂誰與財熙爲韻。則非。誰於古音屬脂部。財熙於古音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則誰與財熙非韻也。說見六書音均表。此文以赫作爲一韻。財熙爲一韻。而末句不入韻。上文云。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下學以起。尙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誰字亦不入韻也。

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念孫案。東躅二字。義不可通。東當爲束。字之誤也。束躅。疊韻字。謂數以足踏地而稱善也。故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孔注。束躅踏也。束亦束之誤。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樂部十四。引此竝作束躅其足。

湯退再拜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

殷祝篇。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念孫案。此文本作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上言置璽於天子之坐左。故下言退從諸侯之位。今本脫去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十二字。僅存湯退二字。（退下又脫而字。）則敍事不明。又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衞宏曰。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以上獨斷。）然則自周以前。璽爲上下通稱。故特別言之曰天子之璽。而今本無此文。則後人不知古義而刪之也。鈔本北堂書鈔儀飾部一璽下。出置天子坐四字。注引周書曰。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古退字。）而再拜。從諸侯之位。藝文類聚帝王部二。人部五。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人事部六十四。所引竝與書鈔同。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案類聚御覽竝引作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卽位。今本讓上無三字。諸侯二字又不疊。皆寫者脫之。

朕則名女

周祝篇。朕則生女。朕則刑女。朕則經女。朕則亡女。朕則壽女。朕則名女。念孫案。名者成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法言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猶中庸言及其成功一也。(李軌注。以名爲名譽之名。失之。)始言生女。終言名女。是名爲成也。孔云名汝善惡。失之。

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念孫案。此闕文本在在字上。今在在字下。誤也。考其原文。本作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言山之所以受傷者。以其有玉。人之所以致患者。故在言也。(故今通作固。)上文云。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者故不足。(各本者上衍也字。今刪。)文義正與此同。文子符言篇。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卽用周書之文。

勤以徙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念孫案。勤當爲動。字之誤也。言時之行也。變動而遷徙。人不知變動以從時。則曩之爲福者。今反爲禍也。今本動作勤。則非其旨矣。文子作動以徙。是其證。下文時之徙也勤以行。勤亦動之誤。

焚其草木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引之曰．木字後人所加．下文焚其草木同．獸依草而居．故曰澤有獸而焚其草．不當兼言木也．且草與巧爲韻．加一木字．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則此二句無不韻之理．

時之還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注曰．還謂至也．念孫案．諸書無訓還爲至者．還當爲遝．遝與逮同．爾雅．逮及也．及亦至也．故孔云．遝謂至也．又云時至竝應．日出普照．以日出比時至．則當言時之遝．不當言時之還也．古字多以遝爲逮．與還字相似．故諸書遝字多誤作還．說見漢書天文志大白還之下．

須國　屠

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孔注．屠．崩爲人分裂也．皆若之何．念孫案．須字義不可通．疑頃字之誤．荀子性惡篇．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楊注．頃．本或爲須．頃與傾同．傾．危也．見晉語越語注．傾國與覆國義相近．屠下亦當有國字．

剛柔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念孫案．剛柔當爲柔剛．此倒文以協韻也．正文用韻．故言柔剛．注文不用韻．故言剛柔．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矣．不知說卦傳之迭用柔剛．西山經之五色發作．以和柔剛．皆倒文協韻．凡古書之倒文協韻者．後人多改之．說見荀子有鳳有皇下．

奚可刻

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念孫案。末句亦當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且與上文不協。

生事

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孔注曰。生事謂變也。念孫案。此文本作故忌而不得是生故。句欲而不得是生詐。注本作生故謂生變也。忌而不得是生故者。故謂變故也。言忌人而不得逞。則變故從此而生。故注云。生故謂生變也。今本注文變上脫生字。後人誤以故欲而不得連讀。遂於上句加事字。并改注文之生故爲生事矣。不知生故與生詐對文。而下句內本無故字也。此篇之文皆以一故字統領下文。未有連用兩故字者。且故與詐爲韻。詐古音莊助反。說見唐韻正。若增入事字。而以故字屬下讀。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以觀人情利有等

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存而弗改。念孫案。此文以久始右紀止等改爲韻。久改二字。古竝讀若紀。右字古讀若以。等字古讀若宮商角徵羽之徵。竝見唐韻正。以觀人情利有等二句連讀。孔以二句分屬上下節。而各自爲解。失之。

舉其修

舉其修。則有理。孔注曰。修。長也。謂綱例也。念孫案。修卽條字也。條必有理。故曰舉其條。則有理。漢書高惠

高后文功臣表。修侯周亞夫。師古曰。修讀曰條。是條修古字通。孔以修爲綱例。義與條亦相近。而又訓爲長。則與綱例之義不合。此注疑經後人竄改也。

無咎

武紀篇。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念孫案無咎當爲有咎。敬則無逆。不敬則有咎。故曰得之而無逆。失之而有咎。唯敬。今本有作無者。涉上文無逆而誤。

四棓禁豐一𧤗　甒迤　參冠一竽　蒲簟席皆素斧獨巾　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　玄繢緌　象口口瑱　勤焚纓

器服篇。脫誤不可讀。內有四棓禁豐一𧤗六字。念孫案棓蓋桮字之誤。桮禁豐皆飲酒所用。篆文桮棓二字相似。故桮誤爲棓。𧤗蓋觴字之誤。觴亦酒器。故曰四棓禁豐一觴。

又有甒迤二字。案迤蓋匜字之誤。匜所以盛水。故次於甒下。草書迤字與匜相似。故匜誤爲迤。

又有參冠一竽四字。案冠非竽類。蓋涉上文縞冠元冠而誤。玉海七十八引作參笙一竽是也。笙竽皆樂器。故竝言之。參與三同。

又有蒲簟席皆素斧獨巾八字。案此當作簟蒲席皆素獨。斧巾。獨蓋與櫝通。謂簟與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上下文皆言素獨。此素獨連文之證。下句斧巾別是一物。周官冪人曰。凡王巾皆黼。爾雅曰。斧謂之黼。

故有斧巾之名。斧巾之間。不當有獨字。玉海引此無獨字。是其證。又下文有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十字。案此當作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九字。謂桃枝席。（見周官司几筵注。）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桃枝蒲席之間。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桃枝素獨而衍。下句布巾。亦別是一物。周官冪人。疏布巾。畫布巾。是也。布巾之間亦不當有獨字。

又有玄繢綏三字。案玄下當有冠字。與下句縞冠素紕。文同一例。玉藻亦云。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縞冠素紕。

又有象口口瑱四字。玉海作象琪繢瑱。案琪與璂同。說文。璂。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或從基聲作璂。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釋文。璂音其。本亦作琪。此言象琪。蓋謂以象骨爲飾也。繢瑱未詳。

又有勸焚纓三字。案勸蓋勒字之誤。勒上又脫一字。焚纓蓋樊纓之誤。周官巾車有樊纓。又有龍勒。是其證。焚本作焚。與樊相似而誤。

序德

周書序。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念孫案。序德。順德也。文傳篇曰。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卽此所謂序德之行也。（行讀言行之行。）爾雅曰。順。敍也。（敍與序同。）周語曰。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

評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引之曰。評字義不可通。評當爲誶。爾雅。訊。告也。釋文訊作誶。音粹。寶典篇。武王告周公曰。有義是謂生寶。故言武王誶周公。維道以爲寶也。隸書卒字或作卆。見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與平相似。故誶譌作評。

厥後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盧曰。王本後作世。念孫案。作世者古本。作後者。淺人不曉世字之義而改之也。今案晉語。非德不及世。韋注曰。世。嗣也。秦策。澤可以遺世。高注曰。世。後世也。是古謂後世爲世。故曰垂法厥世。玉海百五十二及補注本並作世。而不云一作後。則今本作後者。必元以後人改之也。

於乎

周道於乎大備。盧補是字於於字下。念孫案。此本作周道於焉大備。於焉即於是也。小雅白駒篇。於焉逍遙。今本焉誤作乎。非脫去是字。玉海三十七。七十八。引此並作於焉。

戰國策第一

東周

客卽對曰

溫人之周。周不內。客卽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韓非子文與一本同。見說林篇。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邪字作耶。卽字作即。二形相近。故邪譌爲即。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邪。與對曰主人也。相對爲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

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鮑彪讀而又知趙之難子爲句。注曰。不敢違投又讀齊人戰恐爲句。注曰。秦旣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姚曰。子曾本作予。念孫案作予者是也。而又知趙之難予齊人戰爲句。恐齊韓之合爲句。予讀爲與。與共之與通作予。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並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下文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是其明證矣。鮑說皆謬。

輕西周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

於王也．（舊本惡字譌作西周二字．今從鮑改．）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鮑注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引之曰．鮑說甚謬．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者．輕當爲誣．謂恐東周殺翦而因以殺翦之事誣西周惡之於楚也．上文曰．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亦謂西周殺翦以誣東周也．俗書巫字或作至．誣字或作誙．（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筮．方言．誣䛫．與也．今本誣作誙．爾雅．莁荑．蔱蘠．釋文云．莁亡符反．讀者又尸耕反．莁字或作菳．譌作莖．故讀者又尸耕反也．）其右畔與輕相似．因譌而爲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輕．今本輕譌作誣．（說見經義述聞．）又執誣以彊．盧辯注曰．自執而誣於善．今本誣譌作輕．誣輕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西周

攻魏將犀武軍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念孫案．上攻字當作敗．今作攻者．因下攻字而誤也．秦既敗魏軍．乃進兵而攻周．若但言攻魏軍．則勝敗未可知．不得遽進兵而攻周也．史記周本紀．秦破韓魏．扑師武．集解引此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是其證．高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上攻字亦當作敗．下文犀武敗於伊闕．注曰．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是其證．

秦與天下俱罷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念孫案。秦與天下俱罷。俱字後人所加也。秦與天下罷者。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此言天下欲以攻周罷秦。秦攻周。則爲天下所罷。非謂秦與天下俱罷也。古或謂爲爲與。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爲句踐所禽也。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爲多與之。而其實少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曰。張儀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相轉而義亦相通也。後人未達與字之義。而以爲秦與天下俱罷。故加入俱字。不知秦攻周而天下未攻秦。不得言俱罷也。史記周本紀無俱字。鮑云。天下合齊。而與秦戰。則必罷。此不得其解。而爲之戰辭。

到秦

三國攻秦。高注。三國。魏韓齊也。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舊本譌作德。今從鮑改。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到一本作利。鮑從一本。見吳師道校本。念孫案。作到者勁之譌。作利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攻王之聚以勁秦者。秦聽三國。則三國強而害於楚宋。故楚宋攻魏以勁秦。勁者強

也。言弱魏以強秦也。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語意正與此同。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必陰勁之。秦策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又曰。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策曰。故不如出兵以勁魏。並與此勁秦同義。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㓛。漢衛尉衡方碑刻亮天㓛。勮譌作劇。劫譌作刼。從巠之字。或書作巠。因譌而爲至。故痙譌作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痙。郭音風痙之痙。今本譌作痓。凡醫書內痙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輊。楚辭九辯。前輕輬之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輊。力與刀。巠與至。形並相近。故勁譌作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正與此同。後人不知到爲勁之譌。而以意改爲利。失其旨矣。

秦

八年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孝公行之八年。死。惠王代後莅政。姚曰。一本八上有十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衛鞅入秦。三年。說孝公變法。五年。爲左庶長。十年。爲大良造。二十二年。封爲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計自爲左庶長至孝公卒時。已有二十年。又商君傳。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耳。據此則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

血流至足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史記蘇秦傳集解．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器物部．引此並作血流至踵．念孫案作踵者是也．今本作足．傳寫脫其右畔耳．曲禮曰．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是足爲總名．而踵爲專稱．踵着於地．故血流至踵而止．若泛言至足．則其義不明．莊子亦言汗流至踵．不言至足也．（見田子方篇．）

俱止於棲

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姚曰．李善引作俱上於棲．念孫案作上者是也．凡居於高處謂之棲．（鳥宿曰棲．雞宿曰棲．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山處曰棲．）因而所居之處．亦謂之棲．（此云俱上於棲．孟子萬章篇．二嫂使治朕棲．趙注．棲．牀也．）雞之棲．必自下而上．故曰上於棲．若連雞．則互相牽制而不得上．故曰不能俱上於棲．若變上言止．則非其義矣．姚引文選注作上．而今本文選西征賦注亦作止．則後人據誤本戰國策改之也．藝文類聚鳥部．引此策作止．亦後人所改．後漢書呂布傳注．及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上．與姚所見文選注同．又孔叢子論勢篇．連雞不能上棲．即襲用此策之文．則策文之本作上益明矣．

比是也

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不一．吳曰．韓子作皆是．（初見秦篇．）比蓋皆之訛．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比是猶皆是也．說文．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曰．同儕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曰．比猶同也．義與皆並相近．）孟子告子篇．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

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也。

足以爲限

清濟濁河。今本作濟清河濁。姚曰。一作清濟濁河。吳曰。韓子作清濟濁河。與下文協。念孫案。文選注初學記引此並作清濟濁河。今據改。足以爲限。長城鉅坊。足以爲塞。高注曰。限。難也。難乃旦反。念孫案。諸書無訓限爲難者。限本作阻。今作限者。後人據韓子改之。因並改高注耳。文選謝朓始出尙書省詩注。初學記地部。引此並作阻。爾雅及邶風雄雉谷風傳並云阻難也。正與高注合。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

令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高讀至令字絕句。注云。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念孫案。不得事令四字。文不成義。高訓令爲善。非也。不得事下。當有王字。令字當在而字下。令者使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王爲句。而令儀不得爲臣也爲句。史記楚世家。作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是其證。

計聽知覆逆者以下五十一字

此篇記齊伐楚。楚王使陳軫西講於秦之事。末云。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

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念孫案。自計聽以下五十一字。與上文絕不相屬。此是著書者之辭。當在上篇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之下。上篇言楚所以幾亡者由於計之失聽之過。故此卽繼之曰。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唯與雖同。上篇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兩唯字皆作雖。表記曰。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唯當爲雖。墨子尙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史記淮陰侯傳曰。唯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唯並與雖同。王讀如王天下之王。言人主計聽能知覆逆者。雖王天下可也。下文云。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亦承上篇而言。此篇所記陳軫之言。史記張儀傳有之。而獨無計聽以下五十一字。則此五十一字。明是上篇之錯簡也。

公仲侈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云朋侈字近故誤。吳師道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卽公仲侈。甘茂傳。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又有韓明韓侈。秦楚策作韓侈。韓策作韓朋。又作韓明。又作公仲明。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引之曰。史記作馮。馮與朋聲相近。則作朋者是也。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鴻烈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朋馮古字通也。朋之通作馮。猶淜河之淜通作馮。其作侈者。乃倗字之譌。倗朋古字亦通。說文。倗。輔也。字或作傰。周官士師爲邦朋。故書朋作傰。鄭司農云。傰讀如朋友之朋。古文多字作𡖈形。與朋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莊子徐無鬼篇。張若謵廖前馬。釋文。廖。崔本作庴。本亦作朋。史記五帝紀。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徐廣曰。多亦作朋。漢書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韓子十過篇及漢書古今人表。並作公仲朋。

蘇代僞爲齊王曰

甘茂亡秦之齊。秦王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僞爲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吳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言僞。爲一本作謂。念孫案。僞爲卽爲謂也。爲謂之爲讀去聲。爲謂齊王者。蘇代爲甘茂謂齊王也。齊策。公孫閈爲謂楚王曰。趙策。蘇子爲謂齊王曰。韓策。宋赫爲謂公叔曰。史記楚世家。張丑僞爲楚王曰。並與此僞爲齊王同義。僞與爲古同字。僞爲之爲。古與謂同義。故一本作謂。秦策。秦令周最爲楚王曰。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燕策。蘇代爲燕爲惠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謂臣爲其傅潘崇曰。並與此爲齊王同義。又宣二年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孰爲。卽孰謂。楚策。專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通用。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吳謂上卿之事非譌。則誤讀僞爲詐僞之僞矣。

間有所立

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引之曰。間有所立四字。文不成義。立當爲言。間私也。謂與之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間私也。史記信陵君傳曰。侯生乃屛人間語。是也。鮑以間爲暇隙。非是。故下文卽云。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篆文言字作𧥢。隸

作音。因譌而爲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未問則不言。荀子大略篇言譌作立。）韓子外儲說右篇正作間有所言。

挈領

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鮑注曰。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念孫案。鮑訓挈爲持。臣請持領。斯爲不詞矣。今案挈讀爲契。契。斷也。猶言臣請斷頸耳。說文。契。刻也。（玉篇苦結切。）爾雅。契絕也。郭注曰。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釋文契字又作挈。漢書司馬相如傳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宋策。鍥朝涉之脛。亦謂斷其脛也。契挈契鍥。並字異而義同。

若於除　齊怒須　莫如於陰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鮑改若爲苦。而斷苦於除宋罪爲句。重齊怒爲句。注曰。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冄之封不定。故以爲苦。念孫案。鮑說甚謬。若於除。若上當有莫字。除當爲陶字之誤也。（隸書陶字或作陰。與除字相似。）須當爲深。（義見下。）莫若於陶爲句。宋罪重爲句。齊怒深爲句。陶。宋邑也。伐宋以德齊而取陶以定封。計之上者也。故曰爲君慮封。莫若於陶。上文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是也。趙策曰。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之當爲人。義見下。）韓魏危。衞楚正。（正當爲辟。義見下。鮑云。蓋辟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又曰。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

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陰亦當爲陶。隸書陶或作陰。陰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陶譌爲陰。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是也。齊策。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史記田完世家陰作陶。魏策。陰必亡。史記穰侯傳作陶。又穰侯傳。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索隱曰。陶陰字本易惑。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冄冢。作陰誤也。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萩苴侯朝鮮相韓陰。漢書功臣表作韓陶。又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楚策曰。虞卿謂春申君曰。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上三條。足與本條互相證明矣。

今者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念孫案。既云今義渠之事已。則上文義渠之事急二句。乃追敘之詞。不得言今者。史記范雎傳作會義渠之事急。是也。言適會義渠之事急。故寡人不得以身受命耳。今者二字。卽一會字之譌。

請令廢之　請令罷齊兵　不如令殺之　臣請令發兵救韓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念孫案。令當爲今。字之誤也。今猶卽也。言請卽廢之也。史記汲黯傳索隱曰。今猶卽今也。上文曰。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魏策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燕策曰。馬今至矣。今字並與卽同義。又齊策。齊舉兵

伐梁。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令亦當爲今。言請卽罷齊兵也。史記張儀傳。亦譌作令。凡書國策史記。今令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又趙策。知過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令亦當爲今。言不如卽殺之也。又韓策。穰侯謂田苓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令亦當爲今。言請卽發兵救韓也。史記韓世家作今。是其證。凡言請令者。皆謂請卽也。趙策。秦王謂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史記項羽紀。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皆其證也。

南攻楊越　過楚以攻韓

吳起爲楚悼南攻楊越。北幷陳蔡。史記吳澤傳。攻作收。念孫案作收者是也。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皆謂取其地也。若但言攻。則非其指矣。史記南越傳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是策文本作收。與史記同也。又韓策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韓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鮑注曰。過謂以攻韓爲楚罪。念孫案鮑說非也。過楚謂責楚也。呂氏春秋適威篇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攻亦當爲收。收韓。謂合韓於秦也。上文曰。今公徒收之甚難。下文曰。收楚韓以安之。皆其明證矣。史記甘茂傳正作過楚以收韓。

棓而殺之

大夫種爲越王禽勁吳。戍霸功。句踐終棓而殺之。念孫案史記越世家。越王賜大夫種劍。種自殺。不言棓

殺之。姚本作棓。鮑本譌作掊。注云。掊亟同。擽也。尤非。棓當爲倍。字之誤也。倍與背同。言越王背德而殺之也。史記作句踐終負而殺之。負亦背也。史記晉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卽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祖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背倍負三字。古同聲而通用。鄭世家贊曰。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語意正與此同。

更與不如景鯉留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留。姚曰。留。曾劉一作者。念孫案者字是也。作留者。涉上下文留字而誤。者下當有市字。更與不如景鯉者市。卽承上市地而言。上文范睢謂昭王曰。王攻韓。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語意正與此同。今脫去市字。則文不成義。

憚

王之威亦憚矣。高注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畏難秦王之威也。念孫案。憚者盛威之名。莊子外物篇曰。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義與此憚字同。此言秦之威盛。非謂六國憚秦之威也。上文云。王之功亦多矣。亦非謂六國多秦之功也。高以憚爲畏難。失之。史記春申君傳。憚作單。古字假借耳。小司馬以單爲盡。亦失之。盛威謂之憚。故威亦謂之憚。賈子解縣篇曰。陛下威憚大信。是也。信與伸同。盛威謂之憚。故盛怒亦謂之憚。大雅桑柔篇曰。逢天僤怒。是也。僤與憚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讋伏。鴻烈覽冥篇曰。僤讋伏竄。僤讋卽驚憚。

朝爲天子

魏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念孫案爲與于同。爲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曰。于讀曰爲。莊二十二年左傳。並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晉語。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于前世。是爲即于也。僖二十年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亦謂近于禰宮也。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爲。於與于同。謂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從也。秦策又曰。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齊策曰。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皆其證也。鮑讀朝爲朝夕之朝。而於朝上增一字。謂魏王一朝爲天子而天下皆從。其失甚矣。吳讀朝爲朝聘之朝。是也。而云爲字疑衍。則未知于爲之通用也。

戰敗不勝　齊釋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念孫案敗與不勝。詞意相複。敗當爲則字之誤也。戰則不勝。謀則不得。相對爲文。齊釋當爲釋齊。上文天下乃釋梁。即其證。

太子爲糞矣

樓啎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鮑注曰。即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所謂。吳以糞爲棄除。太子爲棄除矣。亦甚爲不詞。今案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異人曰。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

身爲糞土。語意正與此同。

奉邑

子楚立。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奉邑。念孫案：秦當爲奉。字之誤也。奉邑。謂太后之養邑也。魏策曰。王嘗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養邑猶奉邑也。西周策曰。以應爲太后養地。養地猶養邑也。史記吳世家曰。與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越世家曰。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趙世家。奉邑侔於諸侯。

恐懼　木材

武安君曰。繻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念孫案：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注。引此懼作攫。材作杖。於義爲長。木杖必使工爲之。故曰使工人爲木杖。若作木材。則非其指矣。獲與懼。杖與材。疑皆以形近而誤。

冠舞以其劍　冠舞其劍

乃賚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鮑注曰。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劍賜之。使爲舞時用。姚曰。舞。劉本作帶。念孫案：此文當作衣以其衣。冠古亂反。以其冠。帶以其劍。謂衣以王之衣。冠以王之冠。帶以王之劍也。今本脫去以其冠三字。帶字又譌作舞。隸書帶字或作帯。又作𢃄。漢濟陰大守孟郁脩堯廟碑。擁徒帶衆。竹邑侯相張壽碑。爲冠帶禮義之宗。字並作帯。雜記率帶。字作𢃄。五經文字所謂禮記作𢃄者也。因譌而爲舞。鮑曲爲之說。非也。又齊策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姚曰。舞。劉作帶。念孫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靖郭君下有來字。此亦當有。下文曰。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

若無來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且高注云.從薛至齊也.則有來字明矣.冠下亦當有其冠二字.舞亦當作帶.呂氏春秋正作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其冠.帶其劍.

齊

夫齊

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見者.靖郭君見之.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今本脫海字.茲據太平御覽鱗介部所引及鴻烈人間篇新序雜事篇補.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吳曰.夫齊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念孫案吳說非也.夫齊當爲失齊.字之誤也.此以大魚之失水.喻靖郭君之失齊.上文曰.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是其證也.韓子說林篇及鴻烈人間篇並作失齊.

信反 輕信

齊貌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鮑注曰.始信後反.引之曰.鮑說甚謬.呂氏春秋知士篇作若是者倍反.高注曰.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說文.倍.反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背反.背與倍古字通.故則信反明是倍反之譌.凡隸書從言從音之字多相似.故倍譌作信.篆文言字本作䇂.隸作音.又省而爲音.與倍陪等字之右畔相亂.若音之爲咅.咅之爲音.魏策.輕倍楚趙之兵.倍字亦譌作信.史記蘇秦傳.作輕背楚趙之兵.故知信爲倍之譌.墨子貴義篇.市賈倍徒.今本譌作信徒.荀子禮論篇.大路之馬.音之背譌善.皆其例也.

必倍至教順。史記禮書作信。

則我不利

弗救。則我不利。念孫案。不利上當有且字。故高注曰。且。將。史記田完世家作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專有齊國

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念孫案。專當為恃。字之誤也。專寺草書相近。又脫去心旁。高注曰。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則策文本作恃明矣。田完世家作韓因恃齊。五戰不勝。即本於策文也。鮑本無專字。蓋不知其義而妄刪之耳。

其見恩德亦甚大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為齊見魯君曰。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高注曰。全衆。謂中立無以為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殆盡。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甚大也。念孫案。其見恩德亦甚大也。乃高注語。在助負敗者擊之下。今誤入正文。遂與上句相複。姚本作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鮑改為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而於上句注云。德敗者。於此句注云。敗者德之。不得其解。而彊為區別。妄改原文。其失甚矣。

不察其至實

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念孫案。至即實字也。雜記。使某實。鄭注曰。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

也。漢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是實與至聲相近而義亦相通。至字古讀若實。故聲與實相近。豳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垤室窒爲韻。小雅杕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皆其證也。不察其至。卽不察其實也。今本作不察其至實者。一本作至。一本作實。而後人誤合之耳。史記張儀傳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是其明證矣。

犀首欲敗

張儀以秦粱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念孫案。欲敗下當有之字。秦策曰。樓啎約秦魏。紛彊欲敗之。趙策曰。楚王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魏策曰。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皆其證也。若無之字。則文不成義。

巵酒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念孫案。巵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巵。故下文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並作酒一巵。史記楚世家作一巵酒。

不果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邵周害也。吳曰。害割字恐有誤混。及

韓郤周割之後。後字從鮑補。下文亦曰。趙魏亡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應秦伐趙魏。應字從鮑補。下句亦有應字。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鮑注曰。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念孫案。鮑說甚謬。果當爲異字之誤也。此言趙魏應秦而伐周韓。及韓郤周割之後。趙魏亦不免於秦患。今齊應秦而伐趙魏。則趙魏亡之後。齊亦不免於秦患。見下文。故曰。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異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

土則復西岸耳

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女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此並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和其顏色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淸廟。荆固而攻之。淸廟必危。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

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和其顏色。作齊王知顏色。高注曰。知猶發也。念孫案作知者是也。高注訓知爲發。謂發動也。知其顏色者。急先君之廟。而顏色爲之動也。故下文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又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呂氏春秋作見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蓋惟其急人之急。故顏色爲之動也。若云和其顏色。則與下意了不相涉矣。齊策又曰。宣王大息。動於顏色。高注曰。動猶發也。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動。或言知。皆發動之謂也。故高注曰。知猶發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杜注曰。喜見於顏色。管子心術篇曰。見於形容。知於顏色。內業篇作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和亦知之誤。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鴻烈脩務篇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並與此同意。

髮漂

孟嘗君出行五國。今本脫五字。茲據初學記器用部所引補。下文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小亦五之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五國。吳引春秋後語亦作五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今本直下有使字。因與高注內登徒直使四字相涉而衍。案高注曰。直當日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也。則正文內本無使字。下文直送象牀。直下亦無使字。今據太平御覽人事服用二部所引刪。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鮑注曰。漂飄同。姚曰。漂別本作標。引之曰。鮑讀漂爲飄。傷此若髮飄。甚爲不詞。今案漂讀爲秒。髮秒皆言其微細也。說文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又曰。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是髮秒皆至微之物。故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史記自序作間不容翲忽。翲亦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標。又作蔈。通作翲。又通作票。鴻烈天文篇。秋分蔈定。蔈定

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高注曰蔈禾穗蔈孚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又主術篇寸生於𥝩（今本譌作標）注曰𥝩禾穗𥝩孚榆頭芒也十𥝩爲一分十分爲一寸說苑辨物篇𥝩作稟（今本譌作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間不容翲忽正義曰翲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今本作𥝩別本作標鴻烈作蔈又作標史記作翲說苑作稟皆秒之異文耳

封衛之東野

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高注曰封取鮑曰封割也吳曰封彊之也念孫案高注訓爲取則封爲割之譌也上文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可以益割於楚高注並曰割取也是其證鮑吳注皆失之

後朞年下有脫文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念孫案文選答東阿王書注引此曰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據此則後朞年下當有毀孟嘗君於湣王之事而今本脫去也蓋湣王聽讒是以使孟嘗君就國下文湣王爲書謝孟嘗君曰寡人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正謂此也史記孟嘗君傳載此事亦云齊王惑於秦楚之毀遂廢孟嘗君

歸反樸

斶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鮑於歸下補眞字吳曰上言大樸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樸

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念孫案吳說是也。足樸辱爲韻。後漢書蔡邕傳注。引作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句法較爲完善。

傳衛國城割平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鮑讀不休傳爲句。衛國城割平爲句。注曰。傳驛遞也。平成也。言城中割地求成。念孫案。鮑說甚謬。傳當爲傅。割當爲剛。皆字之誤也。草書剛字作㓻。割字作剳。二形相似而誤。傅衛國爲句。城剛平爲句。傅衛國者。傅附也。言兵附於國都。故下文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也。隱十一年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是也。城剛平者。剛平邑名。城此邑以偪衛。若晉人城虎牢以偪鄭也。秦策曰。趙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高注曰。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是其證也。下文曰。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趙城剛平以偪衛。衛得魏之助。因收餘甲而殘剛平也。史記趙世家曰。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卽此所謂城剛平也。又曰。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卽下文所謂殘剛平也。

踦足

有而與能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踦足而須也。鮑注曰。踦。不伸也。念孫案。訓踦爲不伸。則與而須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踦與蹻同。蹻足。舉足也。兵以義動。則無敵於天下。故亡

天下可舉足而待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解詁曰。蹻。舉足也。漢書高祖紀。亡可蹻足待也。文穎曰。蹻猶翹也。史記高祖紀作翹足。商君傳亦曰。亡可翹足而待。晉灼曰。許愼云。蹻。舉足小高也。音橋。案今說文作舉足行高也。揚雄長楊賦曰。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蹻跼聲相近。故蹻通作跼。史記河渠書。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橋作梮。是其例矣。

衍文十七

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自諸侯至此。凡十七字皆涉下文而衍。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鋭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有十二諸侯

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念孫案有十二諸侯。有下當有從字。有讀爲又。戰國策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上文云。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是也。下文亦云。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今本無從字者。後人誤讀有爲有無之有。則與從字義不相屬。因刪去從字耳。

制丹衣柱建九斿

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鮑讀制丹衣柱爲句。注曰。以丹帛爲柱衣。吳曰。丹柱。猶衣之也。念孫案鮑吳二說皆謬。制丹衣柱。文不成義。柱當

爲旌。字之誤也。旌字隸書或作𦿔。與杜相似。旌字當在建字下。制丹衣爲句。建旌九斿爲句。周官大行人曰。建常九斿。若無旌字。則建九斿三字。亦文不成義。記言龍旂九斿。而此言旌者。旌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是也。廣公宮。制丹衣。建旌九斿。從七星之旟。皆言其宮室衣服車旗之擬於天子也。吳曰。案考工記注。龍旂九斿。諸侯所建。鳥旟七斿。州里所建。而此以天子言。駢國不可以言制準也。

感忿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念孫案。上既言忿恚。下不當復言感忿。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倞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所引魯連子。卽是遺燕將書之文。然則感忿當是感忽之譌。忿字隸書或作忩。形與忽相近。故忽譌爲忿。史記魯仲連傳作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感忿亦感忽之譌。考正義忿敷粉反之音。不在感忿之下。而在下文忿悁之下。則上文之本作感忽明矣。荀子解蔽篇。凡人之見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鴻烈繆稱篇。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義與此感忽並相近。

單單

日日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念孫案此衍一單字。下文

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鮑於單下補一單字。吳謂與前連舉不同。皆非也。上文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字不連舉。此文卽承上言之。亦不當連舉也。

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姚曰。晁改作壘於梧邱。說苑同。指武篇。鮑曰。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邱。言無人物。吳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邱叶去其反。廬陵劉氏讀壘枯邱。謂空守一邱爲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邱。齊景公田於梧邱。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地理部。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邱。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邱義長。念孫案鮑劉說皆謬。一本作壘枯骨成邱。亦後人臆改。此當從說苑作攻狄不下。壘於梧邱。於文爲順。於義爲長。今本說苑作攻狄不能下。能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一本引說苑無能字者是。義見下。北堂書鈔引策文正與說苑同。今策文作攻狄不能下。能字因上文將軍攻狄不能下而誤衍耳。韻補以能字絕句。而以下壘連讀。則文不成義矣。

雍門司馬前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邪。今本爲王下有立王二字。因與上下文相涉而衍。今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念孫案。雍門司馬前本作雍門司馬橫戟

當馬前。今脫去橫戟當馬四字。北堂書鈔武功部戟類下。出橫戟當馬四字。下引戰國策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太平御覽兵部戟類所引亦如此司馬橫戟當馬前而諫。故齊王還車而反。事相因而文亦相承也。

戰國策第二

楚

虛辭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念孫案虛辭本作曼辭。後人據史記張儀傳改之耳。文選報任少卿書。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李善注。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當作張儀。)夫從人飾辯曼辭。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楚與秦構難。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搏作據。據字是也。據讀若戟。謂兩虎相挶持也。說文曰。丮。持也。讀若戟。(說文。豦。鬬相丮不解也。從豕從虍。虍豕之鬬不相捨。玉篇音竭於居御二切。豦與丮聲近而義同。)又曰。挶。戟持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褚師出。公戟其手。史記孫子傳曰。救鬬者不搏撠。丮撠戟字異而義同。又通作據。文選江淹

雜體詩。幽幷逢虎據。李善注引此策。兩虎相據。尤其明證矣。史記張儀傳載此文。當亦作兩虎相據。集解引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據字徐廣音戟。正與此同。漢書五行志據作撠。顏師古曰。撠。謂揭持之也。老子曰。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鹽鐵論擊之篇曰。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皆其證也。今本史記作兩虎相搏。蓋後人多聞搏少聞據。故改據爲搏。若本是搏字。不得有戟音矣。御覽文選注引楚策並作據。今本作搏。亦是後人所改。學者據徐廣之音以正史記。幷據御覽文選注所引以正楚策。可也。

遣使車　雞駭

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念孫案遣使車百乘。文不成義。當作遣車百乘。今本有使字者。因上文使使臣獻書而誤衍也。藝文類聚寶部引此有使字。亦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其獸部引此無使字。又北堂書鈔政術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此俱無使字。雞駭之犀。當爲駭雞之犀。楚辭九歎。棄駭雞於筐簏。今本作雞駭。非。洪興祖補注曰。一作駭雞。案御覽獸部引楚辭正作駭雞。王注曰。駭雞。文犀也。文選吳都賦。駭雞之珍。李善注引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駭雞犀。注引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鷄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鷄。又書鈔政術部類聚獸部。引此策並作駭雞。舊本書鈔出獻駭雞犀四字。注曰。戰國策云。楚王獻駭雞之犀於秦王。陳禹謨改注文爲雞駭。而正文尚未改。又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

此策亦作駭雞。則北宋本尙不誤。至南宋本始誤爲雞駭。故楚辭補注所引。與今本同。

寡君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念孫案寡君當爲君王。此涉下棼冒勃蘇之詞而誤也。棼冒勃蘇對秦王言之。故稱寡君。此是子華述昭王出奔之事。當稱君王。不當稱寡君也。下文述蒙穀之事。正作君王身出。

雀立

棼冒勃蘇嬴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鮑注曰。雀立。踊也。引之曰。鮑說甚謬。雀當爲隺。字之誤也。隺與鶴同。一切經音義卷二曰。鶴古文作隺。漢酸棗令劉熊碑。隺鳴一震。卽鶴鳴也。鶴立。謂竦身而立也。文選求通親親表。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李善注引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與文選注同。鴻烈脩務篇曰。申包胥（卽棼冒勃蘇。）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此蒙穀之功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念孫案此當爲比。言比校其功。與存國相等也。後漢書李通傳注引此作校蒙穀之功。是其證。

至今無冒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入宮。負離次之典。以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鮑注曰。冒謂犯法。引之曰。鮑說甚謬。冒當作冑。字之誤也。（冑俗作胄。此冒字只少一筆。）無冑。謂無後也。周語晉懷公無冑。韋注曰。冑。後也。

求反

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念孫案。求當為來。謂得來反於楚也。隸書來字作来。求字或作来。（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来。蕩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来。）二形相似。上下文又有求字。故來譌為求。（逸周書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為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並譌作求。）鮑云。求反國而得此。曲為之說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來反。

未涉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句）伐昭常。（句）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念孫案。未涉下當有泗字。寫者脫去耳。疆當為彊字之誤也。彊秦二字下屬為句。（若以疆字上屬為句。則文不成義。）此言齊興兵攻楚之東地。尚未涉泗。而彊秦已以五十萬臨其右壤也。史記楚世家。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策作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高注。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然則下東國即淮北之地。亦即此篇所謂東地五

百里也地在淮北則爲泗水所經故齊攻楚之東地必涉泗水也

三日　因鬼見帝下有脫文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念孫案三日當作三月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及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此並作三月據下文云王難得見如天帝則當作三月明矣下文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事與此同也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語意未了其下必有脫文類聚御覽文選注引此並有其可得乎四字當是也

墨黑

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鮑注曰黑言其髮姚曰別本作黛黑念孫案別本是也說文黱畫眉也玉篇黛同黱楚辭大招及列子周穆王篇鴻烈脩務篇並云粉白黛黑郭璞子虛賦注文選西都賦注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並作粉白黛黑

或謂楚王篇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云云念孫案此篇在第十七卷之首而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引此或謂楚王作唐雎謂楚王則合上卷末唐且見春申君曰云云爲一篇是李善所見本

此處不分卷。而謂楚王之上亦無或字也。

以其類爲招　條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黃雀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條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念孫案以其類爲招。類當爲頸。字之誤也。招。的也。言以其頸爲準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埻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此作以其頸爲的。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此云。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姚曰春秋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以上姚校本語。招的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凡從勺聲之字。古音皆屬宵部。故的從勺聲而通作招。說文。約從糸勺聲。甫搖切。杓從木勺聲。甫遙切。玉篇。平交力弔二切。皆其例也。條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姚云三同集無此十字。曾云一本有。念孫案無此十字者是也。一本有者。後人妄加之耳。夕調乎酸鹹。謂烹之也。旣烹之矣。何又言條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乎。下文說黃鵠之事。至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以下更不贅一語。此獨於夕調乎酸鹹之下。加二語以成蛇足。甚無謂也。文選詠懷詩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戰國策。並無此十字。新序雜事篇亦無此十字。

鮝鯉

黃鵠俯噣鮝鯉。仰嚙蔆衡。鮑改鮝爲鱔。云字書無鮝字。念孫案鮝鯉當從新序作鰋鯉。小雅周頌。皆以鰋

鯉連文。鮑失考。而改鯰爲鯖。謬矣。類聚鳥部。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鰋鯉。

縑布與縣　莫知媒兮　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孫子爲書謝春申君。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縑布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自寶珍隋珠至曷惟其同。皆出荀子賦篇。韓詩外傳亦同。縑布與縣。姚云。縑孫作襍。鮑改爲縑衣與絲。注云。禮。后服縑衣。念孫案鮑說甚謬。孫朴本作襍是也。荀子及外傳。並作襍布與錦。此策錦作縣。蓋錦譌爲綿。轉寫爲縣。又譌爲縣耳。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譌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漢烈本經籍縣聯房植。史記孝文紀歷日縣長。今本縣字並譌作縣。襍布與錦。不知別異。言美惡不分也。莫知媒。當從荀子外傳作莫之媒。之與知聲相亂。又與上文兩不知相涉而誤。言無人爲之媒也。嫫母求之。又甚喜之。荀子外傳。並作嫫母力父。是之喜。荀子一本作刁父。此策求之二字。未詳何字之譌。又即父之譌也。篆文父字作㕛。又字作㕛。二形相似。甚喜之。當從荀子外傳作是之喜。言惟嫫母力父是喜也。是與甚字之誤。隸書是字作昰。甚字或作甚。二形相似。故是譌爲甚。管子小匡篇。擇其寡功者而譏之。齊語其作是。此因其譌爲甚。故又譌爲是也。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爲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附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尟。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尠。是之喜與莫之媒相對爲文。喜讀平聲。與媒爲韻也。堯典。庶績咸熙。揚雄劇秦美新。及滕東令王君碑。並作庶績咸喜。家人九三。婦子嘻嘻。釋文曰。陸作喜喜。爾雅。康熙。興也。學記正義引作歆喜。與也。晉語妹喜。楚辭天問作妹嬉。呂氏春秋愼大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末嬉。荀子無詩曰以下三句。外傳有之。外傳每章之末。必引詩爲證。若戰國策則無此例也。

詩曰以下三句．蓋後人取外傳附益之耳．又案菀柳之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毛傳曰．蹈．動也．正義曰．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此引詩上帝作上天．因與上文嗚呼上天相涉而誤．甚蹈作甚神．神者慆之壞字．故外傳引詩．作上帝甚慆．一切經音義五曰．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義與毛傳孔疏同．陶慆蹈古同聲而通用也．瘵焉作瘵也．亦是傳寫之誤．外傳亦作瘵焉．集傳據此策．遂謂詩之蹈字當作神．竊所未安．

大息

汗明見春申君．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鮑注曰．異於小休．念孫案鮑說甚謬．先生息矣．猶孟嘗君言先生休矣．息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大字而誤衍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大字．

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鮑改楚君為楚軍．念孫案君字因上下文而誤衍耳．鮑改非也．將道何哉．當作將何道哉．道．從也．見禮器注．言楚欲攻燕．兵何從出也．置道字於何字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趙

董閼安于

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念孫案閼與安一字也．定十三年左傳．及晉語．呂氏春秋愛士篇．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董安于．韓子十過篇．及鴻烈道應篇．並作董閼于．是閼于卽安于也．安與焉古同聲而通用．閼于之爲安于．猶閼逢之爲焉逢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閼逢．釋文．閼．烏割反．又於虔反．史記曆書作焉逢．今作董閼安于者．一本作閼．一本作安．而後人誤合之耳．

君之不用也

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念孫案．君之不用．言之不聽．語意相複．此本作知過見言之不聽．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注．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此並作智果見言之不聽．韓子十過篇作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皆無君之不用句．

報知氏之讎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念孫案之讎二字．後人所加也．吾其報知氏者．承上爲知己者死言之．謂報知氏之恩．非謂報知氏之讎也．下文曰．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又曰．而可以報知伯矣．並與此句同義．後人以下文多言爲知伯報讎．故加之讎二字．不知彼自言報讎．此自言報恩也．史記刺客傳曰．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此雖兼報讎言之．而報智伯三字．仍謂報恩．非謂報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有之讎二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

吾其報知氏矣。

吞炭爲啞

豫讓漆身爲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史記作漆身爲厲。吞炭爲啞。念孫案此策原文本作又吞炭以變其音。今本爲啞二字。乃後人據史記加之也。不知爲啞卽是變其音。故戰國策言變音而不言爲啞。史記言爲啞而不言變音也。史記索隱引此策曰。豫讓吞炭以變其音。呂氏春秋恃君篇曰。豫讓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以變其音。鴻烈主術篇曰。豫讓漆身爲厲。吞炭變音。皆其明證也。

曲吾

今魯句注（魯字義未詳。鮑據史記改爲踰。）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改曲吾爲曲逆。吳曰。吾當作逆。史注中牟曲逆案。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具能趨可以取唐曲逆。唐卽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念孫案吳說是矣。而未盡也。釋名曰。逆。遻也。（遻音鄂。）遻不從其理則生殿遻。不順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衞之東門。逆姑布子卿。逆與遻同。是逆字古讀若遻。（逆從屰聲。屰與遻古亦同聲。故遻從屰聲。而遻又從咢聲。咢從屰聲。而訴溯又從屰聲也。）與吾聲相近。故曲逆或作曲吾。不煩改吾爲逆也。（逆與吾形不相似。若非古聲相通。逆字無緣誤作吾也。）

城市之邑七十

馮亭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吳曰。七十。史作十七。下同。念孫案作十七是也。秦策曰。上黨十七縣。皆秦之有也。是其證。

未見一城

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念孫案見當爲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說見經義述聞周語下。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卽其證也。史記趙世家正作未得一城。

外賓客

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鮑注曰。外。疏之也。姚曰。錢劉去賓字。念孫案外賓客遊談之士。句法頗累。錢劉去賓字是也。外客。謂外來之客。鮑云疏之。非是。史記蘇秦傳作賓客游士。此作外客游談之士。文本不同。今本作外賓客遊談之士者。後人據史記旁記賓字。因誤入正文耳。楊倞注荀子臣道篇引此有賓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蜀都賦注。上吳王書注。引此並無賓字。今據以訂正。

齊涉渤海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念孫案齊之救趙。無煩涉渤海。史記渤海作清河。是也。蘇秦說齊王曰。齊西有清河。說趙王曰。趙東有清河。是清河在齊趙之間。齊趙相救。必涉清河。齊趙相攻。亦必涉清河。張儀說齊王曰。大王不事秦。秦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說趙王曰。今秦

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皆是也。今作渤海者。因上文有齊涉渤海而誤。上文曰。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渤海在燕齊之間。故齊之救燕。必涉渤海也。

以王因饒中山

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構與講同。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鮑改王因爲三國。注曰。饒。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念孫案改王因爲三國是也。饒中山三字連文。若訓饒爲益。則是以三國益中山。斯爲謬矣。今案饒當爲撓。字之誤也。撓如撓亂我同盟之撓。以三國撓中山而講。則中山不得不聽。不得不割地。故曰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撓中山而取地也。魏策曰。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是其證。

馬服之子　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

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念孫案馬服之子。本無之字。後人以趙括爲趙奢之子。因加之字耳。不知當時人稱趙括爲馬服子。沿其父號而稱之也。馬服子。猶言馬服君。秦策君爲馬服君乎。史記白起傳作馬服子。韓世家曰。秦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皆其證也。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馬服子。又下文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亡敗當爲七敗。上言秦七勝。故此言趙七敗。下文曰。今七敗之禍未復。是也。亡七字相近。故七譌爲亡。此時趙猶未亡。不得言亡敗之

餘衆也。斂守二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敝亦餘也。收破軍之敝。所謂收合餘燼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鄭注曰。幣謂給公用之餘。齊語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殘也。謂殘餘也。廣雅。烈。餘也。烈與裂通。管子小匡篇作戎車待游車之弊。敝幣弊字異而義同。守字因下文數守字而衍。後人因於上句加衆字以成對文耳。御覽引此作趙以十敗之餘。上文七勝。御覽亦作十勝。收破軍之弊。無衆守二字。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軍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念孫案此以與秦城爲句。何如不與爲句。不與下本無何如二字。齊策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猶此言與秦城何如不與也。廣雅。與。如也。孰與。猶何如也。故鄒忌對曰。不如勿救。後人誤讀與秦城何如爲句。因於不與下加何如二字。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與秦地何如勿與。

久居若圍城之中

魯連見辛垣衍。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據上文及史記魯仲連傳改若爲此。吳云若疑居字訛衍。念孫案鮑之改吳之疑。皆非也。若猶此也。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

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古字或兼數義。後人不能偏識。或改之。或删之。而古義浸亡矣。

魏魪

魏魪謂建信君。吳曰。魪一本作鬿。楚辭九鬿。北斗星名。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魪字。魪當爲魁。魁隸或作鬿。（漢楊君石門頌。奉鬿承杓。鬿即魁字。斗字隸書作什。或作斤。故魁字或作鬿。）其右畔與介字相近。故譌而爲魪。吳云一本作鬿。楚辭九歎。訊九鬿與六神。鬿一作魁。皆其證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此正作魏魁。鮑不達而改爲魪字。斯爲謬矣。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鮑注曰。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筯。吳曰。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高注鴻烈詮言篇曰。饋進食也。又注呂氏春秋必己篇及鴻烈說林修務二篇。並曰。墮廢也。此言孝成王方進食。聞告反之言。而不爲之廢食耳。饋非謂祭。墮亦非儀禮墮祭之墮也。

秦按兵攻魏

臣謂奉陽君曰。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念孫案秦

按兵攻魏。兵字後人所加也。秦按攻魏者。按語詞。猶言於是也。言秦使三晉攻齊國。破財屈而兵分。秦於是攻魏取安邑。則三晉不能救也。下文曰。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與秦爭戰也。又曰。天下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秦按攻魏。君按救魏。秦按爲義。三按字義並同也。按字或作案。又作安。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念孫案字之作案者。戰國策荀子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於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安者。戰國策荀子呂氏春秋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管子。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查梨。其陽安樹之五麻。又曰。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又曰。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墨子非樂篇曰。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又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以爲未必然也。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後人不知按爲語詞。而於按下加兵字。按兵與攻魏連文。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燕郭之法　桑雍

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吳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念孫案燕字當在

郭字下．燕偃聲相近．郭燕之法．卽郭偃之法．商子更法篇．引郭偃之法云云．是其證也．桑雍．姚曰．桑曾作柔．下文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姚曰．桑雍劉作柔癰．念孫案作柔癰者是也．癰卽癰疽之癰．便辟左右．夫人孺子．皆柔媚其君．以爲患於內．故曰柔癰．癰雍字之通．柔桑字之誤耳．鮑吳說桑雍之義．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觸讋　揖之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案說苑．敬愼篇．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念孫案吳說非也．此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爲讋耳．太后聞觸龍願見之言．故盛氣以待之．若無言字．則文義不明．據姚云．一本無言字．則姚本有言字明矣．而今刻姚本亦無言字．則後人依鮑本改之也．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左師觸龍．又荀子議兵篇注曰．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師觸龍言願見．皆其明證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有臨轅夷侯戚觸龍．惠景閒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觸龍．是古人多以觸龍爲名．未有名觸讋者．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揖之．史云胥之．當是．念孫案吳說是也．集解曰．胥猶須也．御覽引此策．作盛氣而須之．隸書胥字作㬐．因譌而爲揖．後人又加手旁

耳。下文言入而徐趨。則此時觸龍尚未入。太后無緣揖之也。

有所卻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鮑注曰。恐太后不能前。念孫案鮑未解卻字之義。卻字本作㑋。讀如煩勮之勮。謂疲羸也。言恐太后玉體之疲羸。故願望見也。廣雅。困。疲。羸。券。（考工記輈人注曰。券。今倦字也。）㑋。極也。皆謂困極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谻受詘。蘇林曰。谻音倦谻之谻。郭璞曰。谻。疲極也。又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郭璞曰。窮極倦谻。疲憊也。方言曰。㑋。𠊱也。（𠊱亦與倦同。）說文曰。㑋。徼㑋受屈也。㑋㑋谻卻。並字異而義同。趙世家作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苦與卻同義。則卻爲倦㑋之㑋明矣。

戰國策第三

魏

適秦

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邦。（張儀傳無內字。）此善事也。鮑解適秦曰。適猶歸。念孫案攻楚而歸秦。殊爲不詞。鮑說非也。今案適者悅也。言攻楚而悅秦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曰。適。悅也。上文云。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故魏攻楚。卽所以悅秦。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

秦。計無便於此者。是其證。

反於楚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鮑解反於楚王曰。反言報之。念孫案鮑說非也。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楚下本無王字。此因下有楚王而誤衍耳。陳軫去楚適魏。而張儀惡之於魏王。謂其善事楚。爲之求地。軫卽令人以此言聞於楚王。使楚王喜而復之。以上並見楚策。故曰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反訓爲歸。非訓爲報。楚策記此事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是其證。

東夷之民不起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鮑改起爲赴。念孫案鮑改非也。不起者。謂不起兵以應禹也。下文曰。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已與同。致燕甲而起齊兵矣。卽其證。

令儀狄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姚曰。一本無令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儀狄卽帝女之名。不當有令字。文選七啓七命注及太平御覽飲食部引此皆無令字。

辠子

秦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史記穰侯傳．睪子作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念孫案作㬥者是也．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韓世家釐王二十一年．使暴䳒救魏．䳒與鳶同．爲秦所敗．即此所謂戰勝㬥子者也．此策作睪子者．說文𣋺．晞也．㬥．疾有所趣也．此策睪子之睪．蓋本作㬥字．隸省作暴．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強不暴寡．即㬥字也．㬥之省作暴．猶𣋺之省作暴．又省作睪．形與皋字相似．俗書皋字作睪．故㬥子譌爲睪子矣．

伐魏之事不便

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鮑注上三句曰．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吳曰．鮑強注終不通．愚案伐魏之事不便．當無不字．義乃通．念孫案吳說是也．藝文類聚寶玉部．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並作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道涉山谷　危隘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念孫案道涉山谷．山字後人所加也．危當爲黽字之誤也．草書危字作危．黽字作黽．二形相似．故黽誤爲危．涉谷．地名也．道．從也．上文曰．道河內．倍鄴朝歌．下文曰．道河外．倍大梁．義並與道涉谷同．韓策曰．道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言秦師伐楚．從涉谷行三千里．而攻黽隘之塞也．黽音盲．案今之平靖關．在信陽州應山縣之間．其地

隘。燕策作鄳隘。楚策謂之黽塞。並字異而義同。即古之黽隘也。定四年左傳作冥阨。韓策作澠史記魏世家曰。伐楚。道涉谷。汲古閣所刊宋鮑單行本如此。別本有山字。乃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考索隱正義皆無此字。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正義引劉百莊音義曰。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皆其證也。後人不知道訓爲從。而誤以爲道路之道。又不知涉谷爲地名。而誤以涉爲跋涉之涉。故妄加山字以增成其義耳。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爲問答。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而魏王答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答語。故於曰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答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答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書釋地。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答。及且楚之祖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留侯世家。張良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答。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自爲問答。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季梁衣焦不申。頭塵不去。鮑注曰。行路犯風日。故焦。焦故不申。吳曰。焦。卷也。念孫案吳說近之。焦讀爲癄。廣雅。癄。縮也。曹憲音子笑反。謂衣縮而不申之也。頭塵不去。吳曰。文選去作浴。阮籍詠懷詩注。念孫案作浴者是

也。凡從谷從去之字。隸書往往相亂。隸書去字或作厺。形與谷相似。易致譌舛。廣雅。渡。去也。去譌作谷。袪開也。袪譌作裕。皆其類也。此是浴字譌爲法。列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後人因改爲去耳。

請出西說秦

唐且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念孫案。請下不當有出字。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史記魏世家。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字。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亦無。

誤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爲涕出。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魚也。今本所上有前字。案曩即前也。上既言曩。下不得復言前。此因上文臣前之所得而誤衍耳。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阮籍詠懷詩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此並無前字。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鮑注曰。以不告爲誤。吳曰。誤字當句。然恐是譆字譌。引之曰。吳以誤爲譆之譌。近之。然誤與譆字不相似。譆字無緣譌作誤。誤當爲誒。形近而譌也。矣字隸或作关。吳字隸或作吴。二形相似。故誒譌爲誤。漢書韋賢傳注曰。誒。歎聲。音許其反。是誒與譆同。

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念孫案大成午從趙來。來字後人所加也。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作一句讀。謂大成午在趙。申不害在韓。而大成午寄言於申不害。非謂從趙來韓而與之言也。後人不曉文義。故於從趙下加來字耳。韓子內儲說篇正作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爲雞尸牛從。今案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王怒而從之。雞尸牛從誤也。吳曰。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念孫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從。（李善本如此。今本作牛後。乃後人依五臣本改之。）李善注曰。戰國策。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爲後。非也。是策文本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故顏李小司馬所引並同。而今本作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史記作雞口牛後。亦傳寫之誤。顏氏已辨之矣。又案蘇秦說趙王曰。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雞尸喻臣人也。牛從喻臣於人也。故下文曰。交臂而

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乎。而史記正義乃云。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說甚爲迂曲。鮑襲取其義。謂蘇秦以惡語侵韓。謬矣。

虎摯　貫頤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念孫案史記張儀傳虎摯作虎賁。是也。此蓋賁譌爲贄。又譌爲摯耳。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虎賁之士。楚策亦云。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鮑吳皆讀摯爲前有摯獸之摯。（鮑又改摯爲鷙）望文生義。近於皮傅矣。跿跔科頭。貫頤奮戟。史記索隱曰。貫頤。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鮑曰。貫人之頤。吳曰。鮑說與上文不類。索隱以貫頤爲捧頤。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兒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爲義。引之曰。諸說皆有未安。貫讀爲彎。弓之彎。史記伍子胥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音貫爲彎。謂滿張弓也。陳涉世家贊。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是貫卽彎也。頤。弓名也。廣韻作弬。（音與頤同）云弓名。出韻略。古無弬字。借頤爲之耳。彎弓奮戟。事同一類。史記集解曰。跿跔。音徒俱。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跿跔科頭而彎弓奮戟。言士之勇也。

馳南陽之地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

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鮑解馳南陽之地曰。馳。反走示服也。解秦已馳曰。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念孫案鮑說甚謬。馳讀爲移。移易也。謂以南陽之地易秦地也。下文曰。國形不便。故馳。謂兩國之地形不便。故交相易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馳地。謂易地也。馳字或作施。而皆讀爲移。（管子國蓄篇。今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爲移。）下文曰。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爲張設。非是。說見史記。）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並與移同。字又作弛。韓子內儲說篇曰。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弛亦與移同。（集韻。弛余支切。改易也。）

縱韓爲不能聽我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王聽臣爲之儆四竟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姚本如是。）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念孫案。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縱字。是也。韓爲不能聽我。爲能聽我。兩爲字並與如字同義。言韓如不聽

我則韓必德我而不爲我首如能聽我而絕秦則韓必代楚受兵也古或謂如曰爲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又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齊策曰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言齊如勝也楚策曰子爲見王則必爲子鼻言子如見王也魏策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言如弗能聽也管子戒篇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姚本作縱韓爲不能聽我者後人不解爲字之義故據史記加縱字不知爲與如同義若加縱字則與爲字義不相屬矣史記韓世家作縱韓不能聽我無爲字則縱字之義可通然據索隱單行本亦無縱字

書報韓王

尙靳歸書報韓王鮑讀尙靳歸書爲句注曰以書歸念孫案鮑說非也此本作尙靳歸報韓王謂靳自秦歸以宣太后之言報韓王也歸下不當有書字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此皆無書字

因也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也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念孫案因也當爲因曰與下文則曰相對爲文韓子說

林篇作得立因曰爲戒是其證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鮑解生得失云謂相可否今本史記刺客傳亦作生得失念孫案史記索隱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據此則史記本作生得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戰國策本作生情而今本亦作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位正

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鮑解今王位正句曰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念孫案如鮑說則當云今王正位不當云今王位正也今案位讀爲涖正讀爲政言自今王涖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也上言羣臣比周以蔽其上此言今王涖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則羣臣不得比周以蔽上矣故下文曰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僖三年穀梁傳曰莅者位也位與涖義同而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肆師用牲於社宗則爲位故書位爲涖是也秦策曰臣聞明主莅正卽莅政也政正古多通用不煩覶縷

燕

足下皆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念孫案皆字義不可通。皆當爲者。足下者與僕者相對爲文。今作皆者。因上文皆自覆之術而誤。

君人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念孫案君人當依新序雜事篇作人君。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謝盛孝章書注引此並作人君。

黃金千溢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溢。以爲馬食。念孫案秦策言白璧百雙。黃金萬溢。此獻白璧一雙。則黃金不得有千溢之多。且與下以爲馬食之意不合。太平御覽獸部引此千作十。於義爲長。

長驅至國

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姚曰。國錢作齊。念孫案作齊者原文。作國者後人據史記樂毅傳改之也。後人以上文既言擊齊。此不當復言至齊。故改爲至國。不知至齊之齊。與擊齊之齊異義。至齊謂至齊都。猶言至國也。齊策云。馮煖自辭長驅到齊。亦謂到齊都也。文選東京賦注爲曹洪與魏

文帝書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晉記總論注。引策文並作至齊。新序雜事篇亦作至齊。又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史記輕卒銳兵長驅至國。然則史記作國。而戰國策作齊明矣。

舉王

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鮑解舉王二字曰。興起之王。吳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念孫案吳說是也。當世之王。謂受命之君也。王上不當有舉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舉字。

卽有死蚌

蘇代爲燕謂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姚曰。謠語諺語皆叶。後語作必見死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鬭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念孫案陸說甚爲紕繆。訓兩爲鬭口。旣屬無稽。謂兩與蚌爲韻。又於古音不合。凡平聲江韻之字。古音皆與東冬通。而不與陽通。上去聲亦然。蚌字古讀若奉。故其字從虫丰聲。郭璞山海經圖贊曰。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則晉時蚌字尚讀若奉。陸佃不知古音。而謂蚌與雨爲韻。故有此謬說矣。棫韻補蚌叶彼五反。與雨爲韻。亦非。此當作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姚云。不聞蚌鷸得雨則解。非也。蚌將爲脯者。謂不雨則蚌將枯死。非謂蚌鷸得雨則解也。今案作蚌將爲脯者。戰國策原文也。藝文類聚人部。及太平御覽人事部。諫諍。游說二類。並引作蚌將爲脯。今據以訂正。藝文類聚鱗介部。及御覽羽族部。並引作卽見蚌脯。又御覽兵部引作卽有蚌

［脯。皆後人據他書改之也。］作必見蚌脯者。春秋後語文也。［御覽鱗介部。及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引後語。並作必見蚌脯。姚所見本。作必見死蚌脯。多一死字者。又宋人據誤本戰國策加之也。］誤本戰國策作即有死蚌者。因下文即有死鷸而誤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即有死蚌者。］陸所見本。作今日不兩。明日不兩者。誤本之尤甚者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兩者。］乃不知兩與蚌之非韻。而轉以作兩者爲非。又妄解兩爲鬬口。以曲成其說。甚矣其謬也。而姚且疑其別有所據。毋亦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乎。

非君恐望之

燕王遺樂閒書曰。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恐望之。姚本作非君心所望之。念孫案新序雜事篇。作非君惡所望之。是也。惡。何也。言非君何所望之也。作恐者惡之譌。作心者惡之脫耳。鮑不考而改恐爲執。謬矣。［恐與執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執字。無緣誤爲恐。］

君之所揣也

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鮑注以意爲意度。非也。意讀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墨子明鬼篇曰。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曰。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余且匿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鮑解君之所揣句云。言君量我也。姚云。揣曾作剬。念孫案鮑說甚謬。揣者剬之譌。剬者制之譌。言君之幸教寡人與否。皆在於君。故曰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新序雜事篇。作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是其明證也。篆文制字作㓡。隸作𠛐。形與剬相近。因譌而爲剬矣。［齊策。夫制

楚者王也。鴻烈主術篇。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今本制字並譌作刲。大戴禮五帝德篇。依鬼神以制義。史記五帝紀譌作剬。正義以剬爲古制字。非也。

膝下行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鮑注曰。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念孫案鮑說甚謬。膝行二字之間。不當有下字。此因上文下字而誤衍耳。史記刺客傳無下字。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策文亦無。

宋

王之所憂　齊王　荆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念孫案王之所憂。王當作人。今作王者。戰國策人字或作𡉒。因譌而爲王。下章墨子曰。吾欲藉子殺王。王亦𡉒之譌也。吳曰。一本殺王作殺𡉒。云人𡉒並而鄰反。集韻云。人唐武后字作𤯔。韓子說林篇作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是其證。下文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兩王字亦當作人。韓子作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是其證。

設機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念孫案機下當有械字。故高注曰。機械雲梯之屬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曰。有攻守之器曰械。機械。機巧之械也。文選勸進今上牋注。辯亡論注。引策文並作機械。墨子公輸篇亦

云。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

罵國老諫曰

宋康王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罵國老諫曰。鮑改諫曰爲諫臣。見吳校本。念孫案。曰與臣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無緣誤爲曰。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罵國老諫者。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篇並作罵國老之諫者。則舊本曰字乃者字脫去上半耳。且諫者卽指國老而言。蓋羣臣莫敢諫。唯國老尚有諫者。而康王罵之也。鮑不達而以意改之。斯爲妄矣。

見祥而不爲

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念孫案。見祥而不爲。當作見祥而爲不可。爲不可。謂爲不善也。呂氏春秋制樂篇曰。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義與此同。可與禍爲韻。今本爲不二字誤倒。又脫去可字。賈子新序並作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衞

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

秦攻衞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衞所以爲衞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吳曰。一本作蒲入於秦。念孫案史記樗里子傳作今伐蒲入於衞。魏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衞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據此則今本作今蒲入於魏。乃後人據史記改之。下句作衞必折於魏。折下又脫去

而入二字也。（西周策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齊策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楚策曰、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韓策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其一本作蒲入於秦者是也。據高注云、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則正文本作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明矣。蓋攻蒲者秦也。故言蒲入於秦。不得言蒲入於魏。史公未達其意而改之。故索隱有相反之語。而後人復據史記以改此策。弗思甚矣。鮑解蒲入於魏句云、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衛使客事魏　衛客曰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念孫案、衛使客當作衛客。謂衛人之客於魏者也。（衛客猶言燕客秦客。秦策曰、燕客蔡澤是也。）衛下不當有使字。事魏下當有王字。今本衍使字。脫王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作衛客事魏王。又下文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衍曰字。類聚御覽皆無曰字。

中山

商敵爲資

司馬憙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念孫案、敵當爲敲字之譌也。敲即商摧之摧。（摧音古學反。商摧之摧通作敲。猶推擊之推通作敲。說文、摧、敲擊也。玉篇苦角切。定二年左傳、奪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敲、擊頭也。玉篇口交口卓二切。摧敲毃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凡從高從隺之字、古多通用。說文、塙、堅不可拔也。玉篇口角切。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詩白鳥翯翯、孟子作鶴鶴、皆其例也。）言當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

不肯。商搉以爲資。未可豫陳其說也。商搉。猶商較也。較與搉古字通。續漢書律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搉常數而巳。大搉卽大較。鮑彪解商字云。商較之。是也。但未知搉之借作毃。譌作敵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商搉爲資。是其明證矣。搉字古通作毃。因譌而爲敵。荀子儒效篇。退編百姓而慤。新序雜事篇。慤作毃。今本譌作敵。莊子徐無鬼篇釋文引三蒼云。搉。毃也。今本亦譌作敵。漢書李廣傳。自負其能。數與虜确。史記作數與虜毃戰。毃音古學反。故與确通。今本亦譌作敵。草書毃字作[illegible]。敵字作[illegible]。二形極相似。

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

司馬憙見趙王曰。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及也。鮑改力爲人。吳以力言二字連讀。云盡力言之。引之曰。鮑之改。吳之釋。皆非也。力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也字之誤。不知者特以爲神也絕句。楚策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其言不能及也五字。乃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無此五字。是其明證矣。

讀書雜志

史記序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亡逸。今見存者。唯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辨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曩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丑。又從與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尚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勺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敍。時年七十有四。

史記第一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並作西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㓷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㓷。云。㓷古制字。又論字例云。制字作㓷。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㓷聲不相近。無緣通用。㓷字篆文制字作𠛐。隸作制。形與㓷相似。因譌爲㓷。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者則以䝉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卽彼

之所無。然皆係宋槧。故可寶也。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潟卽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曰。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潟字又作舄。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作千古舄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潟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潟。則不得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下。則不得先言厥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瀕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尚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合。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爲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海。南皮。莽曰迎河亭。溝洫志同爲迎河。及河渠書贊。

余東閼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尚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卬。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並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爲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榜箠瘤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今本亦改爲炮烙矣。）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烙。下同。）一音閣。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賁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

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庋格庋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爲格。高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子喩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旣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並與此同。若云西伯曰文王。則乖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尙書武成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

散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留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紀高祖紀。並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並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耳。）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爲財。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足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引也。）周本紀卽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並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愼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又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甑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

臺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見上注。其已改而舊迹尙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留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注。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衞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以殺斬誅並用。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衞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學人改之耳。僖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鄭語作莫之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並作莫之敢發。列女傳孽嬖傳同。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

復。今案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簉王弟穨爲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穨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穨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儛。皆其證。

秦本紀

雍廩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雍廩本作雍林人。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雍林爲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雍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雍林邑人。此正釋雍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雍林邑人姓名。）

也。案既云雍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雍林爲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竄。惟雍林邑人四字尙未改耳。後人改雍林爲雍廩。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雍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雍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雍廩之雍無音。又齊世家之雍林。鄭世家之宋雍氏雍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雍林。則又不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西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西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即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即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一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千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並作至于萬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依俗本改于爲千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

於渭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爲焉。故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君之衣而擊之。[句]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陶。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即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惠[illegible]] [閒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禹貢錐指曰。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念孫案。欲有當爲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移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死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念孫案。賜死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死。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死。乃史公記事之文。不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爲酎字之誤也。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

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爲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聲。（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五字。後人妄刪之也。）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幾有兆朕。聞其聲（各本無此三字。亦後人所刪。）耳。不見其形也。念孫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卽本於史記。

飯土塯

堯舜飯土塯。啜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塯如字。一音鏤。（玉篇。塯。力又切。瓦飯器也。）不作簋。念孫案。不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之簋。小司馬本作塯。故云塯一作簋。塯或作溜。簋古讀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塯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匭。（說文。匭。古文簋。）啜土刑。徐廣曰。匭一作溜。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啜土刑。徐廣曰。簋一作溜。皆其證矣。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卽卒也。觳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觳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爲卒。以觳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解觳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意亦與下文同。觳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土。淖而不肕。剛而不觳。尹知章曰。觳薄也。故薄土謂之墝埆。埆與觳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與此觳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觳義亦相近。不觳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觳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並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

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請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朱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也。楚策曰。魏相翟強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𤢖翟強也。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𤢖。樓𤢖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彊。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翟景。白虎通義。舜重曈子。是謂元景。與光爲韻。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謚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強並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相近。景與彊通。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蓋卽帶佗。帶

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彊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雍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六國表聚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即二字之譌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鑑起

楚蠭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蠭起本作蠭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蠭午猶言蠭起也。蓋蠭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蠭午猶言蠭起。又曰衆蠭飛起。交橫若午。皆是釋蠭午。非釋蠭起也。若正文本作蠭起。則無煩更以蠭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蠭午。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蠭起。顏師古曰。蠭起如蠭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蠭起。（漢書作蠭起。卽涉如注蠭起而誤。）是以卽據誤本爲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漢紀作蠭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蠭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蠭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蠭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此大射儀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蠭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幷引劉向傳之蠭午爲證。裴本亦作蠭午。故引如淳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爲蠭起猶言蠭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幷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西。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卽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爲北。後

人以上文云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因於北上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毋從俱死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念孫案從當爲徒。項伯以張良不去。則徒與沛公俱死。故曰毋徒俱死也。漢書高祖紀作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従。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齊風載驅篇。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從。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並作劫。陸賈傳亦曰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爲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爲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當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爲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並作泗上。

呂后本紀

犂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徐廣曰。犂。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犂明孝惠還也。犂明孝惠還當作犂孝惠還。犂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犂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凡史記言犂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犂孝惠還之意。故於犂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犂二十五年。與犂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犂。猶比也。後人既於犂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孫案。危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古音俄。說見唐韻正。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譏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

篇。雖高不危。與墮爲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爲韻。說苑說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言患爲韻。爲危爲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爲爲韻。莊子漁父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眞。釋文。危或作僞。隨墮離爲僞五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檇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曲闇非韻。則危埤亦非韻。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唐韻正。危音魚戣反。引此二條爲證。其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竝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竝與此同。禮書又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節儉。謂何嫌耳。非是。儒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爲謂何。邶風北門篇。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

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奈何也。奈。亦如也。魏策曰。殺之亡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此本謂王延喆本。初刻作徒。後改爲屠。屠字獨小於衆字。剜改之迹顯然。而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即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即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日縣長

歷日緜長。念孫案緜當爲縣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緜。二形相似。故縣譌爲緜。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緜。是其證也。淮南本經篇。緜聯房植。緜字亦誤作縣。漢書作歷日彌長。彌亦縣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縣地千里。范甯注曰。縣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縣道數千也。縣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縣或作彌。賈生傳。彌融爚漢書作偭蟂獺。偭縣古同聲。彌之通作偭。猶彌之通作縣也。若緜與彌。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孝景本紀

深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念孫案深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深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深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皆不言深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不言深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並無者字。

史記第二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阸怙虢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訓阻爲恃說文負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當作侯）而釋之曰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譌作費王）或作濆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濆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濆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爲弗生猶降之爲不降（夏本紀帝不降世本作帝降）閔之爲毋涼（周本紀惠王閬世本作毋涼涼閬古字通毋發聲）皇之爲弗皇（晉世家惠公弗皇漢書律歷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爲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囏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囏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爲此作堵敖）劉氏云亦作堵（今改爲亦作杜）堵杜聲相近與世家乖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四年）其作莊敖者杜譌爲壯又譌爲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

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囏一作勤。勤當爲懃字之誤也。（齊語。夫爲其君懃也。淮南原道篇。四支不懃。今本懃字並誤作勤。）說文。囏。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古韻標準。）根懃聲相近。故囏通作懃。若勤與囏。則聲遠而不可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殘缺。僅餘晏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之而衍。（晉表以晉爲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爲主。齊爲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爲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爲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驁爲平公。念孫案弟下本有驁字。驁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驁二字。注曰。五高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並云立簡公弟驁。則有驁字明矣。今本脫去驁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驁元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驁音五高反。而删去平公也三字。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有脫文。爲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爲聚小邑。字之誤也。秦本紀曰。幷諸小鄉聚。句集爲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爲大縣。縣一令。商君傳曰。集小鄉邑聚爲縣。置令丞。令字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爲田開阡陌。別爲一事。秦本紀曰。爲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爲田開阡陌封疆。爲上皆無令字。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率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卽其證。今本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率字或作卒。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率。齊語十邑爲卒。管子小匡篇誤作率。

蠱逢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也。春秋成五年。同盟於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誤作蠱。明堂位注。刻之爲雲氣蟲獸。晏子春秋外篇。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後漢書馬融傳。乃命壺涿驅水蟲。今本蟲字並誤作蠱。達字本作逹。逹隸或作逢。二形相似。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有曲成侯蟲達。則蠱爲蟲之誤明矣。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蟲達。蓋改封也。今本幷注文亦改爲蠱。唯達字未改。且刪去蟲音如字四字。其失甚矣。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蟲。後復依今本改爲蠱。并注內兩蟲字。亦改爲蠱。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剜改之迹顯然。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戉之誤也。戉今作鉞。戉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戉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隷書戉成二字極相似。說見經義述聞禮記。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爲越。又删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姓。宋中書舍人秋嘗。索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表作祕。音轡。今檢史記諸本並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隱之並作秋。爲並作祕。秋氏爲祕氏。斯爲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謚也。索隱本有夷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爲將率。率卽帥字也。又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

一隊。官帥。隊大夫也。舊本帥字並譌作師。據索隱單行本改正。今是官率卽官帥。漢書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卛。形與卒相近。因譌爲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與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夷字。鄗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舂陵侯劉買。侯上脫節字。缾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並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禮書

疏房牀笫

疏房牀笫。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笫下並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茝

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爲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爲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荼實綏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茝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茝所以養鼻。臭茝。卽蘭茝也。荀子作睪茝。正論篇同。睪卽澤之借字。

士出死要節

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卽出字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款字省作款。敖字省作敖。賣字省作賣。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溷。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爲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此作士出死要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字。是其明證矣。

垂涉

然而兵殆於垂涉。集解。許慎曰。垂涉。地名也。念孫案。垂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垂沙。字之誤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沙。今本沙誤作涉。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並與荀子同。今本淮南注。垂沙地名。此卽集解所引許注也。楚策亦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昭。云昭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

今按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蹈者。當以導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马。嘾也。讀若含。函從马得聲。亦與嘾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嘾通。而啗又與嘾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蹈從舀。啗從臽。舀臽形聲俱別。）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祉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臽。（今作啗。）啗字從臽得聲。是臽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啗。卽臽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臽字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駰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臽。故經史中臽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爲上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並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鶩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鶩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爲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鶩當爲厲鶩。字之誤也。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子乃厲飾。呂氏春秋季秋篇作厲服厲飾。淮南時則篇作厲服廣飾。莊子大宗師篇厲乎其似世乎。崔譔本厲作廣。史記平津侯傳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譌作厲。隸書厲字或作廣。漢議郎元賓碑揚清厲於海內。執金吾丞武榮碑讚然高厲。形與廣相近。因譌爲廣。厲字本作𩦺。廣雅曰𩦺。驟。馳。鶩。騁。奔也。說文𩦺。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高厲。是也。步驟馳騁厲鶩。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鶩。則非其指矣。是以當爲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爲句。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騁厲鶩。皆不外乎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是以二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爲廛宇。亦字之誤也。隸書廛字或作壥。魏風伐檀釋文曰。廛本亦作壥。集韻。廛亦作壥。管子小匡篇曰。壥而不稅。形與性相近。守宇形亦相近。故廛宇譌爲性守。廛與壇古字通。周官廛人。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廛。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字。即壇字也。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足證今本之誤。儒效篇又曰。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爲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

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奚。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垝

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垝。垝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爲垝。故曰危垝也言陽氣之垝。爾雅曰。垝。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垝上有危字。卽因上危垝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念孫案。軫上當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爲句。至於軫爲句。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自此以下。皆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曆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誥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卽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度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爲是。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辥瓚以爲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然

然蓋尙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曆之事。如是。是蓋尙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傅靳蒯成傳贊曰。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子也。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十一月爲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

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曆也。續漢書律曆志論曰。顓頊曆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午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曆以乙卯年之立春爲元。而以其月爲正月。殷曆以甲寅年之冬至爲元。亦以其月爲正月也。正月爲陬。而在甲曰畢。故曰月名畢陬。漢書律曆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殷曆之甲寅。卽顓頊曆之丙子。說詳太歲考。正月歲星出婺女。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月歲星在婺女。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用顓頊曆。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曆元起於立春。至武帝太初元年改曆。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而用殷曆建子之月爲正月。曆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厤。仍用殷曆之十一月冬至爲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顓頊曆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故太初元年之正月。爲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卽爲建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曆追改之耳。唯律曆志所引漢志。尙存正月之文。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曰。當作端蒙單閼。下文端蒙單閼。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涒灘

商橫涒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尙章大淵獻。作尙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作端蒙汭漢。引之曰。此殷曆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本旣以爾雅改史記。又幷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攷。

祝犂大荒落四年 建始四年

祝犂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歲攷。

端旃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旁記旃字。因誤入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西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大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句 金兵。句 水。今本此下載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爲害故也。水。此字上屬爲句。中有三柱。句 念孫案。火入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水也。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

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即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熒惑云。可以禮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天下。今據補。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韋昭解從填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韋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並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及淮南俶眞篇。並曰重厚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爲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爲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爲重。故五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填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德致天下。天官書即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省文耳。上文曰。填星主德。德即重德也。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爲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爲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

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文義並與此同。漢書天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大白與歲星合。爲白衣之會爲水。此皆其明證矣。

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旣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爲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爲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卽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爲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爲疾過。非訓疾爲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夭。字之譌也。天[illegible]祆同。字亦作妖。書傳中祆祥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夭。莊子大宗師篇。善妖善老。釋文。妖本又作夭。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及彗星。是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天文志作天妖。則矢字亦是夭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食益盡

而食益盡爲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卽盡字之誤而衍者也。漢志作不然食盡爲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食盡爲主位者。如日食盡則其咎在主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爲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並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輈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郵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並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與銳同。）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衍後字。高下又衍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下文。）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卽喜也。）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

王關中。令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以則爲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曰。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張守節斷晷景歲星所在爲一句。說曰。

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念孫案張說非也晷景上屬爲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者此言日至測晷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爲一事與晷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非謂晷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通（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周語道而得神是謂逢福說苑辨物篇逢作豐又淮南天文篇見下）逢昌即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爲衝者言與歲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爲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又曰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爲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爲衝非謂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爲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並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

帝元封之中。星孛於河戍。（東遇反。今本漢志譌作戌亥之戌。）其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又曰。其河戍卽南河北河也。字並作戍。（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戒。而所載索隱皆作戍。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爲戒矣。）引之曰。作戍者是也。戍讀戍申戍甫之戍。說文。戍。守邊也。戍訓守邊。故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晉書隋書天文志。並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開元占經。南北河戍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四占。並引石氏曰。守南河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太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防戍有憂。彗星占引海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越兵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戍。本作邊戍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戍。（今本正義戍作戒。後人所改也。戍可言置。戒不可言置。）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戍。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爲戍者。謂置守邊之亭障也。（襄十年左傳注。脩其城而置戍。）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亭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戍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戍爲胡門。南戍爲越門。（以上唐書天文志。）一行所論。正取邊戍之義。其字亦當作戍。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曆。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

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隸書戒字或作戎。與戍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爲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唯漢書隋志未改。）且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爲戍之譌。而以兩戒爲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戒界溷爲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爲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攷異。誤從作戒之本。至作新養錄。又謂戒當爲戉。戉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爲證。并欲改天文志星孛於河戍之戍爲戉。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爲河鉞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戉。俱爲帝闕。上爲邊戍之戍。下爲斧戉之戉。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戉。則不須更言與戉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覲東后

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覲本作見。史公述尚書。每以詁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尚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即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矣.最疑冣字之誤.說文.冣.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邱.集解徐廣曰.冣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冣.今本冣字並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東西周策並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最.又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冣.今本亦誤作最.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冣古字通.穀有穀音.穀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卽高唐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白銀相對爲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illegible]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借塞爲之。說文無賽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謁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曰。塞。報福也。管子小問篇。令釁社塞禱。墨子號令篇。寇去事已。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漢書武五子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祭。謂報塞也。漢書極山碑。各白羊塞神山。又見下。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爲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塞。篇內賽字並同。

熒惑太白歲星塡星

熒惑太白歲星塡星。念孫案塡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衍。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釋字作澤。高祖功臣侯者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釋之。惠景間侯者表。塞成侯韓澤之。漢表作釋之。又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並與釋同。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爲釋。則與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準書

後絀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念孫案絀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絀同．絀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秋．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至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十年．不得幷爲一事．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吳賈其人也．漢書食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蒼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當爲濊字之譌．濊與薉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濊朝鮮賈易．因得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孫案．錢以滅爲濊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古曰．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蒼海郡．非謂與濊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窅．形與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窅．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字文不成義。通即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食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依漢書卜式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並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之也。食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本出人多姦鑄錢五字。人即民字也。食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即肆也。故

襄三十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食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救匱篇。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有市列。

史記第三

吳太伯世家

憾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爲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即今憾字也。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並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並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無感。外姓無讎。韓策曰。感忿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曰。內無感恨之隙。字並與憾同。又見下。索隱本出有感二字。注曰。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旣改正文爲憾。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父乎。而卽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句踐之殺

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毋字毋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毋索隱本出崔杼毋歸四字注曰毋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皆其證宋本毋作無而刪去索隱毋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並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旣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

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起字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衢

遇孟武伯於衢。念孫案。衢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衞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案街衞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衞。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衢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衞。非正文本作衢也。若正文本作衢。不得誤爲衞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卽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爲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性恫恐。燕策作恫恐。下文衆人恫恐。燕策姚本作恫恐。鮑本元作恫恐。改爲恫恐。案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恐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恫。痛也。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爲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

義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措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念孫案北當爲外字之誤也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誤爲北外迫內措相對爲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爲中國諸侯故言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措交雜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譌作爭錯也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案劉音是也措者迫也字本作笮(說文笮迫也小雅雨無正箋曰甚急笮且危)或作筰(周官典同侈聲筰鄭注曰聲迫筰)又作迮(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迮迫也釋名曰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史記漢書通作措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史記同)晉灼曰措置字借以爲笮耳師古曰謂爲門扇所笮王莽傳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笮同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措齊晉措亦迫也小司馬讀爲交錯之錯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卽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

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爲而言。叔鐸非不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隆德之不建。又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宋微子世家

爲死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死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桮

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爲桮亦當作爲玉桮。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桮。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竝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傳。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實爲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字。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字。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爲又。（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又。）又楚世家。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爲又。又與既文義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爲又。（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亦讀爲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爲又。（漢書作又。）吳王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爲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既云此復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孚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簡狄胸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為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疈而生，是其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戚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戚字古聲與䠞相近，（說見唐韻正。）而䠞從就聲。䠞然或為蹵然，䠞𨇨或為蹵𨇨，（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則作戚者是也。戚譌為戉，（今作鉞字。）故又譌為越。猶甯戚之譌為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

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女。

僞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念孫案。僞讀曰爲人謀而不忠之爲。言張丑爲田嬰謂楚王也。古作爲之爲通作僞。故爲人謀之爲亦通作僞。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僞爲卽爲謂。

搏其士卒

昭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音膊。亦有作附讀。念孫案。膊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爲摶字之誤也。摶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摶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摶音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摶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摶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壹其士卒。壹與摶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爲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爲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郯邳者。維鷖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爲鄒字。封禪書。祠騶嶧山。吳世家。爲騶伐魯。陳杞世家。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王吉傳。能爲騶氏春秋。又漢有騶氏二鏡銘。逌孔廟禮器碑陰。有騶韋仲卿。蕩陰令張遷碑陰。有騶叔義。索隱本出騶費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爲鄒。則小司馬無庸作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並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孟子傳。並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爲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

文而誤衍也。文選鵩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填。古多以填爲鎮撫字。小雅采菽篇。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釋文。殿本作填。史記高祖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作填。孝文紀。填撫諸侯。天官書。填星歲填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字並與鎮同。索隱本出填撫二字。注曰。鎮音。今改填爲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念孫案。導諛即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即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是道與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之爲導諛。臽及之爲導及。禮書。臽及士大夫。索隱本作臽及。大戴禮禮三本篇作導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臽字當讀爲覃及鬼方之覃。集解本臽譌作函。辯見禮書。禫服之爲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圅棪二字。並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圅。他念他感二切。棪。餘冉切。禫之或爲導。圅棪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答蘇武書注。引此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爲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喩老篇。杜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愚字。卽患字之誤而衍者。又脫王字。）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職

殺人而死。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死。固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爲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爲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並與此同。

鄭世家

是率諸侯

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且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匈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於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尚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詁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

巳下。六世至奄父。即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亡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誤也。文選辯亡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沒。魏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並作沈。說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美女之明日也。（漢書高祖紀注。旦日。明日也。）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藝本北堂書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異日。）太平御覽樂部八同。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爲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之勳。字之誤也。（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厚字作厚。三公山碑作厚。並與享相

也。享受也。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字亦譌作禮。姚本云一作理。而便國不必法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卽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也。隸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強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巳也。古上又脫法字。則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爲奇衺之奇。周官宮正。奇衺之民。鄭注。奇衺譎觚非常。閽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儒冠儒服。必無奇衺之行也。中國未必無務民。蠻夷未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爲善行。故所說皆非。

鴟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恆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鴟之二

字乃是鴻上之譌。鴻與鴟草書相近。之本作㞢。與上字亦相近。故鴻譌作鴟。（劉晝新論通塞篇快若輕鴻之汎長風。今本鴻譌作鴟。）上譌作之耳。水經濡水注曰。濡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晝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濡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濡水也。（以上水經注。）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閉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爲開。開又誤爲閉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爲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上佼

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索隱曰佼猶行也。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佼與交同。（說文。佼。交也。管子形勢篇。烏集之佼雖善不親。形勢解篇曰。與人佼。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佼。七臣七主篇曰。好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交作佼。）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當爲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宜爲上交。又曰秦與韓爲上交。秦與梁爲上交。皆其證。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令。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念孫案。氏當爲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范痤上書信陵君。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己。謂魏王曰。己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篇。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倞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尚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己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深切綜練。皆爲俗本所惑。

攻彊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念孫案。交當爲支字之誤也。隸書攴字或作友。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彊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彊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彊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亡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矣。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　公待秦而到　施三川而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曰。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與此同。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

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疑衍。此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謂楚也。韓策無下楚字。）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以到之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爲欺。而引俗語張到爲證。甚屬無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訓爲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爲助魏。而實以虛聲勁之也。魏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西河之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彊也。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韓策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並與此勁字同義。）下文公待秦而到。亦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策曰。趙恃楚而勁。必與魏戰。）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㓛。（漢衛尉衡方碑。尅弃天㓛。）勮譌作劇。劫譌作刦。從巠之字。或書作坙。因譌而爲至。故痙譌作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痙。郭音風痙之痙。今本譌作痓。凡醫書內痓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輊。（楚辭九辯。前輕輬之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輊。）力與刀。巠與至。形並相似。故勁譌作到。西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西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卽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讀爲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作易三川而歸。是

其明證矣。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宜陽。索竝同。張讀施爲展。亦非。義竝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劒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爲移。施又音以豉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服。喪服傳移作施。釋文竝以豉反。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崔譔云、施、移也。音以豉反。

田敬仲完世家

粟予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念孫案、粟予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爲稟。音彼錦力錦二反。稟予猶給予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稟、賜穀也。廣雅曰、稟、予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旣廩稱事。釋文、廩作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隸書相似。漢楚相孫叔敖碑、群枯稟之。稟作稟。郃陽令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稟。二形相似。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廩、是其證。

毀言　譽言

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禹謨本、竝依俗本加言字。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

一職官部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温

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温文不成義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温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温字作春春氣温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字今本作春温者一本作温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温則所見本已誤

醳之愉

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醳音釋史記釋字多作醳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念孫案徐云一作舒者謂醳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醳之愉下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為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聘禮記發氣焉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舍氣即舒氣醳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淮南本經篇注曰愉和也攫之深醳之愉喻政令之寬猛相濟今作音舒者即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孔子世家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義疏。經典釋文。唐石經。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原文亦有我字。當補人。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舝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旁

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所謂戍卒止次之所也。其旁有叢祠。故曰次所旁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經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𢓭。字之誤也。說文𢓭讀若螽。𢓭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暮。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卽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拜。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爲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爲體。俗書作軆。因脫其右半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並作體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爲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爲蕭何當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劍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甚明。今本旣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卽東阿也五字。其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言參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

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淸靜無爲。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爲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顜若畫一

顜何爲法。顜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古岳反。）索隱本顜作覯。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覯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覯譌作顜。故注文亦有改竄。）念孫案。集韻上聲三講。講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顜若畫一。或作覯。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顜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顜若畫一。或作覯。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覯。與小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顜字。則顜即覯之譌也。（集解同。）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覜曰視。今俗本譌作頫。）故覯譌作顜。覯從冓聲而讀若港。猶講從冓聲而讀若港也。覯從冓聲而讀若角。猶斠從冓聲而讀若角也。（見說文。或謂顜爲斠之譌。非也。說文。斠。平斗斛也。即月令角斗甬之角。與此義不同。且斠字從斗。斗與頁形不相近。若本是斠字。無緣譌爲顜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覯聲亦相近。

留侯世家

直墮其履汜下（今本及漢書張良傳。汜字皆作圯。乃後人所改。劉攽宋祁已辨其誤。）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

能忍與否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訓直爲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匱生曰。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卽束縕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與直墮其履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亦謂特使人取罍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文十一年穀梁傳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義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高誘注曰。特猶直也。鄘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句）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於公何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

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尙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愼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靖．淨其宮以異之．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高注．柴．護之．二書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卽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閭．卽表商容之閭．式智者之門．卽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當爲拘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一作式．式字尙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漢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並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幷葬黃石

留侯死．幷葬黃石冢．念孫案．幷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幷葬黃石．藝文類聚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幷葬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幷黃石葬．御覽時

序部伏類引作并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謂陳平何食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項羽紀。立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殷下不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加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願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念孫案。願當依漢書作顧。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蓋古文事字作叓。與吏相似。故吏誤爲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商君傳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睢傳曰。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鼂錯傳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古曰。恨。悔也。義並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西湊

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辭九歌。望涔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湊當爲溱。故正義音臻而訓爲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溱。谷永傳。暴風三溱。王莽傳。聖瑞畢溱。師古並云。溱與臻同。作湊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湊字。引史記西湊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倪

毋倗德。集解。徐廣曰。倗一作菲。念孫案。倗德本作菲德。徐廣音義。本作菲。一作倗。今本菲作倗。肥作菲者皆後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菲德三字。注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倗。倗。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棐。今改正文作倗。則與索隱本亦作倗之語不合。且正文本作菲。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倗。則當訓爲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誡燕王以無倗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倗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倗。此文自作菲。不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四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邪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並與此同。疑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爲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竝音之石反。斯爲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反正。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爲也故爲句。說者與知焉爲句。爲。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孟子萬章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言莫之爲而成也。韓策。鳥不爲鳥。鵠不爲鵠。言不成鳥。不成鵠也。也。讀爲他。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簭之八故。鄭注。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何杜注並曰。故。事也。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以爲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

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爲也絕句。失之。

大忠

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今本悟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辯之。迺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意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爲匡君。不知說難一篇皆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記意字本作意。說文。意。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敏碑作億。又說文。十萬曰意。今作億。說文。億。安也。今亦作億。是從意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爲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爲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

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自喜名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爲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縣吾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卽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爲縣。不知吳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並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

高府。此曰乃翊王。如高府。其義一也。翊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陳成恆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深。深與淺正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為洩。又誤為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深淺。地當為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深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深也。越絕書吳越春秋。並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藋。(徒弔反)字之誤也。藋即今所謂灰藋也。爾雅拜。蔏藋。郭注曰。蔏藋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藋柱乎鼪鼬之逕。案藜藋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彼言披藜藋。此言排藜藋。其義一也。若藿為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藋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藋。藜藋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藋入窮閻。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彪傳。彪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藋。坐夢尹勤荆。則彪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藋

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藋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也。藋藿字形相似。故藜藋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藋。門外生荊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藋藜。門外長荊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藋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晏子韓子與荊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爲櫨棟。則藿字明是藋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藋。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冄季字子產

冄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冄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冄季產三字。注云。家語冄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冄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冄季產。本於史記也。冄季產者。冄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爲冄季字產。大謬。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鄡單

鄡單。字子敎。索隱本鄡作鄔。云家語單作還。字子敎。文翁圖作國還。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鄡單。鄡音

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邦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邦姓。不得作邦明矣。至唐初始誤爲邦。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幷仍其誤。索隱謂家語巽作選。而不云邦作邽。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邽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旣言諸庶孽子。則無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庶孽公孫也。文選西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

晉謀篇同。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也。隸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置氣饗牧之處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牧也。淮南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本牧字並誤作收。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纍氏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顏師古以爲收捕司察姦人。非也。辯見下。皆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卽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妬。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旣妬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妒。

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衞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衞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衞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衞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衞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隱言戰國策云據衞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衞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即士也。既云士不過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即所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即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武之土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之土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

策改士不過百里爲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爲三萬、斯爲謬矣。（卒不過三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注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隱誤解。當從正義。）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來敵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念孫案、小司馬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爲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廣雅曰、繁弱鉅黍、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爲來。即惑於小司馬之說。）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黍、距鉅巨古並通用、

不從

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當依楚策補．從．卽容反．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念孫案．索隱旣云投當爲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爲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本作設當爲投．今本並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爲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爲易解也．後人旣改正文設字爲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語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爲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腹．則愈卽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食烏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刼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卽偷一小快也．淮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愉．從心俞聲．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偷．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並音偷．大

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愉。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偷祿求趨。並與偷同。其心字或在旁。或在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死。燕策及莊子盜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是北夷之地去魯衞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爲九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侯之一。故此言齊

幷九夷與魯衞也。上文言齊舉宋而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幷宋與淮北。又言幷九夷與魯衞。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尙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辯見經義述聞。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辯見荀子。皆竝用此若二字。

塞鄳阸

殘均陵。塞鄳阸。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鄳阸。安卽閼字也。閼亦塞也。說文。閼遮壅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閼聽。張湛曰。閼。塞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曰閼逢。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閼烏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相近。閼鄳阸之爲安鄳阸。猶閼逢之爲焉逢。見史記曆書。單閼之爲亶安。徐廣曆書音義曰。單閼一作亶安。董閼于之爲董安于。定十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過篇作董閼于。以遏徂旅之

爲以按徂旅也。後人依燕策改安爲塞。不知安與閼同字。閼與塞同義。無煩改爲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巳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巳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巳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魏也。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爲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卽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

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於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改正文作論。又改注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爲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訓爲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並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念孫案折讀爲制。言韓爲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曰唯。唯與雖古字通。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晉

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姱脩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一本唯作雖。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唯無出甲。出甲則席捲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出甲者。蒙上而省也。留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閒世篇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語意並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念孫案。待當爲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恃爲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摶。徐廣音戟。正是摶字之音。後人不知摶字之義。而改摶爲搏。則與徐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菽飯。菽飯藿羹。相對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同。是督過皆責也。若以過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

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卽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策）舊本作憙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憙淫高祖本紀秦人憙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憙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憙獵墨子魯問篇國家憙音湛湎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漢有聞憙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憙秦山都尉孔宙碑逢祈字伯憙郃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憙是喜字古通作憙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憙趙策曰無憙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憙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爲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卽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爲句異日爲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扜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扜（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扜音煩烏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焫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此三字上

閼爲句。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爲文。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爲文。索隱掇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杅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焚杅爲句。君之國有事爲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樗里甘茂列傳

議之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並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丘

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邢丘。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丘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圍字。困於上黨。衍於字。是其證。邢即陘之借字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

城。拔五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旁有陘庭城。卽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逐翼侯於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陘。韓策曰。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睢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卽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並與此注同。范睢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爲魏地。非韓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念孫案。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

下先生。卽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爲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念孫案。不足爲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爲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爲。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食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引此一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爲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爲謬矣。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爲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釁鼓。溫禺即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遇露霧行道死。陛下竟有殺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即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漢書文三王傳同。顏師古曰。意疑也。張儀傳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

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爲疑故又加疑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爲雄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曰爲雄下衍一雄字爲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趣市三字云趣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朝趣市矣李善注文選籍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乃趨市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癃之病

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索隱曰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躄非背疾則罷癃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癃卽指躄而言說文癃罷病也廣雅躄癃也是躄爲罷癃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癃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躄癃躄字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念孫案廢卽發之借字。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並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爲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列御寇篇。先生旣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卽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爲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爲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爲韓魏至此凡十六字。皆衍文。說見下。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爲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爲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念孫案。此本作予秦地如毋予。句孰吉。句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言予秦地與不予。二者孰吉也。新序作予秦地與無予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有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趙策。何與孰同義。趙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加何字。斯爲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爲與。故妄加之何字。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李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義與此怒字同。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敝。怒與弊對文。亦非喜怒之怒。是怒卽彊也。上文曰。吾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危讀爲詭。詭。詐也。言其爲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秦之彊。名以爲趙而實以爲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爲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子傳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譌作及。今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

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芷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留宿閒語李賢注曰閒私也

范雎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聞雎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才（才字後人所加）人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爲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爲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卽今湖城縣也正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

理志。京兆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關遇穰侯於此。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史記曰。稽載范雎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砨

周有砥砨。念孫案砨本作厄。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砨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雎曰。周有砥砨。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砨。秦策正作砥厄。

亡其　亡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亡爲輕蔑。義不可通。亡讀如無。或言亡。或言亡其。皆轉語詞也。亡或作無。漢書貨殖傳。寧爵毋刁。孟康曰。奴自相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爲篇曰。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亡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安其欺不穀邪。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安其憎懷而愛秦邪。安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斷亡意爲一句。注云。言者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亡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亡意亦者。意亦也。意

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雖與抑同。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雖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意亡。墨子非攻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或言無意。賈子瑰瑋篇陛下無意少聽其事乎。或言亡意亦。皆轉語詞也。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也。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謬謂官者也。繆與謬同。謂爲一聲之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

子孫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爲友 結友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交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爲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服虔曰秉權柄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卽持國柄也絳侯世家許負相條侯曰君相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棅書傳通作秉齊語治國家不失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周官鼓人注鐃如鈴無舌有秉並與柄同後人不知秉爲柄之借字故妄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念孫案曷讀爲遏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此曷作遏遏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

也。（偃猶偃仰也。）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醜無雙。白頭深目卬鼻結喉。是也。偃遏一聲之轉。偃鼻之爲遏鼻。猶偃豬之爲遏豬。千金堰之爲千金遏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陂也。禹貢。滎波既豬。某氏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遏豬卽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注。堰一作堨。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卽千金堰也。堰音偃。又於建反。堨音遏。）小司馬不解曷鼻之義。而以爲鼻如蝎蟲。其失甚矣。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士之願與。）又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韻。有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嚪秦

令趙又秦以伐齊之列。（嚪與啗同。）念孫案。索隱本嚪下有說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嚪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嚪之以利。故曰嚪進說之意。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

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爲交際之際。際。接也。見爾雅及左傳昭四年注。孟子萬章篇注。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爲冣。字之誤也。冣與驟同。冣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趣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字古聲並相近。故驟亦通作冣。驟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北。故曰驟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驟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間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爲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奏盆缻

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爲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盆缻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缻。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奏秦王。

大功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葱。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爲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僞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爲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晉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並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並作辭謝。皆

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改之也。又下文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爲北。北古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亂。亂至則虐。虐至則北。北卽此所謂反北也。言雖至食人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夕。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北誤爲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常之賢。文選同。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妄改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

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並作蒙。

讀書雜志

史記第五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教反。濯淖疊韻字。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淅米汁也。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滫。久泔也。廣雅曰。濯。滫也。曹憲音直皃反。士喪禮。渜濯棄於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於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之汁也。廣雅曰。淖。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言不爲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也。下句泥而不滓。即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濩。辱汙也。濩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爲違命。失之。

之。辯見經義述聞。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謠作連。王注以連爲留連。失之。

含憂

含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含當爲舍。字之誤也。諫書含或作含。又作含。皆皆與舍字相似。舍即舒字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即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已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己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唫恆悲四句。卽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曾傷爰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之跡。尤爲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駰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敍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而寶康瓠

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並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並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憶。）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又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今本幷李注亦改作臆。唯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並作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索隱本出其死兮若休五字。則上句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爲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蓋涉上文句法而誤。

養空而游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嘗爲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並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嘗爲盍字之誤也盍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盍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爲夫人時立以爲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眞母夏姬而言也索隱本出所母華陽后五字注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並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所母二字之義故妄加養字）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

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畢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醳。古多以醳爲釋字。管蔡世家。鄭降楚。楚復醳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醳衞。不如以魏醳衞。孔子世家。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張儀傳。搒笞數百。不服。醳之。燕策。王欲醳臣。漢石門頌。醳艱即安。析里橋郙閣頌。醳散關之嶃漯。北海相景君碑。殘夫醳榮。並以醳爲釋。索隱本作醳。注曰古釋字。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亦作醳。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醳爲釋。而刪去其注。後人之妄也。

衆終莫能就　請益其

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念孫案衆與終一字也。鄘風載馳篇。衆穉且狂。衆卽終字。猶言終溫且惠。終窶且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是古字多借衆爲終也。今本作衆終莫能就者。一本作衆。一本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刺之衆爲句。非也。欲使人刺之。與衆字意不相屬。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於義爲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得。齊語。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韋注未得請也。昭二十三年公羊傳。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者。謂以刀自剝其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椶。皮之爲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購縣之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爲縣購之。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

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爲整。不合語意。正義解攝爲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爲懾。鄭注樂記曰。懾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恐謂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懼。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吳。是也。恐謂之懾。使人恐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是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慴者弗取。漢書作攝。聲樂記。柔氣不懾。說苑脩文篇作攝。）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揕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匈。集解。徐廣曰。揕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胸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與揕聲不相近。揕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爲抌。俗書從冘之字作冗。從亢之字作冗。二形相似。故抌譌爲抗。說文。抌。深擊也。廣雅曰。抌。刺也。集韻。抌揕並陟甚切。揕之爲抌。猶湛之爲沈也。燕策作右手揕抗其胸。抗亦抌字之譌。且亦是一本作揕。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攩挻挨抌。釋文云。抌。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亦未知抗即抌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爲拊。爾雅曰。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胸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

爲爛。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敍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爲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怠而不急就。即此所謂胥也。

竈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由與猶同。騷與埽同。足以滅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

嫗二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幷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靑。故以阿縞爲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爲文。則阿爲細繒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𦅼。廣雅曰。𦅼縞練也。楚辭招魂。蒻阿拂壁。蒻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蒻爲蒻席。阿爲曲隅。皆失之。辯見楚辭。）淮南修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穀。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快耳目

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並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

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爲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爲不類矣。又案索隱訓搖爲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爲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爲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爲心寒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爲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爲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壍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

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亡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亡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亡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亡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爲句．亡去爲句．抵父客爲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是其證也．因亡字誤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爲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非也．旣爲富人女而又甚美．則無嫁庸奴之理．亡其夫爲句．其謬甚矣．徐廣讀其夫亡爲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死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閔．閔．憂也．

淮陰侯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讀彊為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漢書新序並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

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並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爲能。說見漢書能破滅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念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念孫案東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爲東者．欲與上南下西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兵．東殺龍且．則分爲二事矣．漢書漢紀．並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後復破之．念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不當有後字．後卽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後．隸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後．形並相似．故復誤作後．穆天子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管子任法篇．令出而復反之．荀子成相篇．恨復遂過不肯悔．趙策．復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並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絳侯世家．復擊破綰軍沮陽．漢書復字並誤作後．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漢書梅福傳曰。孝文皇帝起於代谷。水經㶟水注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又案漢之沮陽爲上谷郡治。即唐之嬀州也。今本云冒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嬀州。則張氏所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今作黥者。原誤爲京。隸書原或作原。京或作京。二形相似。故原誤爲京。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田儋列傳

非直手足戚也

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念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爲有字之譌。直字俗作真。形與有相近。

無不　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爲不無。莫能圖當爲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爲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本改之。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酈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卽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念孫案。卽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不全也。卽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

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卽訓爲或。又訓爲若。互見匈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爲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顏。音聵。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顏代侯。則顏卽毅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作顡。或作顏。並讀如聾聵之聵。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卽顡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聾顡。今本顡譌作類。）說文。顡。癡顡不聰明也。從頁豕聲。（豕音毅。）玉篇音毅。又音聵。集韻。顡顏並與聵同音。（顏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顏。卽此所謂子顏代侯者。）故徐廣曰。顡一作顏。音聵也。若作類。則不與顏聵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顡。（見漢外黃令高彪碑。）形與顡相似。故顡譌作類。功臣表作預。索隱引漢書作毅。皆顡之譌也。

他官

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宂官。顏師古曰。宂

謂散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稾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注．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上直者．釋曰．宂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宂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稾人供之．因名宂食者．案宂食者上直外內朝．與此言宂官居其中同義．宂與宅字形相近．當是宂誤爲宅．後人又改爲他耳．

酈生陸賈列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也．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應劭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即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已誤之正文．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並無能字。

季布欒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諾爲韻。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爲韻。漢書鄒陽傳。鷙鳥絫百。鶚爲韻。蔡邕獨斷。蜡祝辭。歲取千百。與宅壑作爲韻。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見平準書集解。此言黃金百。即是百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徙宋本作徒。念孫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句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字又誤作徙。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正與漢書同。

袁盎鼂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爲與。說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爲道路之道。上屬爲句。非也。道讀曰導。下屬爲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連讀。直出二字連讀。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醉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宋本說苑。從醉誤爲醉從。今本又誤爲卒徒。醉卒道卽醉卒隧也。隧訓爲道。則上道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翟

梁刺客後曹翟。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翟字。曹卽翟也。且後曹二字。卽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翟字。蓋因上集解內有如淳曰曹翟而誤衍也。漢書無翟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

出而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本史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並作此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卬。淺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卬。注云。都尉姓孫名卬。今既改正文爲昂。又删去注內名卬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惠景間侯者表。並作卬。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遺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對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西抑彊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勮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勮易處。念孫案勮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

當壯劇易者。當丁也。劇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劇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李賢注。劇猶難也。）是古謂難易爲劇易也。劇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日猶良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良久。扁鵲乃仰天而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鏃矢者。（今本鏃譌作鏃。辨見淮南兵略篇。）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良久乃至。則與不至同也。（高注。終一日乃至。非是。）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良久乃復言也。良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死狀。（句）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其已字卽色字之誤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有之已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疑殆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念孫案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乃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殙。殙。迷也。殆卽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爲體痛。字之誤也。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若言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顏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

之三年所。又曰。今慶已死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竝與此同。

蹷人中前溲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蹷人中。人當爲入字之誤也。蹷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蹷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蹷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旁光。難於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又案一飲得前溲。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王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

順淸

并陰者脈順淸而愈。念孫案。淸讀爲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淸。下文病重而脈順淸。淸竝與靜同。

流汗出㴋

病得之流汗出㴋。㴋者。去衣而汗晞也。㴋劉伯莊音巡。引之曰。㴋當爲滫。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蓷篇。暵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滫者。假借字耳。流汗出滫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滫者去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脩譌作㴋。（繫辭傳。損。德之修也。釋文曰。修。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修。史記歷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修。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脩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修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㴋字。集韻。㴋。松倫切。流兒。引史記汗出㴋㴋。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㴋㴋二字連讀。而訓爲流兒。其失甚矣。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據宋本補。）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文有脫誤。）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爲內關。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即承上文言之。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即告宦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

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內關之病。內關之病死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卽弄之

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蟯　寒薄吾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蟯瘕。病蟯得之於寒溼。念孫案病蟯之蟯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並見上下文。以病名已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病之由。亦見上下文。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

賢。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濞列傳

益鑄錢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顧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億讀爲抑。與之與之抑。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即抑亦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噫亦下。

及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爲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是也．凌稚隆反以姓爲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即是郡國．若既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士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爲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爲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大軍本或作大將軍。非。史詮已辯之。必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爲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說見漢書朝鮮傳。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衞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

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史記第六

匈奴列傳

橐駞　驒騱

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念孫案駞當爲佗。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它。大宛傳。驢騾橐它以萬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他。是也。作駞者。俗字耳。索隱本作橐他。注曰。他或作駞。今則正文注文俱改爲駞、（下文請獻橐他一匹。他字尚未改。）又刪去或作駞三字矣。說文。佗。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作佗也。又驒騱。索隱本作驒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騱。案驒字徐廣音顚。而騱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爲騱。又改注文曰鄒誕本騱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毌。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是毌爲古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並云齊宣公伐衞。取毌。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弓之貫又作毌也。索隱本出毌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既改毌爲彎。又改注文曰。彎音烏還反。不

知毋爲彎之借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弓字．索隱皆無音．何不思之甚也．

侵燕代

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衍．冒頓既至河南．幷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正相因．秦所奪地．卽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則別爲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爲贅語矣．漢書漢紀竝無侵燕代三字．

青駹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念孫案青駹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皆五字爲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西南北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駹烏驪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獸部五．引此青駹烏驪下皆無馬字．

令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念孫案令約當爲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爲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爲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即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卽當爲卽能。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猶若也。昭十二年左傳。卽欲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言爾若死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言我若死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晉世家作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卽沒。若必師之。尤其明證也。詳見釋詞。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是卽與若

同義。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之義而顚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爲句。以對下文單于卽不能。又斷卽前與漢戰爲句。以對下文卽南面而臣於漢也。不知卽能前與漢戰之卽訓爲若。與卽南面而臣於漢之卽不同。且單于卽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省於下也。若發端之句。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衞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衞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棄大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不敵衆。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衞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爲衞事。非以大將軍別起爲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爲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爲衍文。亦誤也。漢書衞青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與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深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酷吏傳曰張湯文深意忌。義竝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死

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竊當爲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死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因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即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潟。徐廣亦曰。潟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舄鹵澤鹵竝與斥鹵同。薛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

下修近世之失　修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修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爲循。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

樓船也。漢書不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衍。莊蹻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清。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徼

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念孫案開當爲關。言秦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徼爲關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彼言關故河南塞。猶此言關蜀故徼矣。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即謂出此關也。若云開蜀故徼。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曰。開關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爲開。楚策。大關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東關鴻蒙之光。說文。管。十二月之

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關字並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關蜀故徼。

道西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念孫案。道西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西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並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卽家也。家居二字。古聲義並相近。故說文曰。家。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曰。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

禮待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即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筰。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筰冄駹皆請爲內臣。下文言朝冄從駹。定筰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筰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開越嶲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筰王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筰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筰。

結軌

結軌還轅。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軼。注曰音轍。漢書作軌。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軼。（孝文紀。結軼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軼西馳。凡史記莊子戰國策。轍字多作軼。）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阻深

阻深闇昧。得燿乎光明。索隱本阻深作曶爽。注曰。三蒼云。曶爽。早朝也。曶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曶爽者是也。漢書漢紀文選竝作曶爽。曶說文作昒。何冥也。封禪書昧爽。郊祀志作昒爽。顏師古曰。昒爽。未

明之時也．昒音忽．忽爽與闇昧義相近．若作阻深．則與下句得燿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深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深漢書作忽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怵㚇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蜩蟉．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蜩蟉．張揖曰．蜩蟉．掉頭也．顏師古曰．蜩徒釣反．蟉盧釣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蜩蟉．注曰．蜩音徒弔反．蟉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雕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蜩一作雕．今幷集解索隱內之蜩字．皆改爲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泳沫

邐陝游原．迴闊泳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泳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泳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葴斯　沆瀣　楟楱　荔枝　娬媚　杳渺　葳蕤

念孫案索隱本．葴斯作葴析．子虛賦葴蘄苞荔．索隱本蘄作析．注曰．針斯二音．析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埤蒼又云．生水中．華可食．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今本漢書作析．張揖曰．析似燕麥．蘇林曰．析音斯．文選作菥．案說文無菥蘄二字．則作析作斯者是也．析斯聲相近．故古字通用．其作菥作蘄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艸耳．又案此賦言析草生於高燥．則非埤蒼所云．生水中．華可食者．張揖孟康以爲似燕麥．是也．沆瀣作沆溉．上林賦澎濞沆瀣．索隱本瀣作溉．注曰．溉亦作瀣．司馬彪云．沆溉．徐流．郭璞云．鼓怒鬱鰻之皃也．正義曰．溉．胡代反．案索隱正義並作溉．蓋舊本相承如是．說文無瀣字．則作溉者是也．今本既改溉爲瀣．又改索隱之溉亦作瀣爲瀣亦作溉．斯爲謬矣．漢書文選並作瀣．楟楱作楟柰．楟楱厚朴．索隱本楱作柰．荔枝作

離支　格樛荔枝索隱本荔枝作離支注曰晉灼云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離字或作荔音力智反案說文荔艸也似蒲而小不以此爲荔枝字索隱本及漢書文選並作離支是古皆通用離支也今本正文及注皆改爲荔枝又改注內之離字或作荔爲荔字或作離斯爲謬矣

娬媚作嫵媚　娬媚姌嫋索隱本娬作嫵注曰埤蒼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案漢書文選並作嫵說文嫵媚也則作嫵者是

杳渺作杳眇　大人賦紅杳渺以眩湣兮集解及索隱本宋本渺並作眇集解曰漢書音義曰杳眇眩滑闇冥無光也索隱曰晉灼云杳眇深遠也案漢書正作眇上文上林賦俛杳眇而無見字亦作眇此獨作渺者後人妄改之耳說文無渺字古書中杳眇字亦無作渺者

葳蕤作威蕤　封禪書紛綸葳蕤索隱本葳作威注曰胡廣云威蕤委頓也張揖云亂兒案漢書文選並作威說文無葳字則作威者是也凡威蕤之威或作葳者皆因蕤字而誤上文子虛賦錯翡翠之威蕤張衡東京賦羽蓋威蕤字並作威又案威蕤與紛綸連文張揖以爲亂兒是也陸機文賦紛威蕤以馺遝義與此同胡廣以爲委頓失之較之今本皆爲近古。

淮南衡山列傳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爲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逐考

上卽令丞相御史逐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念孫案逐當從宋本作逮。逮。捕也。考。問

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逮捕之也。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卽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畾錯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辥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西北牂柯江。漢紀道作從。

爲僞 僞爲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念孫案僞上本無爲字。僞卽爲字也。還僞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既還而爲之辭也。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故又加爲字。不知無其事而爲之辭。卽是詐僞。無庸更言僞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僞辭曰。是其證。堯典。朕塈讒說殄行。五帝紀作殄僞。僞與爲同字。爲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魯世家爲作僞。此傳下文。使人僞得罪而西。僞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爲。是史記爲字多作僞也。又堯典。平秩南僞。僞衛包改作訛。今據周官馮相氏注。影宋本周官釋文及羣經音辨改正。五帝紀作南爲。今本爲作譌。亦後人依衛包改之。今據索隱改正。唐風采苓篇。人之爲言。正義曰。宋本作僞言。月令。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釋文。爲本或作僞。爾雅。造。爲也。王風兎爰傳作僞也。楚

策。孫子爲書。謝韓詩外傳作僞書。今本作僞書。亦後人所改。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僞義。弗克僞義。卽爲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衣冠行僞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言議談說亦四字平列。考韓詩外傳。正作衣冠行爲。楊倞注以爲行僞而堅。謬矣。凡荀子爲字多作僞。楊注皆失之。又正論篇曰。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論衡本性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案此篇內爲字皆作僞。淮南俶眞篇曰。趨舍行僞。詮言篇曰。道理通而人僞滅。義竝與爲同。是諸書爲字亦多作僞也。又此傳下文。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爲字亦後人所加。僞卽爲字也。漢書伍被傳作爲丞相御史請書。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濮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客。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厷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厷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客。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傳。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閎。說文。閣所以止扉也。今本爾雅閣作閎。越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海外西經。蘇愼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雒。呂氏春秋聽言篇。空雒之遇。淫辭篇作空雄。

儒林列傳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爲從諛。酷吏傳贊曰。杜周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諛之爲從容。猶縱臾之爲從容。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史記作從容。鬼臾區之爲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臾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臾區。臾容聲相近。蓋一也。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爲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論衡感類篇。說金縢曰。古文家以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

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是起謂其學與起。非謂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罪常釋聞即奏事

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集解。斷罪常釋聞爲句。引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念孫案。如徐說。則罪常釋聞四字。義不相屬。聞當依漢書作閒。字之誤也。罪常釋爲句。謂其罪常見開釋也。此結上之詞。閒即奏事爲句。閒即猶今人言閒或也。此起下之詞。閒即奏事。上善之。對上文奏事即譴而言。兩即字並與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譴責。則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因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以至於此。閒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此四即字。亦與或同義。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

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爲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爲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爲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爲可使者。疑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徒諸名禍猾吏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此當作徒請召猾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爲治。是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卽召之譌。禍卽猾之譌而衍者也。隷書猾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祖紀禍賊下。今本作徒諸。又徒請之譌。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此是一本作猜。一本作禍。而寫者又誤合之也。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義。

以焄大豪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集解。徐廣曰。焄音熏。索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

作動。動卽動之誤。故漢書作動也。樂記。讙以立動。鄭注。動或爲勳。其作熏作君者。又皆勳之誤。呂氏春秋隱謀篇。求口動天。高注。動。感動也。今本動天作熏天。此亦是動誤爲動。又誤爲熏也。因文求義。當以作動者爲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也迂矣。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千人。羣下無盜字。卽其證。蓋前旣云盜賊滋起。故後但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宜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爲自。言獨宜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囙。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晉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自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大水略璧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椎咸之譌。咸又成之譌也。椎卽椎擊之椎。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反矣。咸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考工記輪人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咸。釋文。咸本又作減。胡洽斬反。鄭氏注。湇溓之湇。不復成也。釋文。咸洽斬反。本亦作減。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繫乃椎擊之譌。椎擊之以成獄。故曰椎成。所謂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本椎咸譌爲推減。又刪去索

隱內下音減三字以牽合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蝮鷙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蝮蛇鷙音鷙鷹也言其酷比之蝮毒鷹攫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謬蝮讀爲愎愎鷙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愎鷙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愎不仁杜預曰愎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鷙顏師古曰鷙很也愎字從复得聲故與蝮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愎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即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西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爲城也城當爲域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敍傳方今雄桀帶州域者今本域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史記天官書域誤作城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

西城城亦城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即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撣國人獻幻人。幻人卽眩人也。索隱本出犂軒眩人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偵而輕之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漢書偵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偵字乃偩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偩而辭助。高注曰。自偩。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偩貴。又曰。偩愛矜功。偩並與負同。後人多見偵少見偩。故偩誤爲偵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並作華池。又文

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郎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尚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覩夫謂昆侖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窴。於何而見昆侖爲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覩夫謂昆侖者乎。夫字卽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睹所謂昆侖者乎。亦無本紀二字。又昆侖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晉語。主亦有以語肥也。論語爲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雍也篇。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竝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爲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爲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余敢言邪。卽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

字以申明之殊爲多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爲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爲況字。（見大雅桑柔召旻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修華嶽碑。又呂后紀之酈兄。漢書翟方進傳之賓兄。儒林傳之翟子兄。又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皆讀爲況。）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兄爲況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爲乃。休乃鑄錢掘冢爲一句。休上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因乃譌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意耳。）漢書作臧命作姦剽攻。（句）休乃鑄錢掘冢。（句）顏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爲句。貨殖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佞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伉。故改伉爲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郅都伉直是也。今幷注文亦改爲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

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並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並有者字．

行十餘日

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鄴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鄴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

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爲譀。說文曰。譀誕也。誇譀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譀猶令人熱。誇譀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惡人。譀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嚴亦與譀同。怪譀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今作茯苓。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並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然則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

上爲兔絲謂茯苓爲兔絲之根則可謂爲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共根今本有滿字無共根二字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褚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褚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語見藝文類聚春秋繁露奉本篇曰蓍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流入決水漢書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雩婁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江灌之閒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囊彊嘗傍行祥成享冥光綱長亡十六字爲韻念孫案民當爲氓氓字古讀若

芒。本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爲韻。（說文。氓從民亡聲。字或作甿。通作萌。管子輕重乙篇。則以賜貧甿。與兵爲韻。韓子八姦篇。五曰民萌。與林旁兄殃行強方爲韻。揚雄幽州牧箴。偪我邊萌。與康荒忘芒傍爲韻。）其成冥二字。則閒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眞部。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當爲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侲僮程材。薛綜曰。程猶見也。）灼龜爲兆。其理縱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箣

諸靈數箣。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莿。注曰。莿音近策。或莿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𥳍莿二字。此皆箣之誤也。（今本作𥳍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莿者。莿字俗書作𦬆。因誤而爲莿。）說文。莿。茦也。從艸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莿音近策。莿字又有筴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筴。蓍也。或作莿。義即本於徐廣。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並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弊。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弊。注曰。弊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弊也。今本皆改弊爲幣。并删去其音矣。古字多以弊爲幣。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鹽鐵論錯幣篇。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太元元掜。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字並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翼。釋文作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並作弊。趙策。啓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弊。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 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弊。

什倍其償

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爲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卽取償也。秦策曰。亡於秦而取償於齊。 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義。無庸改爲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正義曰。隋今爲種。金本種譌作捶。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鱉。民多採捕積聚。種疊包裹。貲而食之。班固不曉裹

穉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蓏嬴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爲果蓏。京房作果墮。墮與隋通。則果隋卽果蓏。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死地如鶩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死地如鶩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輹。音秋。漢書作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爲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萩。釋文萩本又作秋。莊子人間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爲萩苴侯。漢書萩作秋。

醬千甔

醯醬千瓨。醬千甔。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並作漿千甔。

鮿千石

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集解。徐廣曰。鯫音鯫。鯫魚也。（本作鮿音輒。鱄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鯫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又曰。汁鯫音輒。鱄魚也。鱄音鋪博反。破鮑不相離謂之鱄。聲類及韻集雖爲此解。而鯫生之字見與此同。鯫者小雜魚也。（自鯫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念孫案鯫音昨苟反。字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鮿音輒。字從魚耴聲。（耴音輒。）玉篇。鱄魚也。（方言。鱄暴也。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謂之鱄。）兩字絕不相通。此文以鮐鮆爲一類。鮿鮑爲一類。鮿音輒。字從耴。不從取。世人多見取。少見耴。故鮿誤爲鯫。今俗書輒字作輙。誤與此同也。鯫千石。鮑千鈞。當作鮿鮑千鈞。（鮐鮆千斤。鮿鮑千鈞。相對爲文。鮿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榻布皮革千石而誤衍也。當依漢書刪。）徐廣注。鯫音鯫。鯫魚也。當作鮿音輒。鱄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鮿音輒。鱄魚也。正義同。）考漢書正作鮿鮑千鈞。顏師古曰。鮿膞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鮿音輒。是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鯫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鯫生之字與此同。是直不辨鯫鮿之爲兩字矣。且鮿爲膞魚。鮑爲鹽漬魚。（見玉篇。）二類相近。故以鮿鮑連文。若改鮿爲鯫。而訓爲小魚。比之於鮑。斯爲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魋結。注曰。上音椎。下音髻。今改魋結爲椎髻。而删去其音。斯爲妄矣。陸賈傳。尉他魋結箕踞。朝鮮傳。魋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魋結耕田。索隱並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漢書陸賈傳貨殖傳。並作魋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並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楚辭招魂。

激楚之結。獨秀先生字體作結。說文無髻字。

拙

田農業拙。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爲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亦以掘爲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皋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搉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粱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漢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晉語曰。粱。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是糲粗而粱精。不得以糲粱連文。粱當爲粢。字之誤也。（粢粱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譌溷。曲禮。稷曰明粢。釋文。一本作明粱。淮南人間篇。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爾雅曰。粢。稷也。桓二年左傳曰。粢食不鑿。玉藻曰。稷食菜羹。論語鄉黨曰。疏食菜羹。粢食。稷食。疏食。異名而同實也。粢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術篇曰。堯太羹不和。粢食不毇。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以粢糲與粱肉對言。淮南人間篇。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上文云。豢以芻豢黍粱。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良與粱爲韻。今據改。）以糲粢與黍粱對言。是粱精而粢粗。可言糲粢。不可言糲粱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巧字古讀若糗。正與守爲韻。韓子主道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並與咎爲韻。參同契。非種難爲巧。與酒爲韻。皆其證

也．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諸侯謀之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言先君之思．燕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卽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爲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爲義．言所共疑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爲共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爲恫．恫疑．恐懼也．言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恫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小問篇曰．駁食虎豹．故虎疑

疑．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秦人恫恐．恫恐卽恫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賦．亦曰終悇憛而洞疑．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遹追來孝．遹．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謂遹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荊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

也。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句 并兼茲今本此下。殖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此字上屬為句。爭於機利。句 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為句。貨殖傳曰。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并兼茲殖為句。爭於機利為句。索隱本玩音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茲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為句。巧并兼茲為句。殖爭於機利為句矣。大謬。

姜姓解亡

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姜姓解亡。殊為不詞。解當為鮮。字之誤也。凡從魚之字或變從角。漢北海相景君銘。元元鰥寡。鰥字作觻。史記賈生傳。細故慸薊兮。薊字作葪。皆其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觻鮮字作鮮。俗書解字作鮮。二形相似。故鮮字譌而為解。月令。毅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雖作殺實解落。墨子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葬篇作解而食之。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嶰字。文選吳都賦。嶰澗闃閬。李善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皆其證也。鮮之言斯也。小雅瓠葉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曰。鮮本或作[illegible]。沈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揅經室文集曰。尚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即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即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並作惠于鰥寡。僞孔傳訓鮮為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曰鮮。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謂田恆與闞止爭寵。殺簡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亡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劍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劍論與兵書對文。顏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漢書司馬遷傳同。服虔曰。世善劍也。晉灼曰。史記吳越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倒轉。劍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既信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既信。不失信也。方言廣雅並云。既。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

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俟後聖君子。今本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言。卽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亦指孔子言之。此稱以俟君子。則指後賢言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索隱本出以俟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

出公羊傳。是其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竢後聖君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即附於本書之下。凡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尙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暇備。是以史記中古字。多爲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爲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尙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之下。其餘異文尙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磐石作盤石。孝文紀。此所謂盤石之宗也。索隱本磐作盤。他皆仿此。沾滯作苦滯。樂書。則無沾滯之音矣。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鐘長八寸七分一。菽作叔。天官書。戎菽爲。髯作頿。封禪書。有龍垂胡頿下迎黃帝。倭作倭。魯世家。生子倭。第作弟。晉世家。君第毋會。陳丞相世家。陛下第出僞游雲夢。司馬相如傳。長卿第俱如臨邛。暮作莫。五子胥傳。吾日暮塗遠。礪作厲。勝自礪劍。嶺作領。商君傳。魏居嶺阸之西。劾作效。蘇秦傳。今茲劾之。虛喝作虛猲。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饜作厭。張儀傳。吾請令公饜事。輝作煇。賈生傳。覽德煇而下之。爐作鑪。天地爲爐。缻作缶。李斯傳。擊甕叩缻。鎰作溢。鑠金百鎰。壍作塹。隋壍之埶異也。愈作俞。蒙恬傳。若知賢而愈不立。嚮作鄉。韓王信傳。及其鄉東鄉。肮作亢。劉敬傳。不搤其肮。佯作詳。田叔傳。以爲任安爲佯邪。稚作稺。匈奴傳。右谷蠡王伊稚斜。轊作轊。司馬相如傳。軼野馬而轊騊駼。騖作馳。馳邱騖。烽作熢。聞烽舉燧燔。贍作澹。灑沈澹災。撰作選。歷選列辟。傚作放。日者傳。傚文王八卦。甔作儋。貨殖傳。醬千甔。以二者相較。則案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貢廬於冢上。盤作槃。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訊作誶。賈生傳。訊曰。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高祖箕倨詈。請作

讓。樊噲傳。請譙項羽。裙作帬。萬石君傳。取親中裙廁腧。齚作齰。魏其武安傳。杜門齚舌自殺。鄗作鎬。司馬相如傳。酆鄗潦潏。崖作厓。寮之無崖。野作壄。跨野馬。
網作罔。酷吏傳。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皆與說文相合。又如蒼作倉。項羽紀。異軍蒼頭特起。將相名臣表。張蒼爲計相。救作捄。十二諸侯表。吳王夫差十一年救陳。恭作共。
高苑作高宛。高祖功臣侯者表。高宛制侯丙倩。莊作壯。棘陽莊侯杜得臣。湼陽莊侯呂勝。中水莊侯呂馬童。鹵莊侯張平。陸梁作陸量。陸梁侯須毋。恭作共。惠景
閒侯者表。管恭侯劉罷軍。楊虛恭侯劉將廬。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牟平恭侯劉渫。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陪繆侯劉明。條侯作脩侯。將相名臣表。中尉條侯周亞夫。噍殺作
焦殺。樂書。其聲噍以殺。大荒落作大芒落。曆書。彊梧大荒落四年。協洽作汁洽。作噩作作鄂。涒灘作汭漢。並同上。藩作蕃。天官書環
之匡衞十二星藩臣。婺女作務女。同上。橢作隋。平準書。三日復小橢之。管作筦。欲擅管山海之貨。犂鉏作犂且。齊世家。犂鉏曰。闞止作監止。闞止有寵
焉。徐州作徐州。田常執簡公于徐州。費王作弗王。晉世家。子穆侯費王立。荀躒作荀櫟。趙世家。荀躒言于晉侯。熒惑作營惑。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惑諸
侯者。圮作汜。留侯世家。步游下邳圮上。旗作期。三王世家。降旗奔師。佚作軼。毋侗好佚。寓作偶。老子韓非傳。大抵率寓言也。端木賜作端沐賜。漆雕開。
漆雕哆。漆雕徒父。漆雕並作漆彫。公伯僚作公伯繚。公堅定作公肩定。申黨作申堂。公西葴作公西箴。並仲
尼弟子傳。舫作枋。張儀傳。舫船載卒。得作德。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屩作蹻。躡屩而見之。洒作灑。范雎傳。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馳作施。譬若馳韓盧而搏蹇
兔也。慜作惛。屈原傳。離慜之長鞠。誹作非。誹俊疑桀。賈誼作賈義。賈生傳。洛作雒。呂不韋傳。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匣作柙。刺客傳。秦舞陽奉地圖匣。辯作別。
李斯傳。辯白黑而定一尊。渡作度。淮陰侯傳。陳船欲渡臨晉。萆作卑。萆山而望趙軍。狡兔作郊兔。狡兔死。湩作重。匈奴傳。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盧朐作盧
朐。築城郭列亭至盧朐。稽且作稽沮。衞將軍驃騎傳。捕稽且王。敝作弊。主父傳。靡敝中國。勞浸作勞寖。西南夷傳。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諸蔗作諸柘。司馬
相如傳。諸蔗巴且。雕胡作彫胡。東薔雕胡。卹削作戌削。揚袘卹削。盤珊作媻珊。勃窣作勃猝。媻珊勃窣上金隄。酆作豐。酆鄗潦潏。踰作隃。

踰波趨浥。鷛鸈作鷛渠。（煩鶩鷛鸈）鱵鴜作葴鴜。（鱵鴜䴔鸕）鮮枝作鮮支。（鮮枝黃礫）格棣作荅遝。（格棣荔枝）胥餘作胥邪。（留落胥餘）卉吸作卉歙。（瀏莅卉吸）嫺作閑。（妖冶嫺都）筰作笮。（邛筰之君長）浸潯作浸淫。（浸潯衍溢）眩湣作泫湣。（紅杳眇以眩湣）逄作逢。（逄涌原泉）經作徑。（大宛傳經傾鼓）導作道。（爲置導驛抵康居）黎軒作犂軒。（北有奄蔡黎軒）謫作適。（滑稽傳罰謫讁之者）竿作干。（貨殖傳竹竿萬个）黿作蚖。（太史公自序黿鼉與處）亦可見古書多假借之字。故并記之。

漢書第一

高紀

高帝紀

高帝紀第一。念孫案。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敍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並同。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注言解在某紀者並同。皆其證。

欲奇此女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爲順。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

踰城保高祖

沛令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爲保鄣。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孫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保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保於逆旅。杜注訓保爲依。史記周本紀曰。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保歸謂依歸也。荊燕世家曰。與彭越相保。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保女矣。司馬彪注曰。保附

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曰。依。保也。

所殺者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封禪書。）

追北

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愼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爲妄矣。念孫案。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曰。背。北也。（北音背。）則北爲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曰。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尹知章注。以北爲敗北。非是。）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謂之北。桓九年左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胸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曰。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爲背。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云。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爲乖。正與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其失也鑿矣。

後漢書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此亦臆說。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尙能運用古訓。不爲顏說所惑。師古不讀北爲背者。特以北爲入聲。背爲去聲。不可合而一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爲古背字。而背邶二字。並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韋昭相承讀爲背。樂書訓北爲敗。安知其不讀爲背乎。大雅行葦之黃耇台背。與翼福爲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爲韻。瞻卬之譖始竟背。與忒極慝織爲韻。背字皆讀入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矣。

禍賊　猜禍吏

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師古曰。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念孫案禍賊當從史記作猾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倉曰。猾。黠惡也。酷吏傳曰。寧成猾賊任威是也。史記作滑賊。猾賊與慓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禍。猾字或作猧。二形相近。故猾誤爲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馮煥詔。僄輕狡猾。猾字作猧。是其證。僄輕狡猾。猾言慓悍猾賊耳。晉語。齒牙爲猾。史記晉世家猾字亦誤作禍。猾之爲禍。猶渦之爲滑。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論衡死僞篇作滑山。又酷吏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辯見史記。

道碭

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念孫案。道卽由也。見禮器中庸注。不當分爲二義。後皆放此。

大破之

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亦無。

遲明

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帀。服虔曰。遲明。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史記遲字作邌。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今本史記邌作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事。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史記南越傳之黎旦。一作比旦。衛將軍傳之遲明。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則黎之不訓爲黑可知。後人皆謂黎明爲將明未明之時。與昧爽昧旦同義。其誤實由於此。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帀耳。黎字亦作犂。史記呂后紀。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飲趙王。犂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曰。犂猶比也。今本犂下有明字。集解內有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九字。皆後人所加。辯見史記。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南越傳。犂旦。城中皆降伏波。犂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爲欲天疾明。文穎以爲未明。師古以爲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

生此

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念孫案生當爲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並作至。

通鑑漢紀一同。

拔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念孫案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三。明陳禹謨本改引史記。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所引御覽乃鈔本。非刻本也。後皆放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並作拔劍起舞。史記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皆其證。

春正月

元年春正月。如淳注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首。引之曰。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已歷一時矣。而春夏秋三時。以春正月為首。故曰十月為歲首。正月為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而文義遂不可通。金氏禮箋不能證正。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兼天正地正言之。何得以為三正。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間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為何代之正月。故注表之曰。漢正月也。謂事在漢高帝元年之正月也。金氏不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疑秦正者不同。其說亦非。上文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曆以十月為歲首。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同。太初元年正曆。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辨見下。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卽謂十月為正月。上文秦二年十月。文穎注曰。秦謂十月為正月。則已誤說秦之月號矣。師古之說本此。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引之曰。如說是。顏說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為歲首。商以丑月為歲首。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

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曆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爲歲首。究未嘗以爲四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云陽和方起。則爲建卯之月可知。然則孟春在建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爲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爲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曆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曆志。）建寅之月。顓頊曆之正月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閼蒙即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曆志。）

案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曆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曆。正月安得不建寅乎。曆譜最重建元。又安得於厤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曆元所起之亥月爲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秦雖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爲秦第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矣。其證一也。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皮安牢拔之。司馬梗北

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爲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爲建寅之月矣。其證二也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酈山。六國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兎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第三月。爲正月明矣。其證三也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弟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第三月乎。其證四也。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其證五也。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其證六也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其證七也。文帝紀又曰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

爲正月則夏四月當爲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則當時之四月實爲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其證八也文帝紀又曰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方春和時則三月爲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上推正月爲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爲四月則三月當爲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和乎其證九也賈誼傳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閼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帝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八年有後九月爲閏法一章之第三閏至文帝二年爲第四閏五年爲第五閏）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其證十也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誅在太初曆未作以前當時猶用顓頊曆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日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其證十一也秦及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表及本書高祖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九月爲十二月閏月

當爲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言後九月乎。其證十二也。本書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死。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則建丑之月爲三月。建辰之月爲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其證十三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厤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爲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爲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其證十四也。武帝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注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何氏焯讀書記曰。旣曰正曆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則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爲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爲歲首也。故武帝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建寅之月爲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爲歲首。或云以四月爲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爲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其證十五也。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關中爲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皇帝元年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爲四月。二月爲五月。三月爲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

以云春乎。其證十六也。史記律書說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應鍾。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曰。漢初依秦以十月爲歲首。故起應鍾。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爲首。然但謂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泰蔟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爲正月。建亥之月爲十月矣。其證十七也。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按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按諸書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以上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爲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爲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爲正月也。當時所用顓頊曆。術惟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若以亥月爲正月。則顓頊曆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爲正月也。顓頊厤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若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爲子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悉與太初曆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曆法。亦安敢舉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生之道。師古注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依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爲

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爲正月矣何以必謂當時之正月爲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爲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爲正月而伸追改之說也近世秦尙書蕙田五禮通考金修撰榜禮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

楚子諸侯人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念孫案訓楚子爲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爲予字之誤也予卽與字與共之與通作予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並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史記衞將軍驃騎傳與壯士爲剽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漢書並作予言楚國與諸國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

往從之

漢王往從之念孫案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祖紀亦無

閩漢

項羽圍漢滎陽。念孫案。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删之。其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並作楚圍漢王於滎陽。

與苦甚　與嘉之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攽曰。與讀曰歟。助辭。又文帝紀。今乃幸以天年終。（今本脫終字。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與發聲也。（四字師古删去。據史記集解引補。）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爲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劉攽曰。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案劉所見本。已脫終字。）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念孫案。如解文帝紀。以與爲發聲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爲歟。與嘉之三字連讀。顏劉以與字絕句。尤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讀。釋文曰。其人能靖者與。音餘絕句。誤與顏劉同。）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韋注。與。辭也。）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亡人

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爲語助。

辨告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念孫案辨讀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衆民也。王莽傳曰。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又曰。非五威將帥所班。蕭該曰。班舊作辨。韋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證。（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此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吾知與之矣

陳豨反。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與。如也。言能知之何也。念孫案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出方言。）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各以其口數率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師古以率字屬上讀云率計也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念孫案顏讀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醫句曰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滎陽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宋祁曰滎舊本作熒又高后紀灌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念孫案作熒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熒陽字作滎者皆後人所改唯此二條作熒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也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曰攷熒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川熒雒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熒澤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於熒澤宣十二年及熒澤杜預後序云即左傳所謂熒澤也爾雅注圃田在熒陽釋文凡六熒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虢國今熒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熒字下云亦熒陽縣漢韓勑後碑河南熒陽劉寬碑陰河南熒陽鄭烈碑熒陽將封人

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從火至今明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鬬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從水者尙書禹貢熒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删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衞包庸妄改熒作滎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熒字多作滎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滎字下曰滎濘絕小水也從水熒省聲戶扃切濘字下曰滎濘也從水甯聲奴冷切此依文選七命李善注所引訂正閻氏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爲爾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泲泆爲滎相發明其穿鑿傅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熒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念孫案絕小水者最小水也絕最聲相近最之爲絕猶緜蕝之爲緜蕞矣餘見唐韻正絕字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熒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

惠紀

民有罪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念孫案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曰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

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陳禹謨本刪去。

懼然　瞿然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皃。音居具反。念孫案。懼然。驚懼皃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皃。案瞿然卽駭皃也。訓爲無守皃。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無守之皃。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皃。案懼然皆驚皃也。師古訓爲失守皃無守皃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皃。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爲無守皃。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李頤注莊子徐无鬼篇曰。瞿然。驚皃。檀弓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皃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並與瞿然同。說文本作䀠。云舉目驚䀠然也。

高后紀

猶豫

計猶豫未有所決。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

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念孫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

文紀

郢

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念孫案。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閒侯者表。皆作郢客。

其宜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雖昔魯班。亦莫儗象。莫字作其。莫宜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宜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

廢遷蜀嚴道死雍

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念孫案。死雍上當更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曰。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此正釋道死雍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於蜀。道死雍。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皆其證。

罘罳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宋祁曰。江南本罳作思。念孫案江南本是也。說文無罳字。漢書作罘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罘罳者。皆因罘字而誤加网也。且顏注罘字有音。而罳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五行志正作罘思。

景紀

薦草莽

郡國或地磽陿。今本脫地字。據通典食貨一補。地磽陿與下地饒廣對文。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念孫案如以薦爲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並云荐聚也。漢書翟義傳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爲句。薦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

其薨葬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念孫案其薨葬。薨字涉上文四薨字而衍。諸王侯薨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之。故師古云。畢事。畢葬事也。不當更有薨字。漢紀孝景紀無薨字。

武紀

則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念孫案景祐本然則作然卽古字通以卽爲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

有如日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念孫案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並作有星如日夜出

率俾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引之曰率俾猶率從也說見經義述聞尙書

治鴈門阻險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念孫案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卽此所云治阻險若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爲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

績食

徼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宋祁曰舊本續作給念孫案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食則本作給食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食之語若作續食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食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食通典選擧一同

旅耆老

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念孫案廣雅曰旅養也卽王制所云養耆老

內長文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宴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困學紀聞曰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念孫案舊注皆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方聞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

謂方正也。念孫案訓方爲道。或訓爲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余謂方聞之士。卽博聞之士也。廣雅曰。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文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下文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氏息園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疑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也。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

論臣　諭三老孝弟

孔子對哀公以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見難篇。念孫案韓子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章注並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掄。說文。掄。擇也。

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念孫案諭當爲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爲民師也。下云舉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卽選舉也。若云諭三老孝弟。則與以爲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

愼於邪說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服虔本怵作忕。云。忕音裔。（案釋詁釋文云。忕音逝。張揖雜字。音曳。曳與裔同音。故服云忕音裔。）應劭曰。狃忕也。如淳本作怵。云。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忕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訹字耳。訹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念孫案作忕者是也。晉語注云。狃忕也。後漢書馮異傳注云。狃忕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剸懷邪辟之計。謀爲畔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曰。忕音裔。忕。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忕邪臣計。此云忕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應本皆作忕。而訓爲狃忕。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爲誘怵耳。蓋俗書忕字作⿰忄犬。（今書傳中。狃忕字多作⿰忄犬。猶杕杜之杕俗作⿰木犬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長孺傳之訹邪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好語。則其字皆從朮。而訓爲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戰死

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云死者數萬人。則戰死可知。景祐本無戰字。匈奴傳作漢士物故者萬數。亦無戰字。

崇嵩

翌日親登崇嵩。念孫案嵩當依景祐本作高。崇嵩卽嵩高。

崇高

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又郊祀志．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爲之奉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邑．念孫案崇高卽嵩高．師古分崇嵩爲二字．非也．詔曰．翌日親登崇高．志曰．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爲邑名．非以崇奉中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郡崈高下云．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周語．融降於崇山．韋注云．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漢仙人唐公房碑陰．南鄭祝岱．字子華．祝恒．字仲華．祝崇．字季華．崇卽嵩字．此三人之名與字．皆取諸五嶽．郊祀志又云．祠中嶽泰室於嵩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作嵩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謂崇山之阿也．揚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謂堯德之崇高也．漢桐柏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碑．厥體嵩厚．峻極于天．成陽令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大尉劉寬後碑．公目嵩高之門．好謙儉之操．嵩字竝與崇同．嵩如不傾．卽崇而不傾．是經傳中汎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崇高之義．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爲汎稱．嵩爲中嶽．漢靈帝時．中郎將堂谿典請改崇高山爲嵩高山．後漢書靈帝紀注引東觀記云．則已分崇嵩爲二字．而魏晉以下．皆沿其誤．

皆來觀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念孫案來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亦無．漢紀作

三百餘里內人皆觀。

射蛟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愼云。蛟。龍屬也。念孫案蛟爲神物。不可得而射。蛟當讀爲鮫。謂江中大魚也。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鮫爲海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季夏篇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高注曰。蛟鼉黿皆魚屬。中山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睢。其中多鮫魚。是他水中亦有鮫魚也。月令呂覽淮南。鮫魚字並作蛟。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亦作蛟。此言射蛟江中。亦是借蛟爲鮫也。漢紀孝武紀作親射鮫魚於江中。是其證。

妻子

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念孫案。妻下子字。乃後人依劉屈氂傳加之也。劉屈氂傳云。要子梟首華陽街。景祐本無子字。宋祁亦曰。舊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曰。屈釐坐祝𧃷要斬。妻梟首。漢紀曰。屈氂妻坐爲巫蠱祝詛。屈氂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子字。

昭紀

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漢紀孝昭紀。重合侯馬通上。有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念孫案武帝紀曰。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霍光金日磾傳。具載其事。則此紀脫去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明矣。當據漢紀補。

宣紀

吉

廣川王吉有罪。宋祁曰。吉一作去字。念孫案一本是也。作吉者字之誤耳。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傳。並作去。漢紀同。

魯郡

鳳凰集魯郡。齊氏息園曰。案魯是時尚爲國。不得稱郡。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愼。念孫案漢有魯國無魯郡。郡字後人所加。魯卽魯國。猶上文言鳳皇集膠東耳。通鑑作鳳皇集魯。卽用漢書之文。非漢書有郡字。而通鑑刪之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羽族部二引此並作鳳皇集魯。宋書符瑞志同。

粲而不殊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念孫案。師古訓粲爲明。骨肉之親。明而不殊。則文不成義。故又加數字以解之曰。當明於仁恩不離絕。甚矣其鑿也。今案粲之言散也。言骨肉之親雖分散。而終不殊絕也。文選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善曰。漢書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是其明證矣。武五子傳載此詔。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亦散也。說文。𣀔。糂𣀔。散之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𣀔。正義曰。𣀔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散𣀔蔡粲。語之轉。皆謂分散也。蔡爲之粲。猶翠蔡之爲翠粲矣。文選琴賦。新衣翠粲。李善曰。子虛賦曰。翕呷萃蔡。張揖曰。萃蔡。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蔡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此注甚合古人同意相受之旨。惠氏左傳補注謂漢書文選粲字皆𣀔字之誤。非也。如淳曰。粲或爲散。散粲聲相近。則粲非𣀔之誤。且洛神賦之璀粲。卽翠粲之轉。固不可改爲璀𣀔也。應瑒迷迭賦亦云。振纖枝之翠粲。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漢書改𣀔作粲。遂失本體。誤與惠氏同。

晦

五鳳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念孫案。晦當爲朔。五行志云。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爲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爲重異。則當作朔明矣。下文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諸日食不言異。而此獨言異。亦以其在正月之朔也。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九。並作朔。

元紀

葢寬饒

大臣楊惲葢寬饒等。念孫案景祐本葢作盇。古字假借也。葢寬饒之葢本音公盍反。故與盇通。藝文類聚鳥部上引韓詩外傳。船人葢胥跪而對。今本作盇胥。後人依本傳改盇爲葢。未達假借之旨。

令就農

其罷甘泉建章宮衞。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宋祁曰。唐本監本衞字下有各字。念孫案唐本監本是也。各令就農。各省費。兩各字文義相承。漢紀作令各就農。亦有各字。

人人

人人自以得上意。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個人字。念孫案南本是也。今本多一人字者。後人依匡衡傳加之。正文只一人字。故注申之云。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若正文本作人人。則無庸注矣。匡衡傳。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師古無注。卽其證。

爲父後者

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念孫案爲父後者四字。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無此四字是也。宋祁亦云越本無此四字。漢紀亦無。上文以立皇太子。故賜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初元二年四月。此不當有。其初元二年正月。四年三月。永光元年正月。二年二月。建昭五年三月。賜民爵一級。皆無

爲父後者之文。他篇放此。

原上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念孫案原字上有北字。而今本脫之。則不知在何方矣。漢紀正作北原上。宣紀云以杜東原上爲初陵。哀紀云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皆其例也。

脫西字

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念孫案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字是也。太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爲中二千石。下文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

藍田地

建昭四年夏六月。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念孫案此文當依漢紀通鑑作藍田地震山崩沙石雍霸水。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沙石壅水也。今本脫震山崩三字。則敍事不明。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正作地震。下文安陵岸崩。亦承地震言之。

成紀

云

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之文。念孫案師古說非也。云猶焉也。足句之詞。本

無意義。封禪書。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郊祀志焉作云。是其證。漢書中若是者多矣。若必求云字之義。則皆不可通。

孝景廟闕

孝景廟闕災。念孫案闕上當有北字。五行志及漢紀。皆作孝景廟北闕災。又文紀未央宮東闕罘思災。景紀未央宮東闕災。元紀孝宣園東闕災。皆其例也。

哀紀

延于側陋

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念孫案延于側陋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四字當別爲一句。在州牧守相之下。而以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十五字連讀。則上下文皆貫通矣。師古注云。孝弟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則所見本已與今本同。

建平四年春

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五行志曰。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念孫案依五行志。則此紀建平四年春下。當有正月二字。下文曰二月。封帝大大后從弟侍中傅

商爲汝昌侯。則此所紀爲正月事明矣。漢紀孝哀紀。亦有正月二字。

漢書第二

異姓諸侯王表

章文繆獻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顏師古斷章文繆獻爲句。孝昭嚴爲句。解上句云。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爲章著也。念孫案獻公在繆公之後十六世。而與文繆並數之。旣爲不倫。且上下句法亦屬參差。當斷章文繆爲句。獻孝昭嚴爲句。孝公卽獻公之子也。章文繆據春秋時言之。獻孝昭莊蠶食六國。則據戰國時言之。文義甚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是其明證也。師古不以獻孝昭嚴爲句者。其意以蠶食六國自孝公始。不當并及於獻耳。今案史記六國表曰。秦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洛陰。（舊本陰譌作陽。今據魏世家集解所引改正。）周本紀曰。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秦本紀曰。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舊本晉上有魏字。今刪。說見史記。）則秦之彊實自獻公始。六國表序曰。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此又一證也。

初置

孝惠七年。初置淮陽國。念孫案。初置當依史表作復置。地理志云。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高五王傳云。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是既徙之後。國除爲郡。至惠帝崩後。高后復置淮陽國。以封所詐立惠帝子強。不得言初置也。此涉上文初置魯國而誤。

諸侯王表

共王不周

河間獻王德。共王不周嗣。念孫案。不周當爲不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而誤。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不害。

三年

常山憲王舜。眞定。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王子紹封泗水。元鼎三年。思王商以憲王少子立。念孫案。三年皆當爲四年。此涉上文元鼎三年王勃嗣而誤。武紀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地理志云。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元鼎四年。思王商元年。頃王平元年。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平爲眞定王。商爲泗水王。五宗世家云。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

子爲泗水王。皆其證。

王子侯表

脫二字

沈猷夷侯歲。念孫案史表猷作猶。索隱曰。漢表在高苑。又楚元王傳。封元王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地理志作高宛。今本末一格脫高苑二字。當補入。

豫章

安城思侯蒼。豫章。念孫案安城史表作安成。地理志。安成屬長沙。不屬豫章。豫章本在下條宜春侯成下。因此條脫長沙二字。而豫章二字遂移入此條矣。史表索隱引此已誤。水經贛水注云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今本安成作安復。乃後人所改。依新校本訂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是其證。

脫二字

宜春侯成。念孫案此條末一格。當有豫章二字。今誤入上條。地理志豫章郡宜春。水經贛水注云。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爲侯國。是其證。

勝容　勝侯客

劇俗作劇。原侯錯。侯勝容嗣。念孫案勝容二字。義無所取。當是勝客之譌。高祖功臣表。有樊噲曾孫勝客。

恩澤侯表有丙吉元孫勝客。急就篇有薛勝客。未有名勝容者。又高祖功臣表。河陵頃侯郭亭。河陵當作阿陵。說見作功臣表。下云勝侯客嗣勝侯客。亦當依史表作侯勝客。

東海

臨朐夷侯奴。東海。念孫案地理志東海無臨朐縣。此涉下條東海而誤也。東海當爲東萊。地理志曰。東萊郡臨朐。水經巨洋水注曰。巨洋水逕臨朐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爲侯國。是其證。

雷侯

雷侯狶。念孫案雷當爲盧。史表亦誤作雷。地理志。城陽國有盧縣。今本盧誤作廬。或云盧廬古字通。非也。辯見地理志。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劉狶爲侯國。是其證。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隸書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周官之雷誤作盧。而史漢表之盧又誤作雷。或謂古字通用。非也。韻書盧在模部。雷在灰部。灰部之字不得與模部通。故鄭不云聲之誤。而云字之誤。

辟土

辟土節侯壯。念孫案史表辟下無土字。蓋壁辟古字通。成二年左傳。辟司徒。杜注。主壘壁者。廣雅釋天。營室東壁。曲禮注。壘軍壁也。釋文。壁本作辟。故

漢表作壁而寫者誤分爲二字。師古音闢。非也。水經沭水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爲侯國。則作辟土者誤也。漢之辟城在城陽莒縣。見沭水注。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平城　脫二字

平城侯禮。念孫案平城當依史記作成平。水經濁漳水注云。成平縣故城。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爲侯國。地理志成平南皮俱屬勃海。故索隱云表在南皮。縣相近故也。若平城則在北海。去南皮遠矣。又末一格脫南皮二字。當依索隱補。

前侯

前侯信。師古曰。字或作菆。音側流反。念孫案前卽菆字之誤。隸書菆字作敢。因譌而爲前。史記作叢。徐廣曰。一作散。索隱曰。叢音緅。蓋書傳叢字或作菆。叢菆皆以取爲聲。故皆有緅音也。公羊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釋文叢作菆。云。叢有作鄹字者。其作散者亦菆之譌。

二月

胡毋侯楚。二月癸酉封。念孫案二月當依史表作十月。自潚領侯以下二十四侯。皆以元朔三年十月癸酉封。若此侯獨以二月封。則不當列於正月之前矣。

安意

象氏節侯賀。侯安意嗣。念孫案安意當作安憙。憙古德字。與意相似而誤。史表正作安德。又高后功臣表有齊受元孫安德。

脫二字

建成侯拾。念孫案史表索隱云。表在豫章。今本末一格脫豫章二字。當補入。地理志。建成屬豫章郡。水經贛水注云。濁水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是其證。

敦侯　敷侯

臨樂敦侯光。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敫。古穆字。念孫案敦字無弋灼反之音。敫亦非古穆字。此傳寫脫誤。當作敦字或作敫。音弋灼反。又作斆。古穆字。說文敫讀若龠。正合弋灼反之音。玉篇穆古文作斆。集韻云。穆古作斆。皆其證。玉篇作數。與俗書敦字尤相似。敦與敫皆周書謚法所無。史記亦作敦。索隱引謚法善行不怠曰敦。未詳所出。則皆斆之譌也。斆古穆字。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是也。下文定敷侯越。敷亦謚法所無。史記作敫侯。敫爲斆之譌。敷又敫之譌耳。今本史記敫侯作敬侯。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單行本作敫。引說文敫讀如躍。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敫。而謚法無敫。則其爲斆字之譌可知。今本史記既改敫爲敬。又改索隱云漢表作斆。說文云斆讀如躍。殊爲可笑。或又謂漢表斆字爲敬字

之譌。不知敬字左畔與㪅字絕不相似。若本是敬字。無緣譌爲㪅也。敫字左畔與敬字亦不相似。又不得改敫爲敬也。

三十五年

牟平共侯渫。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大始二年。敬侯更生嗣。念孫案三十五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五年。自元狩三年至大始二年。凡二十六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二十五年。

歊

歊安侯延年。師古曰。歊音許昭反。念孫案歊當依史表作鄗。李奇注韓信傳曰。鄗音臛羹之臛。地理志。鄗縣屬常山。即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鄗者也。延年爲趙敬肅王子。故封於常山。鄗縣故城。在今趙州柏鄉縣北。後有鄗侯舟。亦敬肅王子。蓋延年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故又封舟於鄗也。鄗侯舟下書常山。則此亦當有常山二字。而寫者脫之。鄗與歊字形相似而譌。師古望文爲音。失之矣。

乘邱

乘邱節侯將夜。念孫案乘邱當依史表作桑邱。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正義曰。括地志云。桑邱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漢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成。屬中山國。將夜爲中山靖王子。故封於中山。若乘邱則屬泰山。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去中山遠矣。水經洙

水注云。洨水西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將舉與齊魏戰於乘邱。卽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蓋所見趙世家王子侯表之桑邱。皆誤爲乘邱。遂有此謬證矣。隸書桑字作桒。乘字或作乗。（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故桑譌作乘耳。又史表之桑邱。索隱云。表在深澤。蓋地理志。深澤與北新成。皆屬中山。地相近故也。今末一格脫深澤二字。當補入。

脫一字

柳宿夷侯。蓋念孫案此條末一格有涿字。而今本脫之。史表柳宿索隱云。表在涿郡。是其證。涿與中山相連。此侯爲中山靖王子。故封邑在涿也。

蕢　脫二字

蕢侯方。師古曰。蕢音口怪反。字或作費。音扶未反。又音祕。念孫案蕢字從艸貴聲。音求位口怪二反。不音扶未反。亦不音祕。且不得與費通。蕢當爲蕡。字之誤也。（隸書賁字或作貴。形與貴相近。故蕡譌作蕢。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今本黂譌作麖。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憒。皆其類也。）蕡字從艸賁聲。賁音奔。又音彼義反。故蕡音墳。又音扶未反。又音祕。聲與費同。故字亦相通。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釋文。蕡扶云反。徐扶畏反。爾雅。黂枲實。釋文。黂本或作蕡。符分反。或扶沸反。方言。蘇。周鄭之間謂之公蕡。郭注曰。蕡音翡翠。皆其證也。師古不知蕢爲蕡之譌。故音口怪反。史記（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蕢。索隱曰。或作費。此後人據漢書注改之。）蕡作費。索隱曰。費音祕。又扶味反。蕡與費字異而義同。卽地

理志之東海費縣也。又索隱云表在琅邪。琅邪東海二郡相連。故志在東海而表在琅邪。今本末一格脫琅邪二字。當補入。

瓡

瓡節侯息。師古曰。瓡卽瓠字也。（瓡音瓠。）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瓡。師古曰。瓡卽執字。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報侯劉息。（今本報作瓡。乃後人據漢書改之。）集解徐廣曰。一作瓡。（今本作報。亦後人轉改。）索隱單行本曰。報。（今本刪此字。）縣名。志屬北海。表作瓡。韋昭以瓡爲諸盩反。（表作瓡以下十一字。今本刪。）念孫案瓡與報。皆執字之譌也。隸書執字或作埶。（見漢淳于長夏承碑。）故譌爲瓡。又譌爲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鈞邱侯劉執德。漢表執作報。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今本執譌作報。）史表之報侯息。卽漢表之瓡侯息。而韋昭音諸盩反。則非報字明矣。地理志之瓡。師古以爲卽執字。正與諸盩之音相合。而說文玉篇皆有執無瓡。隸書執字又與瓡相似。則瓡爲執之譌明矣。凡執持之執。史漢中無作瓡者。惟縣名之執作此字。蓋執持之執。隸書作瓡者。人皆知其爲執字之譌。故隨處改正。惟縣名之瓡。不敢輒改。遂相沿至今。師古既云瓡卽執字。又云瓡卽瓠字。又音孤。前後自相矛盾。則涉河東郡之瓡讘而誤也。（辯見下。）廣韻入聲二十六緝。瓡之入切。縣名。在北海。而平聲十一模無瓡字。是讀瓡爲執而不讀爲瓠矣。但未知瓡爲執之譌耳。又案說文㚔（女涉反。）字注云。讀若瓠。一曰讀若籋。（女涉反。）瓠亦執之譌也。隸書瓠或作瓡。執或作埶。二形相似。故執譌爲瓠。執與籋聲相近。故㚔讀若執。又讀若籋。如讀若瓠。則聲與籋遠而不可通

矣．又說文執從丮反居逆．從㚔．㚔亦聲．㚔讀若執．故執從㚔聲．如讀若瓠．則聲又與執遠而不可通矣．

千乘

枸侯賢．今本枸譌作拘．據索隱引改．史表枸字又譌作栒．　千乘．念孫案枸者朐之借字也．千乘當爲東海．索隱引漢表正作東海．地理志朐縣屬東海．是其證．朐縣故城．在今海州南．去漢之千乘郡尚遠．不得言枸在千乘也．

淯

淯侯不疑．念孫案淯當依史表作涓．水經濰水注云．涓水出馬耳山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靑州府諸城縣西南．涓水出於其陰．北過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封於涓．蓋鄕聚之以水得名者．若淯水則在南陽．此侯爲城陽頃王子．不當遠封南陽也．俗書涓字作淯．與淯相似而誤．師古音育．失之矣．地理志琅邪有諸縣．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而琅邪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桑邱

桑邱侯頃．念孫案桑邱當爲乘邱．地理志．泰山郡乘邱．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敗宋師于乘邱．卽此是也．此侯爲東平思王子．故封於乘邱．其地與東平相近．下文之桃鄕頃侯宣．富陽侯萌．皆思王子．富陽桃鄕．與乘邱並屬泰山．亦與東平相近．桃鄕故城．在今兗州府汶上縣東北．乘邱故城．在滋陽縣西北．又上文之栗鄕頃侯護．下文之西陽頃侯並．亦皆思王子．栗鄕西陽．並屬山陽．去東平亦不甚遠也．若中山國北新城縣之桑邱城．則在今保定

府安肅縣西南去東平遠矣。（說見前乘邱下。）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此中山之乘邱城。）集解曰。地理志云。泰山有桑邱縣。則所見地理志泰山郡之乘邱。亦誤爲桑邱。故駰引爲桑邱之證。正義駁之是也。（史記六國表。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乘邱。今本亦誤作桑邱。）隸書桑乘相似。故乘譌爲桑。互見前乘邱下。

疌　埶　嚊

廣城侯疌。師古曰。疌音竹二反。念孫案疌音捷。不音竹二反。疌當爲疐。息夫躬傳。卑爰疐強盛。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是疌爲疐之譌。又古今人表。衞疌。（明監本依詩正義改疌爲建。非也。辯見下。）嗣伯子疌亦當爲疐。疐下當有伯字。史記三代世表。衞疌伯。索隱曰。疌音捷。衞世家。嗣伯卒。子疌伯立。（今本作[illegible]。即疐之俗書。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此字。）徐廣音義曰。疌音捷。索隱曰。世本作摯伯。余謂疌與摯聲不相近。無由通借。當本是疐字。聲與摯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徐及小司馬音捷。皆失之。隸書疐疌相似。故疐譌作疌。（邶風終風篇。願言則嚏。釋文作疌。云本又作嚏。豳風狼跋篇。載疐其尾。釋文。疐本又作疌。晉灼注息夫躬傳曰。疐音詩載疐其尾之疐。師古曰。以字言之。音是。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疐字爲疌。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眞矣。）摯伯之摯或作疐。而今本譌作疌。猶上文帝摯之摯或作疐。而路史後紀譌作疌也。邶譜正義引史記作建伯。建又疌之譌矣。（隸書疌建亦相似。說見賈誼傳捷之江下。）又律歷志。魯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愼公埶立。嚊。（埶當爲摯。嚊當爲嚏。愼公之名。或作摯。或作嚏。故幷記之。上文子考公就立。魯師古曰。又作記此書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師古曰。嚊音皮祕反。又音許器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眞公濞。（愼眞古字通。）索隱曰。世本作愼公摯。鄒誕本作愼公嚊。魯世家。獻公卒。子眞公濞立。索隱曰。濞世本作摯。或作鼻。鄒誕本作愼

公噂。余謂志作埶者。摯譌爲執。又譌爲埶也。其或作噂者。則嚏之譌。嚏卽疐之借字。注見上而聲與摯近。故世本作摯。漢志作嚏也。史表及世家作渫者。又爲噂之譌。其或作鼻者。則疐之譌也。師古望文爲音。失之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黃河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念孫案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爲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爲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及吳志周瑜傳有黃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黃字。如淳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表也。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爲後人所加甚明。

虞夏以之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巳之治。念孫案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漢紀孝成紀無。

豈無刑辟

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

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念孫案刑辟當爲邪辟字之誤也辟與僻同言燕齊後世豈無邪僻之君皆賴其先祖之功以免於禍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注曰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杜業之說卽本於左傳若謂國家豈無刑辟則非其指矣漢紀正作豈無邪辟

以綴續前記

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幷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念孫案以綴上當有是字而今本脫之諸侯王表敍云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外戚恩澤侯表敍云是以別而敍之皆其例也

清河

清河定侯王吸念孫案清河當依史表作清陽考元和郡縣志後漢始省信成縣置清河縣前漢無此縣也蓋漢之清陽縣本爲清河郡治見地理志因此而誤矣然下文汾陰悼侯周昌功比清陽侯則此文本作清陽而清河乃後人所改也水經河水注作清河則所見漢表已誤史記索隱引楚漢春秋亦作清陽侯

定漢

曲周景侯酈商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念孫案漢下脫中字當依史記補定漢中事見商傳

費侯

費侯陳賀。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說者以爲季氏邑。非也。念孫案地理志東海郡費。故魯季氏邑。水經沂水注云。治水東南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爲侯國。是陳賀所封之費。卽故季氏邑也。費字當音彼冀反。今師古音扶味反。又云非季氏邑。皆所未詳。又史表作圉侯陳賀。此脫圉字。謚法。威德剛武曰圉。

陽信

陽信胡侯呂靑。念孫案陽信當依史表作新陽。地理志。汝南郡新陽。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新陽故城。在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水經潁水注曰。新溝水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靑爲侯國。卽陳勝傳所云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者也。若陽信自屬勃海郡。乃文帝時劉揭所封。非呂靑所封。蓋新字古通作信。王子侯表之新鄉侯。王莽傳作信鄉侯。師古曰。古者新信同音。史記高祖紀。呂靑爲令尹。索隱曰。案表靑封信陽侯也。是小司馬所見史表。正作信陽。又倒在陽字下耳。

沛公

武彊嚴侯嚴不職。以舍人從起沛公霸上。景祐本霸上上有至字。念孫案此當作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沛謂沛縣也。上文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卽其證。後文若此者多矣。沛下公字。乃淺學人所加。景祐本衍公字。此本又脫至字矣。

建御史大夫陽

侯青翟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念孫案建當爲逮。(注同。)陽當爲湯。皆字之誤也。逮御史大夫湯不直者。言青翟爲丞相與長史謀逮張湯。其事不直也。史記作坐爲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是其證。陳氏少章曰。建下疑脫治字。建議劾治謂之建治。見谷永傳。案建治二字文不成義。亦是逮治之譌。(說見谷永傳。)陳說非。

栗客

淮陰侯韓信。爲連敖栗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栗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粟族而賓客禮之。故云栗客也。念孫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掌穀貨。高紀及信傳並云信爲治粟都尉。(漢紀同。)則栗爲粟字之譌甚明。史表索隱引漢表正作粟客。而師古本獨譌作栗客。遂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矣。

迫騎

祁穀侯繒賀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念孫案迫當依史記作追。字之誤也。楚追騎正承上漢王敗走而言。

底

魯侯奚涓。涓亡子。封母底爲侯。念孫案底史表作疵。而徐廣引漢書云涓死無子。封母疵。是徐所見漢表正作疵。今本作底。誤也。(草書疵字作疷。因譌作底。考工記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今本月令正義疵譌作底。是其例也。)

河陵 陽河

河陵頃侯郭亭。念孫案河陵當依史表作阿陵。索隱云縣名。屬涿郡。（見地理志。）而不言漢表作河陵。則今本河陵爲傳寫之譌也。又下文陽河齊侯其石。七年十月甲子封。（今本十下衍一字。據漢書考證删。）陽河亦當作陽阿。史表亦作陽河。而索隱云縣名屬上黨。則當作陽阿。地理志曰上黨郡陽阿。水經沁水注曰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案水經注作卞訢。表作其石。未知孰是。）是其證。阿河形聲相亂。故阿譌作河。互見五行志河陽主下。

終陵

終陵齊侯華毋害。念孫案地理志無終陵縣。終陵當爲於陵。濟南郡之屬縣也。（於陵故城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本齊於陵邑。）下文有毋害曾孫於陵大夫告。則毋害之封於陵明矣。（上文南安嚴侯宣虎。有曾孫南安譽護。肥如敬侯蔡寅。有曾孫肥如大夫福。高宛制侯丙猜。有元孫之孫高宛大夫[illegible]。下文若此者不可枚舉。）案文扵字作扵。與終相似而誤。史表作縱陽。則又終陵之誤。水經濟水注以爲河東之絳縣。非也。

類

北平文侯張蒼。孝景後元年。侯類嗣。又張蒼傳。至孫類。有罪國除。念孫案類皆當爲纇。讀如聲臘之贊。說見史記。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類矣。

盧綰

橁舊本譌作橁。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橁字。當作橁。此卽右扶風栒邑縣也。作橁者借字耳。說文橁。大木可爲鉏柄。廣韻相倫詳勻二切。故師古曰橁音詢。又音旬也。史記作栒。卽栒之誤。今改正。頃侯溫疥以燕相國定盧綰。念孫案盧綰當依史記作盧奴。盧奴縣名。故言定。猶上文費侯陳賀之定湖陽也。若云定盧綰。則文不成義矣。綰字蓋淺學人所改。

櫜祖侯陳鍇

櫜祖侯陳鍇。師古曰。櫜音公老反。鍇音口駭反。史記作橐祗侯陳鍇。念孫案櫜當爲橐字之誤也。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縣故山陽之橐也。漢高帝七年。封將軍陳鍇爲橐侯。漢書五行志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音拓。地理志山陽郡橐。薛瓚曰音拓。則其字本作橐。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矣。史記索隱曰。漢志橐縣屬山陽。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橐。故引漢志爲解。而今本索隱亦作櫜。則後人以師古注改之也。古無以祖爲謚者。祖當依史記作祗。亦字之誤也。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故祗字譌爲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泜譌作沮。是其例也。蔡邕獨斷說謚法曰。治典不殺曰祗。是其證。謚色界反。史記正義謚法解注曰。秉常不齊是也。今本獨斷祗作衹。亦是隸書之誤。一本作震。震祗古字通。則本作祗明矣。說見惠氏尙書古義。師古不解祗字。蓋所見本已譌爲祖矣。鍇與錯未知孰是。史記索隱亦云。錯漢表作鍇。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鍇。

鄡氏

閼氏節侯馮解散。閼於乾反。氏音支。水經淸漳水注曰。梁榆城。即閼與故城也。秦伐韓閼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破秦於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閼與聚。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爲侯國。全氏謝山曰。閼氏非閼與。索隱曰。在安定。亦非。趙氏東潛曰。史漢表之閼氏。索隱以爲在安定。蓋即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也。續漢志作烏枝。古篆文烏與於相似。後人又加一門。疑馮解散之封宜在彼。全氏以小司馬爲非。未之審耳。念孫案趙云閼氏即烏氏是也。云篆文烏於相似。後人又加門。則非也。烏之爲閼。乃聲之通。非字之誤。閼字本以於爲聲。而於即古文烏字。烏氏之爲閼氏。猶商於之爲商安也。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於烏古同聲。閼安古同聲。於之爲安。猶烏之爲閼矣。又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僚焉得爲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荀子禮論篇。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大戴記禮三本篇。惡並作焉。楚辭天問。焉有石林。劉逵吳都賦注引焉作烏。呂氏春秋季春篇。天子焉始乘舟。淮南時則篇焉作烏。烏與惡之爲焉。亦猶烏之爲閼矣。故史記酈商傳。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本作焉氏。音於然反。匈奴傳。涇北有烏氏之戎。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高注云。塞在安定。焉氏即烏氏。故曰塞在安定。此皆聲近而通。非字之誤也。而水經注乃以安定之閼氏。爲上黨涅氏之閼與聚。失之矣。或謂史漢表之閼氏。皆閼與之誤。不知與氏二字。形聲皆不相近。與字何由誤爲氏。又謂其地在涅氏縣。因涅氏譌作閼氏。則尤爲曲說。

十二年

安邱懿侯張說。 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孝景三年。敬侯執嗣。念孫案十二年。當依景祐本作

十三年。自孝文十三年至孝景三年。凡十四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十三年。

平

平嚴侯張瞻師。史表平作繁。或曰。漢表作平誤。前有平悼侯工師喜。豈一地兩封乎。念孫案此平縣卽繁縣也。地理志。繁縣屬蜀郡。繁平聲近而字通。若詩之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左右矣。見襄十一年。

侯意

長修平侯杜恬。　侯意嗣。念孫案意當爲憙。憙與喜古字通。故史表作喜。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意矣。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憙。史記張儀傳之馮喜。舊本作憙。餘見史記。

單右車

中牟共侯單右車。念孫案單右車史表作單父聖。索隱曰。漢表作單父左車。單父複姓也。今本脫父字。左車譌作右車。古無名右車者。韓信傳有李左車。高祖功臣表有周昌之孫左車。則作左者是也。又案左疑當讀爲佐。少儀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左車之名。蓋取於此。

季必　二十年

戚圉侯季必。師古曰。灌嬰傳云李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念孫案灌嬰傳是也。史表亦作李必。又

灌嬰傳索隱引漢紀云。柏道追錄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百官表云。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即必之曾孫。見下文。水經河水注云。故瀆東北逕成城西。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皆其證也。又下文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念孫案二十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一年。自建元三年至元狩五年。凡二十一年。

以列侯入

高梁共侯酈疥父食其。以列侯入。念孫案入下脫漢字。上下文言入漢者多矣。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入漢。陳禹謨刪漢字。史表同。

讀書雜志

漢書第三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脫八字

江陽康侯蘇息。史表作蘇嘉。念孫案此條第三格內。當有四月壬申封三年薨八字。四月者景帝六年四月也。至中元年凡三年。而康侯息薨。其中二年。則爲懿侯盧之元年。史表云。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是其證。其中二年。懿侯盧嗣云云。則當在第四格內。今本第三格內脫去八字。而第四第五第六三格內之字。皆以次移上一格。當改正。

陸彊

遒侯陸彊。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隆彊。釋名釋車蓋弓爲隆強。云。隆強。言體隆而強也。索隱本作李隆彊。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而不言漢表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譌也。水經巨馬河注云。淶水東南流逕遒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爲侯國。字亦作隆。

攜侯徐盧

容城攜侯徐盧。念孫案攜當爲唯。且當在侯字下。容城侯唯徐盧者。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侯唯

徐盧。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爲攜者非。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爲侯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即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謚法息政外交曰攜。而謂攜爲謚。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擕。乃是唯之誤字耳後人既誤以攜爲謚。又誤以徐盧二字爲上姓下名。遂改侯攜徐盧爲攜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于軍桓侯賜。桓史表作垣縣名也。遒侯陸彊下文之易侯僕黥。翕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謚。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它之有謚耳又周勃傳。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睢徐盧。案彼文徐盧上脫唯字。史記同。而注文之睢徐盧。即唯徐盧之誤。則此文之本作唯徐盧益明矣。引之曰。徐疑當作涂。涂與塗同。故百官表作唯塗。涂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徐少見涂。故涂譌爲徐矣。

范代

范陽靖侯范代。念孫案下范字衍。史表作靖侯代。水經易水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爲侯國。皆無范字。史記孝景紀正義引漢表。亦無范字。上文之桓侯賜。下文之翕侯邯鄲。皆不書姓。則匈奴降王因有不書姓者。

舞陽

舞陽侯月氏。舞陽念孫案舞陽當作舞陰。此涉下文舞陽而誤也。史表索隱云。漢表在舞陽。則所見本

已誤。親與瀙同。說文地理志水經並言瀙水出南陽舞陰。(今本說文譌作舞陽。漢志水經故)此侯所封。在瀙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瀙陽侯。而其地則屬於舞陰也。舞陰與瀙水。皆在舞水之南。(今瀙水出南陽府泌陽縣東北。漢舞陰故城。在泌陽縣西北。)而舞陽乃在舞水之北。(舞陽故城。在今舞陽縣西。)則瀙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安樂　昌

安樂侯李蔡。　昌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地理志樂安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史漢李廣傳衞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賢傳注以此爲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此已誤。)地理志博昌樂安並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北。博昌故城。在博興縣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食邑在博昌。故上書樂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爲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涉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西安。地理志西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衞將軍傳。並作涉軹。本書衞青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軹乃侯名。非縣名。史表索隱云涉軹猶從驃。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匈奴河

從驃侯趙破奴　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奴字。武紀云。遣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薛瓚曰。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匈奴傳。從驃侯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今本匈下亦衍奴字。衞霍傳亦云。趙破奴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遣從驃侯破奴將兵。至匈河水。

龍侯　龓侯

龍侯摎廣德。又南粵傳。封摎樂子廣德爲龓侯。晉灼曰。龓。古龍字。各本龓譌作龔。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龔字。今據史傳索隱引改。史表作龍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龍亢。索隱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龓侯者。龍亢二字合。譌爲一字。而亢又譌爲木耳。龓乃房室之疏。非古龍字。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強爲之說。集韻。龍古作龓。即沿晉灼之誤。而蕭該遂以有亢字者爲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龍亢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西。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爲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表。又爲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鄜

下鄜侯左將黃同。師古曰。鄜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鄜當爲酈。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酈音蹢躅之

鄜。史表作下鄜。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鄜縣故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轉黃同爲侯國。字皆作鄜。且表在南陽。則是鄜字明矣。若鄜縣則在左馮翊。不在南陽也。

瓡讘

瓡讘侯扜者。師古曰。瓡讘與狐同。讘音之涉反。地理志曰。河東郡狐讘。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瓡讘侯扜者。集解。徐廣曰。在河東。瓡音胡。索隱曰。即狐字。念孫案功臣表之瓡讘。即地理志之狐讘。則瓡乃㼉之譌也。隸書㼉或作㼉。因譌爲瓡。又譌爲瓡耳。說文玉篇皆無瓡字。廣韻十一模亦無瓡字。集韻十一模。㼉。洪孤切。㼉讘晉地名。又攻乎切。㼉讘。漢侯國。在河東。則瓡讘爲㼉讘之譌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瓡音執(音節)侯息云。瓡即㼉字。又音孤。即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湼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念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邘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鉅鹿。(謂食邑鉅鹿。)邘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河內。(謂食邑河內。)師古曰。邘音于。百官表亦作邘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封李壽爲邘侯。張富昌爲題侯。韋昭曰。邘在河內。孟康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騠

侯，邘侯作抱侯。念孫案，黃說是也。踶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背相踶」，李頤云「踶，蹋也」。封李壽爲踶侯者，爲其足蹋開戶以救大子也。上文云「大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是也。廣韻踶、遆並特計切，聲相同，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爲踶之借字矣。封李壽爲抱侯者，爲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食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邘字或作𨙸，二形相似，故抱譌作𨙸。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邘城，（僖二十四年左傳邘晉應韓，杜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正與功臣表之河內相合，遂改抱爲邘，不知𨙸乃抱字之譌，且踶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索隱云「邘在河內」，則已誤認爲邘城之邘。水經沁水注亦云「邘城當大行南路，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蓋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踶侯，即用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連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謼連累單于率衆降侯。念孫案，厲上當有烏字。烏厲，其姓；溫敦，其名也。連當爲遬，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率其衆數萬人南降」。師古注曰「遬，古速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韓成康侯呂釋之。漢陽侯祿。念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胡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犍爲郡。犍爲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懿侯田勝。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脫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景祐本發平作發干。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干。（建元以來侯者表。）衞青傳亦作發干。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戢楯。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城成古字通。）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潁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潁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竝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留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禮。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薨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即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並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

此自別爲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爲四城。謂掌北軍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武紀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域字相似。又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禹謨本於此下加掌西域三字。又引師古注爲證。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四十竝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大后

皇大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念孫案。皇大后三字。後人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大后者。言后與公主。則大后可知。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本通典作皇大后。大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無皇大后三字。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蒼免。（通鑑漢紀七同。）念孫案。戊戌當爲戊辰。其後二日爲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

大夫申屠嘉爲丞相。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爲殷宏。草書之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漢書同。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明。

錯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辠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而張湯即以是日爲御史大夫。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書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錯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爲四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案七月當爲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

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爲大司空。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是表月誤。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顓頊師。引之曰。亮即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作𡰥。形與亮相似。因譌爲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伯作柏。伯仲之伯。多作柏。墨下于陳注云古證字多以本是也。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爲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皆作九侯。鄂侯。鄂俗書作鄂。文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明堂位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

曰。鬼侯。殷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故書不同也。鄂一作邢。邢一本作邘。趙策作鄂。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竹書紀年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侯鄂侯。紂三公。邢侯亦紂三公。或云邢侯即鄂侯。或云即邘侯。俱非。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邘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一作邢侯。又作邘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邘侯。紀年有邘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邘侯。古今人表有邢侯而無鄂侯。是邘即鄂之譌。而邢又邘之譌也。趙策曰。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此即世紀所謂鄂侯以忠諫死者也。作邢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邢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邢侯。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即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雍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雍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賈注曰。雍廩。渠丘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丘實殺無知。杜注曰。渠丘。齊大夫雍廩邑。史記則謂之雍林人。廩林聲近而字通。秦本紀曰。齊雍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今本雍林人作雍廩。乃後人依左傳改之。辨見史記。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雍林而曰雍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未有章句。

故誤以雍林爲邑名。而言雍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雍稟人。亦沿史公之誤。而今本作雍人稟。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爲衍字。亦未合班氏之旨。

陳應

梁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愼微篇曰。楚莊出陳應。爵命管蘇。故能中興。彊霸諸侯。則應爲楚莊王臣。故列於五參中公子培之閒。

衞殤公焱

衞殤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襄二十六年。念孫案焱當爲猋。字之誤也。焱猋字形相似。書傳多譌。不可枚舉。剽猋聲相近。故字相通。襄十四年左傳。衞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甫遙則與猋同音。蒯通傳。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月令猋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爲猋。猶剽之爲猋矣。史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衞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猋之譌也。淮南兵略篇。發如猋風。今本猋作狄。亦是猋譌爲猋。又譌爲狄也。或謂秋亦音七遙反。與剽猋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鄭注以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衞人字

開。一字張。又序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僞撰。何得據之而改漢書乎。（杜預左傳注。琴張字子開。名牢。據僞家語所說。）賈逵鄭衆注左傳。以琴張為顓孫師。而服虔駮之曰。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為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孟丙

念孫案。孟當為盂。昭二十八年左傳。盂丙為盂大夫。杜解補正改孟為盂。說云。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為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為魏壽餘。閻大夫之為閻嘉。邯鄲大夫之為邯鄲午也。案顧說是也。左傳釋文。盂音于。下文同。盂音于者。指盂丙而言。下文同者。指盂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兩盂字皆作盂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盂縣而言。非也。若然。則當云注同。不當云下文同矣。）廣韻盂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盂丙。廣韻本於唐韻。是孫愐所見本亦作盂也。自唐石經始譌為孟丙。而各本遂沿其誤。蓋世人多聞孟姓。少聞盂姓。故盂譌作孟。下文之狐鬷。師古曰。即盂鬷。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盂丙。而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古無音。則當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盂縣。師古亦無音。豈盂字本不須作音也。）水經汾水注云。洛陰水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為大夫之邑。以盂丙為盂大夫。即本於地理志。今本作孟丙。亦是

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云。盂。晉大夫盂丙邑。明汪文盛本如是。他本或作孟丙。亦後人所改。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故盂城。漢盂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盂丙爲盂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盂丙之盂。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即榮啟期也。聲或作啓。攷異曰。聲當爲磬之譌。啟磬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隸書啟字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啓者矣。不必迂其說而以爲磬之譌也。

蕩疑

蕩疑。師古曰。即薄疑也。念孫案蕩即薄之譌。雖姓亦有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衛賢人薄疑。通志氏族略。通鑑周紀四注並同。則當作薄明矣。呂覽務本。審應。韓子內外儲說。淮南內篇道應。竝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慎靚王。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本補。

漢書第四

律曆志

比黃鐘之宮

謂十二鐘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鐘之宮。本作以比黃鐘之宮。與上文以為黃鐘之宮。句法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引此。並作以比黃鐘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厤志並同。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

振美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為羨。字之誤也。（淮南主術篇。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文選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並譌作美。）羨之言延也。三月陽氣方發。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冢人注曰。羨道也。隱元年左傳注作延道。）是羨為延長之義也。太玄玄數。辰戌丑未。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

義。振美二字俱是辰字之訓。孳萌於子。引達於寅。冒茆於卯。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該閡於亥。皆以兩字共釋一字。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令正義引作美。亦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曆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竝作振美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爲斂者。斂當爲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曰。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玄玄數云。庚取其改更。皆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一爲一分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念孫案一爲一分。本作一黍爲一分。脫去黍字。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厤志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爲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案歲陰卽大歲也。不當分以爲二。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曆。說詳大歲說。當大初元年。議造漢曆。安得有超辰之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本作四千五百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曆改之也。（史記曆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曆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曆乃殷曆。（說見下。）與三統厤不同。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劉歆三統曆。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曆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上元乙卯。夏厤上元乙丑。殷曆上元甲寅。周曆上元丁巳。魯曆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曆同。此云前曆上元泰初閼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曆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候之書。多據殷曆。（大衍曆議曰。緯所據者殷曆也。）故易乾鑿度曰。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曆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此紀即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今本孳誤作華。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曆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子當爲寅。後人

改之也。引玉海律曆部此已誤。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曆者殷曆也

黃帝以下六曆。惟殷曆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曆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殷曆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曆議曰。湯作殷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元封七年。與殷曆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爲曆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曜曰。日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亦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孳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太平御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蔟十一月。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曰甲子。曰太蔟十一月。即此所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即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即大初元年。據武帝紀。大初元年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猶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寅。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卻數至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九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十一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詳見大歲考殷曆甲寅元表。後人誤以下文焉術曰數從丙子起。

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曆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說見大歲考。大歲在寅。乃殷曆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在寅則不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乎。錢氏曉徵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乃爲之說曰。大歲在子爲大歲。攝提格之歲則爲大陰。見潛研堂文集。豈知在子本爲在寅。卽上文之攝提格。而無庸強爲分別乎。或曰。漢大初曆元。固丙子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曆法。而必以爲殷曆。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大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曆之文。而非大初曆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曆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曆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曆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曆。而中間乃言漢大初曆者乎。殷曆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壽王曆迺大史官殷曆也。是殷曆爲大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大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曆。故用大史官殷曆。而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曆。更以丙子爲元。徐幹中論曆數篇。成哀之間。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案三統曆以丙子爲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曆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厤世篇曰。漢曆大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曆所引漢志。已謂大初元年。歲名困敦。困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曆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曆矣。弟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曰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冬。曆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

元在丙子矣。而是歲作於鄧平定曆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下文。故壽王挾甲寅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曆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曆之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曆。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造曆。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謂顓頊曆以立春爲蔀首。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爲蔀首也。蔀首起於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惟殷曆甲寅元而已。故曰關逢攝提格之歲。又曰大歲在寅。然六曆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帝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曆元所在。代有變易。殷曆元用甲寅。而漢曆因之。則無以別於殷曆。故又取是年顓頊曆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顓頊曆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以表一代之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本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曆。蓋漢曆成於鄧平。鄧平之曆。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遷鄧平等造漢大初曆也。曆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曆。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曆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曆。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曆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曆之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曆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曆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即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

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歲。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尙書考靈曜曰。齊龍甲寅。攝提格孳。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旣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大歲在午在敦牂。大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曆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戹

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注曰。易傳俗本傳下脫也字。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機樂府注。江淹雜體詩注。劉琨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曹植王仲宣誄注。所引並無。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者也。漢書考異曰。九戹當爲无妄。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爲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尙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並作陽九戹。則唐時已誤。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戹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

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戹。此正釋陽九戹三字。陽九戹蓋三統歷篇名也。陽戹五。陰戹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戹名篇。三統閏法陽九戹曰者。言三統閏法陽九戹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戹篇所云。即易傳所謂陽九之戹也。俗本陽字誤而爲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戹爲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是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戹五。陰戹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歷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戹五。陰戹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无妄之語。蓋連引易无妄說及漢志。非謂易无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戹果爲易无妄之譌。則陽九戹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无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无妄也。且志文若作易无妄。則孟康及師古必釋无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而不及易无妄邪。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筭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譌。當云大歲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譌。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閼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爲德。辰爲刑。大陰所居。謂大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卽大歲所起之日辰。

三月

粤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尚書。既死霸。引之曰。三當爲二。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爲二月明矣。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棣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十二度當爲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禮樂志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念孫案。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

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卽行盬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眞謂之濫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脃也夫婚姻之禮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盬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盬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盬食貨志器苦惡如湻曰苦或作盬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辯見食貨志

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並同。

詩語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爲詩歌字之誤也。說文。歌或作謌。五行志。怨謗之氣。發於謌謠。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歌足以感心。承上詩歌而言。則語爲歌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歌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謌。蓋此篇內歌字。本皆作謌。後人多見歌。少見謌。故皆改爲歌也。此謌字若不誤爲語。則後人亦必改爲歌矣。

鄭衞宋趙

桑閒濮上。鄭衞宋趙之聲並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疋。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　爲妻妾役使所營

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爲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䁝。說文曰。䁝。惑也。從目。熒省聲。玉篇唯幷胡亭二切。或作熒。通作營。又通作熒。漢紀作熒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莊子人閒世篇。而目將熒之。向崔本熒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

貨色。而不可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爲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爲繞。誤與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連語下。

永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通典樂一同。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於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永。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樂而誤。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字。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垂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爲羌。發聲也。

帝臨中壇　制數以五　后土富媼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案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爲腏食。猶此歌之言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爲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揄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則顏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卽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

以爲祭后土之歌是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尙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媼．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壥處

霆聲發榮．壥處頃聽．晉灼曰．壥．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壥與巖同．言靁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以巖穴連文．故說文寷字注．及楚辭七諫注．竝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霆聲發榮．壥處頃聽．師古以壥爲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顥

郊祀歌．西顥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顥．西方少昦也．師古曰．沆碭．白氣之皃也．念孫案韋以顥爲少昦．非也．西顥．謂西方顥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顥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顥天．淮南天文篇作皓天．高注同．說文．顥．白皃．楚詞曰．天白顥顥．故曰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師古以沆碭爲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靑陽．夏朱明．秋西顥．冬元冥．則顥爲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爲靑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

顯也。若少昦則對大昦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遠姚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僄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讀爲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案盛與成同。成亦功也。說見荀子。）楊倞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

闢流離

闢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爲開道路。使之安集。遠道不祥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念孫案師古以闢爲開。以流離爲不得其所者。則闢流離三字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爲開道路。使之安集。其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邶風旄邱篇。流離之子。陸機曰。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闢之言屏除。謂屏除惡人也。（荀子解蔽篇。闢耳目之欲。楊注。闢。屏除也。字亦作辟。周官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司農注。辟。除姦人。）闢流離。抑不詳。兩句同義。皆承上文闓句虐需鬻殛而言。

求其清流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念孫案上句當作猶濁其源而求清其流。今本清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刑法志

沈斥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薛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也。念孫案沈當爲沆。胡朗反。沆。大澤也。其字或作䀏。或作坑。或作亢。又爲鹽澤之名。其字或作𪉸。或作坑。說文。沆。大澤也。徐鍇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沆。廣雅曰。䀏。斥。澤池也。玉篇曰。𪉸。鹽澤也。太平御覽地部四十引述征記曰。齊人謂湖曰沆。沆與斥同類。故志以沆斥連文。故薛瓚以爲水田舄鹵。漢紀孝文紀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沆同。斥今本作塹。非。蓋後人誤以坑爲坑塹字。因改斥爲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㡿。省作厈。因誤而爲岸。三十六井。定出賦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允。故沆字或作沇。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師古不達。乃曰。沈。謂居深水之下。其失甚矣。沆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爲沉。或誤爲沈。或誤爲坑。或誤爲亢。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從元從尤之字。傳寫易致差謬。爾雅釋木。杬。魚毒。今本杬誤作杭。廣雅釋宮。䀏。道也。今本䀏誤作䀏。齊語。至于石抗。補音抗苦浪反。作枕者非。列子黃帝篇。攩拯挨抌。釋文。抌。一本作抗。淮南說林篇。在於批伉。今本伉誤作伉。楚辭七諫。與麋鹿同坑。今本坑誤作坑。史記仲尼弟子傳。原亢籍。正義。亢作宂。漢紀孝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今本亢誤作宂。後漢書光武紀。臧宮與延岑戰於沈水。注。本或作沅水。及沆水者。並非。風俗通義曰。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數沉字皆沆字之誤。沆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沆大水。一曰大澤者也。故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淮南俶眞篇。茫茫沈沈。是爲大治。高注。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數沈字亦沆字之誤。茫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爲盛貌。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師古曰。沆。

鶡白氣之貌也。故曰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沆亦沆之誤。沆與象量藏爲韻。渾與沆一聲之轉。渾渾沆沆。猶言茫茫沆沆耳。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沆又爲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平望沆漭。無崖際也。水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煮坑水爲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說見淮南。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沆。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鷮高翬。絕阬踰斥。阬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阬卽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阬。李善注。阬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阬澤。皋牢陵山。陵與山同類。阬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阬爲壑。亦失之。

載旆

詩曰。我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並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曆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毛傳訓旆爲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興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舂槁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槁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爲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爲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死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食貨志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

下衆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並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尙未誤。

燎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尞。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並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尞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道也。剝彖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卽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曲禮。去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飢餓。天之常行。

慈母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

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作慈父。

聚於力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㓜。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暮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同。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葉　稍耨隴草　隴盡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

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隤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根深。本作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隤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甽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深。

庸輓犂

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佽。比。侹。更。佚。（佚與迭同）代也。（廣雅同）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閒曰侹。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犂者。猶言更輓犂。代輓犂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即方言佽字）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為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賈而糶

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賈而糶今本脫下其字依上文及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以利民此民字對農而言下文民便之三字則兼農民而言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賈而糶以利民漢紀作減賈而糶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脫三字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念孫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曰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爲多

賈誼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爲音于僞反不爲多猶言爲之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爲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爲音于嬀反不音于僞反五穀不爲者爲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曰爲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言不成

稑不成重也。墨子雜守篇曰。歲不爲。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爲。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爲。集解引孟康漢書注曰。爲。成也。淮南天文篇曰。敦牂之歲。禾不爲。協洽之歲。菽麥不爲。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五穀。續漢書律曆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晷未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爲。穀雨晷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是不爲卽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衆

衞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衆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字。

苦惡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句器苦惡。賈貴。如淳曰。苦或作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苦味。器又脃惡。故總云苦惡也。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盬同。唐風鴇羽傳云。盬不攻致也。言鐵器既盬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爲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盬惡。匈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

九寸

公龜九寸。念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侯龜子龜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禮器正義。初學記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

五均司市稱師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念孫案第一稱字。涉下四稱字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卽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以王孫卿爲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

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並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並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

蝗蟲

枯旱蝗蟲相因。念孫案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見月令。亦猶禮言草茅。傳言鳥烏。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今本改爲蝗蟲。辨見經義述聞。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皆其證也。又荊燕吳傳。蝗蟲起。史記亦誤作蝗蟲。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螽也。加一蟲字。則大爲不詞。後漢書酷吏傳注。引漢書無蟲字。

漢書第五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敍也。念孫案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敍。此則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趙策。享萬古之勳。史記趙世家享誤作序。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曆書亦作民以物享。

野雞

其神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僖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謂其聲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之亂也。則誤讀爲紛紜之紜矣。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見史記封禪書集解。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駮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甚多。皆不爲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於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壄雞皆鳴。一篇之中既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駮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爲雉之別名。杜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是也。一爲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雉。其說六畜則云豭豶狡犬野雞雛。然則野雞爲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

雞生在山野。鶡雞鸐雞天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非復常畜者矣。何以急就篇數六畜而及之乎。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泰族篇。郊祀志之雄雉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義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聲者鳴也。鄭注論語先進篇云。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淮南兵略篇云。彈琴瑟。聲鍾竽。是聲與鳴同義。宋王觀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雊。雊字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爲雉。而妄改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此文盛字譌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爲成。則盛非譌字。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成並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爲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念孫案迂讀爲訏。說文。訏。詭譌也。字又作謣。說文。謣。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謣言敗俗。謣好敗則。訏謣並與迂通。妄言與詭譌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郤犨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譌也。故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訏。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

並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塡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並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舊說。若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名爲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爲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不得不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參天之大紀也。故與南北斗並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參辰星於池陽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既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爲衍字。義門讀書記又讀參辰爲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

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通典禮二禮五並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即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並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履圯下下。

奇書

迺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僞。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憙

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憙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憙作喜是也。喜樂也。音許里反。憙。好也。音許吏反。（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憙獵。釋文。憙。虛記反。）獨憙。獨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憙。憙。好也。音許吏反。今本旣改正文作憙。又互改注內喜憙二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賈子階級篇同。）喜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憙。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爲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爲憙。注文喜憙二字亦互改矣。（唯憙好也之憙未改。）

上雍

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雍。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雍。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雍。卽其證。本書言幸雍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爲之說。索隱本從師古作上雍。皆非。

寃侯

黃帝得寶鼎寃侯。寃侯封禪書作宛朐。續孝武紀作宛侯。念孫案寃當爲冤。冤句。（音劬。）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並作冤句。水經濟水篇作冤朐。王子侯表。楚元王傳。並作宛朐。今作寃侯者。寃冤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曰、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並與景祐本同。

居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涉注文汪芒氏之君而誤。上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閒。史記封禪書居誤作君。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爲君。而卽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騫傳大月氏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旣言臣大夏。則爲大夏之君矣。無庸更言君之。西域傳但云西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爲之君也。君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索隱欲改居爲君。殆爲師古注所惑。謂居其地也。下文地肥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辥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公門。畜產謂路馬也。若但云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爲君。又脫去處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鑱旗

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鏠旗.命曰靈旗.念孫案鏠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鏠.無旗字.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爲泰一鏠.（鏠與鋒同.）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鏠旗也.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鋒.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作坎.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類聚樂部四引.凡將篇云.鐘磬竽笙筑坎侯.）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箜篌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侯.卽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

改元爲元封

下詔改元爲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東萊

逐至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念孫案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句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並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並引作圖中有一殿。此當去明堂二字。水經汶水注同。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念孫案商中本作啇中。如注本作啇中。啇庭也。封禪書孝武紀並作啇中。索隱曰。如淳云。啇庭也。今本脫此三字。據後漢書注文選注補。下文詩云。中啇有甓。云云。乃小司馬語。非如淳語。詩云。中啇有甓。鄭玄曰。啇。堂塗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啇。西京賦曰。前開啇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啇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漢書並作啇中。又引如注云。啇庭也。是二李司馬所見本並作啇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注亦譌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

字連讀。而訓爲西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似。故唐譌作商。韓詩外傳。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卽高唐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光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戚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皆當爲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矣。劉向何武傳並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證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外戚傳正作循。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大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衍也。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對爲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爾雅曰。緒。事也。猶

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與此同。若第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無此三字。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

竢

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念孫案。竢。來也。來天神地祇。卽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文竢字解云。詩曰。不竢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俟。不來也。釋文俟作竢。是竢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竢俟竢古字通。

遙興輕舉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孫案。遙興者。疾興也。疾興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與輕舉。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

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脫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燎南郊　瘞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燎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燎於南郊。瘞薶於北郊。上文云燔燎瘞薶用牲一。即其證。

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案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然則日兩旁氣外向者爲背。形與北字相似。故孟云背形如北字也。今改正。穴多作鐍。其形如半鐍也。如淳曰。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鐶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向之名。背鐍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鐍字或作譎。又作僪。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有倍僪。有暈珥。高注曰。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僪。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然則背鐍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日爲鐍。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爲官。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並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爲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爲疏廟。（凡篇內兩見）索隱曰。文燿鉤云。亢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晉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隋書天文志同）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此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烏

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烏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烏。索隱曰。漢書作哀烏。則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爲郎位。（以上索隱）是郎位爲星名。而哀烏乃衆星相聚之貌。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烏。（句）曰郎位。今本作曰哀烏郎位。則哀烏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尤非。（依烏。卽哀烏。）引之曰。烏疑當作焉。字相似而誤。哀焉。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皆衆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舝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卽依也。焉者。狀事之詞。與然同義。若小弁惄焉如擣。秦誓其心休休焉之類是也。衆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焉。

隨星

廷藩西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反。此作隨星蓋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銳。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篇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反。

烏喙　喙爲烏星

柳爲烏喙。念孫案喙當爲啄。音晝。字之誤也。淮南氾論篇。顏啄聚。今本誤作顏喙聚。凡隸書從豕從彖之字多相亂。字本作咮。或作噣。通作啄。又通作注。說文。咮。鳥口也。噣。喙也。玉篇引曹風候人篇不濡其噣。今詩作咮。毛傳曰。咮。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啄。鳥觜也。音竹救反。咮噣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天官書作柳爲鳥注。注啄古字通。則此喙字明是啄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須作音。若啄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喙亦啄之譌。爾雅曰。咮謂之柳。柳。鶉火也。襄九年左傳曰。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是柳星謂之咮。不謂之喙。不得言喙爲鳥星。爾雅釋文。咮。豬究反。本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爲啄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熒惑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案還當爲遝。字之誤也。遝之誤爲還。猶鰥之誤爲鱞。律歷志。癸巳。武王始發。

丙午遝師。戊午度于孟律。遝與逮同。今本誤作還。漢書攷異已辯之。墨子非攻篇遝至乎夏王桀。今本亦誤作還。遝與逮同。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遝。哀公十四年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遝。漢太尉陳球後碑遝完祖齊。實爲陳氏。太尉劉寬碑末遝誅討亂。作不旋吉。成侯州輔碑遝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並以遝爲逮。又墨子見上。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殺將也。考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燿鉤。並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鬬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顚。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顚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遝之誤。遝與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甘泉賦亦作逮。此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顚。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非其本義矣。

歷大白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爲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磑切也。馬云。摩切也。蓋寬饒傳云。摩切左右。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燿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塡以重

從塡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揚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鼂錯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並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凡楊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遷楊州太守。儒林傳之楊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楊粵。王莽傳之荊楊之民。大將軍楊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楊州。及夏本紀。淮海維楊州。楚世家。代庸楊粵。三王世家。楊州保疆。蔡澤傳。南收楊越。南越傳。略定楊越。其字亦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木矣。（夢溪筆談雜誌）（爾雅亦云。楊州宜楊。荊州宜荊。）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荊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雝。雝。壅也。冀近兗信徐舒楊揚荊彊豫舒雝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

輕揚之語。遂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旣改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尙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雍壅也。荊彊也。兗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楊揚也。爾雅釋文。於荊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壅也。兗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楊揚也。較尙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删。今書傳中楊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尙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令曹全碑。兗豫荊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楊州刺史。其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楊州。荊州刺史度尙碑。楊賊畔於□□。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曆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荊楊。陳球後碑。剝落荊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梲□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食楊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衞。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篇及廣雅並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歱。說文。歱。跟也。踵。追也。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歱字皆作踵。而歱字遂廢。天官書路踵作聑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歱。引字詁云。歱今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歱。與史記不同。而今本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歱相承。其字正作歱。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亡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旣見而速去也。今本疾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爲偶。謂兩氣相敵偶也。偶禺古字通。管子海王篇。禺筴之。尹知章曰。禺讀爲偶。偶。對也。史記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二匹。索隱曰。禺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禺馬代駒。孝武紀禺作耦。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據此

則司馬所見本正作禺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或曰若本作禺而讀爲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師古此篇之注甚少而音亦甚略後人正以師古無音故徑改之耳

穹閭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本作弓而讀爲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說文淮陽名車穹隆轒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槀

城郭門閭潤息枯槀念孫案枯槀當依景祐本作槀枯汲古閣本亦作槀枯槀枯與閭爲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槀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於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劉攽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見魏書高允傳其實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

子嬰爲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爲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爲歲首弗革。若以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弟四月。無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蓋秦用顓頊曆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允傳。是也。必欲強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塡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觿。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爲且去。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即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去。旦亦當爲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戉。戉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戉今本戉譌作戊。齊氏息園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戉字。亦譌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爲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閒。後人以樞爲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閒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引此無斗字。

西羌反

後二歲餘西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幷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幷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幷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言西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

色氣是其證又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兩氣二字兼上文東南兩方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念孫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衍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言讙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亥閒留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並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正作一刻所止

五行志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爲弛經傳通以施爲弛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亡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正義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用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恆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亡麥禾。爲大水亡麥禾。故又改此文之亡水旱爲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謬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爲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用仲舒之說。

燕壞民室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念孫案燕壞民室。本作漢水出壞民室。今本

漢譌作燕。孔龢碑爲漢制作。漢字作漢。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誤。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壞室。則敍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

五曰思　思曰容　容作聖　思慮　宮爲土爲信爲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悊。聽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錢氏曉徵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爲包容之容。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睿。非容非睿。亦失班氏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此又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睿。本作思心曰容。思心說見下。應注。容通也。古文作睿。本作容。寬也。古文作睿。容寬也。卽用班氏原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本作睿。而訓爲通。則容睿聲義並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睿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

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卽應注所本。後人旣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其妄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爲思心羸蟲孼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孼。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蓺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心字。蓋古文尙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尙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春秋繁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旤作。思慮亦本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霿亂。敘傳曰。思心旣霿。牛旤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霿亂之咎也。皆其證矣。又律歷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義正與此同。下文貌言視聽以爲心主。心上亦當有思字。漢紀孝武紀曰。宮爲土。爲信。爲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爲思爲心。下爲字因上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及左傳並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改之也。

天虖

趙孟曰。天虖。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夭。下文其幾何。正承夭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爲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爲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删之耳。律曆志引傳作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曆志亦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阸

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鷗鴿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卽遠貌。遠哉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理志。陽阿屬上黨。阿陽屬平原。師古以陽阿爲平原之縣。失之。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無冰

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亡。此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亡。其或作無者。卽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共御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己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又云。人君能循政。共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

故鄭注五行傳共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摎。繞也。摎音居虯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反。即爾雅所謂薃侯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摎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摎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爲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爲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莎。相摎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摎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失古佚字。各本皆作泆。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注引改。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

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嘗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卽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案。師古以不然爲不如所諫自修改。非也。終已不改。已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卽師古所謂危亡也。故下文卽云。老母安得處所。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爲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貫注。故又加國家危亡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墨子辭過篇。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衞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雨于具反。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爲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爲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卽蒙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爲三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

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删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爲七月之譌也宣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延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念孫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句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藝文志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

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並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水潰出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崩之事則此亦當有崩字明矣文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開元占經馬占引此亡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羊傳

夫死父　下不壹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月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念孫案見夫死父當作見死夫死父今脫一死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死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爲上不壹人首在上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其證足多當爲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共匈而言故曰手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

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衞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衞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衞戶者。當作門戶衞者。言門戶之衞者。皆莫之見也。今作門衞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衞者。又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句盾禁中。句覺而得。句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爲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食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食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衞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衞也。故曰齊衞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齊衞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辯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爲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左氏以爲朔

十六。今偏數上下文。劉歆以爲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爲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爲二日。凡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食。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食。劉歆以爲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劉歆以爲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食。劉歆以爲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食。劉歆以爲三月晦朓。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劉歆以爲五月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爲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今偏數上下文。劉歆以爲二日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衞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食三十六之內。故不數也。）尚缺其二。蓋一爲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一爲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爲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衞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二月當爲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衞也。奎。魯也。故曰魯衞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衞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爲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爲二月。而左氏以爲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漢書第六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沛

浮于汝達于沛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尚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尚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菏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繆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今本譌作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菏尚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閻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字菏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

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是也。水經注亦作荷。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五經文字云。菏古本亦作荷。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尙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隹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雍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尙書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衞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其秩然不紊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爲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瀍澗。其川熒雒。今本熒作滎。辯見高紀滎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黽池新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辯。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豯養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豯養。念孫案豯本作奚。此後人依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豯爲奚。是奚爲本字。豯爲借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瑯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若志文作豯。則注當云豯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爲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念孫案古國國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啓所伐即承此扈字言之甘誓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並曰扶風鄠縣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玉篇同）續漢書郡國志曰右扶風鄠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水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南昔夏啓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潏水

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潏音決念孫案潏當爲澇字或作潦通作勞史記封禪書曰霸產長水灃澇涇渭說文曰澇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澇水出南山澇谷（郊祀志作勞谷）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澇水

非潏水也。又案說文潏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鄠鎬潦潏。師古曰。潦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愼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水經渭水注曰。沈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西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將鄠縣潏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案師古以沈水爲泬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潏水乃澇水之譌。故明知鄠縣無潏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疑。

惠公

雍。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爲悳公。悳古德字也。史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始皇紀同。封禪書曰。秦德公既立。卜居雍。郊祀志同。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悳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史記陳杞世家。杞共公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惠亦悳字之誤。而師古不云悳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爲惠矣。

所都

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即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並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緜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今本沮漆誤作漆沮。辯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阮之卽而但曰芮阮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並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郿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灌水出　毋血水出　女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爲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辯見後淮水出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毋血水出。甾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水經淄水注引作女水所出。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念孫案西虢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西虢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爲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舊本惠譌作秦。辯見前惠公下。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雍。則羅泌所見本尚無州字。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爲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爲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若河南郡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爲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爲春。後人遂改爲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爲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犫之邑也。故其地有犫氏鄉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犫氏。而今本作班氏。廣韻犫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郤犫之後。然則犫氏爲郤犫之後。而襄陵又爲犫之故邑。故其地有犫氏鄉亭。作班者非也。蓋犫字或通作讎潛夫論志氏姓篇作郤讎。與班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犫。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則所見本已誤爲班矣。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爲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犴無拘纏之人。拘字作拘。朐忍爨夷朐字作朐。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溷。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拘。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妢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笴。說文敘曰。廷尉說律。

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譌作荷。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苛一本作荷。皆其證也。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爲河主二字也。又案後雁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西與句注相連。故言句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是其證也。案趙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而張儀傳曰。趙襄子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或言夏屋。或言句注。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故改入漳爲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黽谷

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念孫案黽當爲𪓰字之誤也。𪓰卽要領之要。玉篇𪓰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屆道要。要字作𪓰。上缺一點者。省筆耳。此大𪓰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

後北地郡有大𡨴縣。師古曰。𡨴卽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文曰。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今據山海經補。水經曰。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譌作鼂。今據注改。是大𡨴爲大鼂之譌。鼂與𡨴字形相似。𡨴之譌爲鼂。猶鼂之譌爲𡨴。後漢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要爲孟字之譌。此因孟鼂聲相近。而借鼂爲孟。因譌爲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而𡨴字師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𡨴始音一遙反。是則大𡨴谷之𡨴。唐時本已譌作鼂矣。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卽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泲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泲。卽此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僅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得言過郡三矣。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陭氏陽阿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至滎陽入河。涅縣穀遠陭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並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蕩陰。蕩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蕩水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劭曰。黃澤在西。下文曰。羑水亦至內黃入蕩。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說文曰。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黃澤。水經曰。

蕩水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爲卿。王莽傳曰。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大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忠信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筦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於管。杜注曰。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笵。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廬江太守范式碑。碑額篆文亦作笵。今則范縣范姓字皆草。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衍。國有南北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於戰國時爲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爲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漢書並同。）後漢書樊儵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姞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縣。乃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與上文不合。）皆其證也。通典州郡十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國。漢爲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燕國。則唐初本尙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今據以訂正。

二年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案二年當爲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元始四年爲鄭公。

鮦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襄四年左傳注。鮦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鮦音紂。每訝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鮦陽。注鮦音紂。廣韻鮦字下云。又直冢直柳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紂紅。而訛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考異曰。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鮦陽公乘咸。師古曰。鮦音紂。按鮦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鮦有紂音。大可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鮦爲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鮦。直壟切。又直久切。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略。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也。廣韻平聲一東。鮦徒紅切。引爾雅。鰹大鮦。上聲二腫。鮦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鮦陽縣。至四十四有鮦除柳切。始云鮦陽縣在汝南。集韻類篇。竝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鮦陽。孟康但音紂。其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鮦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然則鮦陽音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爲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有鮦陽。吳祐傳鮦陽侯相。李賢注竝曰。鮦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

鮦陽．何超音義曰．鮦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以音紂爲常．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竝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河南道．引漢志鮦陽屬汝南郡．鮦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其證五也．襄四年左傳釋文曰．鮦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汪本地理志．鮦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加．實自明監本始．其證七也．汲古閣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皆謂鮦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調．見隱五年左傳正義．調從周聲．古讀若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離騷七諫．韓子揚搉篇．竝以同與調爲韻．鮦從同聲．而史記衞靑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鮦從同聲．而亦讀如紂．說文．鮦讀若絝襱．襱從衣龍聲．或作襩．從衣賣聲．賣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襱字．卽是東幽兩通之字．鮦讀若襱．因宜其轉入幽韻．而音紂矣．洪範曰．雺之雺．音武工反．而其字以矛爲聲．尻字以九爲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讀如穹窮之穹．此諸幽部之聲而讀入東部也．牢字古讀若留．而說文從冬省聲．猶字從狃聲．古讀與狃近．而齊風遭我乎峱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巎．其字以農爲聲．此諸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鮦之音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爲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定城。是其證。

北筮山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念孫案宛縣故城。爲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爲聚。筮卽澨字也。水經淯水注曰。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澨者。水側之濆。楚辭九歌注。澨。水涯也。聚在淯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則此當爲北筮聚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說文作中陽。瀙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瀙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瀙水東北過上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泚水。云。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泚陽。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沘水西。章懷注云。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沘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沘者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何得指爲傳寫之譌乎。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泚非。據新校本改。）泄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沘泄耳。比與沘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壽春之沘水。若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卽因水以立名。（漢比陽故城。卽在今泌陽縣西。）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沘水。或謂之渒水也。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爲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竇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泚陽。（比或作沘。因譌而爲泚。）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篇譌作方。據篇內三分字改。）章子與荊人夾沘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泚水。蓋後人多見泚。少見沘。故沘譌作泚。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泚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相合。光武紀作沘。章懷注云。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爲非。而唯誤本水經是從。傎矣。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爲城。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滍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爲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滍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滍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爲魯山。水經注曰。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念孫案淮當爲灌。卽下文灌水北至蓼入決者也。水經決水注曰。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舊本此下有卽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惑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爲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許愼曰。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辯見史記。)蓋謂

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於蓼入決。據此則淮水爲灌水之誤明矣。（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雩婁廢縣在商城縣東北。蓼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爲班志原是淮字。淮水卽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灌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灌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卽爲灌水乎。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爲淮。不必曲爲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水經濟水注曰。菏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邱亭在南。是其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錯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景祐本錯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諡而删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諡。周公之

謚曰文。周與文王同謚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謚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刪乎。水經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西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正與景祐本同。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洨。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洨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淮水注曰。洨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番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番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番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爲胥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洨音胥。是洨胥同音。故莽改洨爲胥成。猶上文鄲縣之改鄲城。蘄縣之改蘄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爲胥城是也。汲古閣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續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濁漳清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清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

注云。地理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沙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爲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爲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爲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注作樂市。

沮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念孫案。沮當爲泜。字之誤也。凡隸書從氏之字。或作互。又作𠀉。故泜字或作洍。(玉篇曰。泜俗作洍。)又作沍。形與沮字相似。因譌而爲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稾祗侯陳錯。漢表祗作祖。亦是祗或作祖。因譌爲祖也。)下文濟水東至廮陶入泜。風俗通義譌作入沮。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泜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曰。今泜水出中丘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本地理志。則沮水爲泜水之譌甚明。而泜字師古無音。至下文洨水東南至廮陶入泜。始云泜音脂。又音丁計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泜水上。索隱曰。郭景純注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注。似唐時地理志泜字

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重以泜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恆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唐時本尙有作泜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泜水入漳。而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爲漳。（禹貢至於衡漳。地理志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在北。）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爲黃也。（隸書章字作章。黃字作黃。二形相近。）漢之堂陽。卽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水過堂陽縣西。）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爲黃河也。而文選注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卽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史記正義作得恆山岅。）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岅。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㶟水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恆山與代谷相連。故竝及之也。太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水

爲四瀆之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鄗。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彘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衞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灈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芒縣。世祖更名臨睢。清河郡厝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厝。改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更名厭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昌。安險。章帝更名安憙。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甾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鄗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考異曰。說文作白陘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八陘。有白陘之目。見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陸谷。則義無所取。蓋俗書陘字作陸。與陸相

似而誤。

𢙨題

清河郡𢙨題。師古曰。𢙨古涉字。廣韻集韻亦作𢙨。引之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涉音。𢙨當爲𢥠。說文沙或作沚。故𢥠從沙聲。而或作𢥠。今作𢙨者。𢥠之省文也。隸書心字作心。與尐相似而誤。尐少也。讀若輟。

也

涿郡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字涉注文入淶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淶。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淶也。說文曰。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淶。今本淶字譌作漆淶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水經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又巨馬河注曰。巨馬河。即淶水也。此易水入濡。濡水入淶之明證。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曲爲之說曰。言易水之至范陽入淶也。斯爲謬矣。又案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海陽下。此濡字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於反。昭七年左傳盟於濡上是也。而師古曰濡者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爲遼西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字本作渜。說見後泒水下。

南東

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爲東南。

民曰

勃海郡城平虖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錐指曰。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念孫案。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爲或曰。字之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今本竝脫行字。

二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念孫案二當爲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光。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於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　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今本泗水作池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辯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案臨樂子山。子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衍。（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子。毛本又譌作于。）臨樂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是其證。又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洙水沂水同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至蓋當爲至卞。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既言洙水出蓋。則不得又言至蓋。且水經與注。竝言洙水至卞縣入泗。卞縣有泗水。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地理志作至蓋。此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與經注皆不合。）下文言泗水出卞。卞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卞入泗水。而今之洙水。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旣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漢志水經故道迥殊矣。

丹

東萊郡腄。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沂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爲至計斤。（計斤縣屬琅邪。）因脫去計字。後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卽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卽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

南流至平度州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卽墨縣西至膠州之麻灣口入海大沽河卽古之姑水也昭二十年左傳姑尤以西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曰姑卽大沽河尤卽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卽漢計斤縣地則沂爲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雁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左傳作尤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誤以沽水爲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東至

琅邪郡邞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邞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海倉口入海

黝

丹陽郡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黟黑木也從黑多聲丹陽有黟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則地理志本作黟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黟黟從多聲於古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歌部通者黟字不得借作黝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黟或作黝其作黝者皆爲誤本漢志所惑玉篇黝字

無伊晉。廣韻黝於脂切。縣名。屬歙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餘水自餘汗北至鄡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為牽水。隸書牽字或作[illegible]。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當為入湘。湖湘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秦讀為溱。師古曰。匯音胡罪反。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念孫案匯皆當為滙。字之誤也。滙讀若匡。隸省作洭。說文曰。滙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滙浦關為桂水。出字舊本

譌作山。山上又脫南字。今據水經訂正。從水匡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洭。洭字或作滙。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爲匯。案方言。南楚瀑洭之閒。郭璞曰。洭音匡。洭水在桂陽。水經曰。洭水出桂陽縣盧聚。今本譌作匯。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爲桂水。史記南越傳。出桂陽下匯水。今本譌作匯。漢書作湟水。水經注曰。匯水。山海經謂之湟水。今山海經海內東經作湟水。匯與湟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匯。則聲與湟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本作方湟。說苑正諫篇。後漢書文苑傳。並作方淮。淮亦湟之譌。故與湟通。下文有含洭縣。南海郡有洭浦關。舊本關譌作官。今據說文水經改。其字正作洭。不作匯也。又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賦政於外。爰及鬼方。匯夷來降。寇賊迸亡。匯卽洭字。洭夷。謂洭水上之夷也。上文云。除豫章鄱陽長。夷粵抽攄。恃強難化。君奮威颺武。視目好惡。蠻貊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洭水發源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之西江。於漢爲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抽攄。又云洭夷來降也。而隸釋乃讀匯爲匯。而以爲匯澤之盜。漢隸字原又讀爲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文。則此志之匯水明是洭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匯。唯含洭縣。洭浦關。兩洭字不譌。師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者多見匯。少見洭。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洭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爲水名。故加林字耳。水經曰。溱水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卽洭水。南入於海。注云。溱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見餘

上條。下文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傳正義引此已有林字。)水經曰。灕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鬱水。是其證。今灕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漯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王。故壍山堙谷。改爲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卽前漢之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而下一字不改。

讀書雜誌

漢書第七

鬻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念孫案鬻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鬻作灊。沔水篇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灊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注云灊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即地理志文也。灊水篇曰灊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灊下皆無谷字。史記夏本紀索隱。灊或作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亦無谷字。在谷水。沔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爲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入當爲八。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

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眞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爲橘。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有橘官。下文巴郡朐忍魚復二縣。並云有橘官。

七　二千

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錐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二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郁鄢

犍爲郡郁鄢。念孫案郁本作存。此因鄢字而誤加阝也。說文曰。存鄢。犍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郁。而無郁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郁鄢。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尙作存鄢。且師古注鄢字有音而郁字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嶲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淹水注並同。劉逵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嶲青蛉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此處尙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念孫案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溫水注曰。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東流至毋單縣。注於溫。卽本地理志。

臘

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卽本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正釋此三字也。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入江譌作入灊。而胡氏東樵遂引之以駁水經。大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徐谷。念孫案潛水本作灊水。即下文入灊之灊。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灊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爲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灊。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灊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灊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氏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後。）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爲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竝作脩城。

至武都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瀁。前文引禹貢嶓冢道瀁。卽其證也。念孫案。說文瀁古文作瀁。今志作養者。瀁之假借字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作養。淮南地形篇作洋。高注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以養爲瀁。至武都爲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卽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獂道。今本獂譌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獂道非漾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氐道。水經注已辯之。東至武都爲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三字。水經漾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竝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爲地理風俗記文。日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搜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爲脩遠。故改此縣爲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搜。還搜。莽曰溝搜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

南籍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謂出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籍端水南字涉下文南羌而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元和郡縣志云。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爲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猶菏水出於菏澤。因謂之菏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澤。冥澤既爲冥水所入。又爲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爲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西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說文作瀘。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褱德

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褱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褱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曲爲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漢水受氐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作溫。又脫中字。辯見後溫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蠻夷中下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亦不言其所入。）

圜水

上郡白土。圜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圜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圜字本

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圜陽。師古曰。此縣在圁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西河圜洛之閒。晉灼曰。圜音嚚。三倉作圁。師古說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圜洛之閒。集解徐廣曰。圜在西河。音銀。索隱。圜。晉灼音嚚。三蒼作圁。（今本史記正文。圜作圁。集解作徐廣曰。圁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圁作圜。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以上注地理志云。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圜當爲圁。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圁字也。（以上索隱。）念孫案圜與圁聲相近。古無圁字。故借圜爲之。韋顏竝以圜爲圁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圜水作圁水。全氏謝山校本曰。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錯。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圜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圁字。則韋不當云圜當爲圁矣。水經注引作圁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長所見本不錯。後人始改圁爲圜。何不察之甚也。）王莽誤以圜爲方圜之圜。故改圜陰爲方陰。而圜陰之圜。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圜水。圜陰。圜陽。圜洛。其字皆不作圁。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圜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圜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圜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圜陽田植。是圁水之圁。古皆作圜也。王莽誤改圜陰爲方陰。卽古無圁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圜無圁。

可𪹯

高奴有洧水可𪹯。師古曰。𪹯。古然火字。念孫案可𪹯本作肥可𪹯。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洧水。肥可𪹯。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難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脟腸閒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水經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亭城南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爲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匈奴傳曰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是也

樓煩鄉 富代

雁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經㶟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爲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寧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爲治。字之誤也。上文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即此水也。水經㶟水注曰。㶟水一曰治水。（舊本㶟誤作濕。說文曰。濕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㬎聲。玉篇音力追切。今據改。）又曰。㶟水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作下落。）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至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㶟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案注曰。于延水又東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㶟水。是于延水至廣寧。尚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意。而改入治爲入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爲沽。故道元以爲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㶟水左會于延水於下洛縣故城東南。㶟水即今之桑乾河。漢下落故城。在今直隸保安州西。于延水即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邊外。東至保安州入桑乾河。與水經注合。）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㶟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㶟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㶟。是也。㶟水即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祁夷水。即今之壺流河。源出山西廣陵縣西。東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河。即此志所謂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縣東北。）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

海。此卽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寧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虖池別

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之譌。參戶縣屬勃海。虖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隔重山。非虖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虖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閒國弓高下云。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㶟餘。㶟力追反。㶟省作漯。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爲濕。濕它合反。卽濕字之省。故今本水經注作濕餘水。又譌而爲溫。濕字俗書作㬎。溫字俗書作温。二形相似而誤。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㶟字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爲陽樂。入海當爲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山東南。至鵰鶚堡合南河。卽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

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厗奚

漁陽郡厗奚。孟康曰。厗音題。念孫案厗皆當爲虒。韻書虒厗二字。竝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虒字或作虒形與厗亦相亂。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虒。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傳相承。嗁字作啼。蹏字作蹄。皆其類。然則虒奚之作厗奚。當亦是傳寫者以虒爲厗。因譌而爲厗矣。故虒誤作厗。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竝作傂奚。傂字以虒爲聲。則漢志之本作虒奚甚明。集韻厗虒二字。竝田黎切。厗字注引說文。唐厗石也。虒字注云。虒奚縣名。是厗字自爲唐厗石。而虒字則爲虒奚縣。作厗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虒奚縣。又引漢志虒奚屬漁陽。虒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泒水　蠻夷

白檀。泒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泒音呼鵙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蓋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泒。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泒水之名。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濡水。字本作渜。從水耎聲。耎俗作軟。故渜從其聲。而音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儒。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淶。不言出漁陽白檀

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經渜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需。（易需卦釋文曰。需字從雨重而者非。）與耎相似。故從耎之字多譌從需。（若愞之爲懦。㨎之爲擩。堧之爲壖。媆之爲嬬。皆是。）渜水之爲濡水。猶十喪禮渜濯棄于坎之渜。與大記譌作濡也。渜與洏字形相似。故渜譌爲洏。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爲洏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渜。故渜水字今皆作濡。此渜字若不譌爲洏。則後人亦必改爲濡矣。）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耎聲。故聲與難相近。（渜水一名難水。猶有骨醢謂之腝。而字或作臡也。）今人謂之灤河。聲與耎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渜。奴官切。水名。在遼西肥如。或作濡。（類篇同。）云渜水在遼西肥如。卽本於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爲俗本所惑。然以渜爲正文。而以濡爲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而友人以段氏若膺經韻樓集見贈。其中渜濡灤三字攷。大旨與予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并記之。）

灅水

右北平郡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灅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灅當作灤。念孫案說文。灅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鮑邱水注云。灅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流逕石門峽。又西南入於庚水。引地理志灅水云云。其字皆作灅。不作灤。子京言灅當作灤。蓋誤以爲出雁門陰館之㶟水矣。（說文。㶟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從水纍聲。玉篇力追切。此卽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灅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西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

然可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絫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此則渜水入海之處。在絫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城。在今灤州西南。漢絫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三年。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漢紀並同。樂浪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經曰。存水出犍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周字明矣。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爲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牢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即今肇慶府高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爲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高五王傳曰。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菑川不合。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爲三戶。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戶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盧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爲盧。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盧作慮。慮有廬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廬音。而古書盧字無通作慮者。若盧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盧。今注內無音。則本是盧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圉。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圉縣下當有莽曰

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藪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爲入泲渠。今本泲譌作沛。又脫渠字。泲渠者。泲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菏水。卽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卽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注云。菏水卽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卽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渠者也。水經泗水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爲泲渠。水經注引此正作泲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泲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泲。泲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爲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爲十二年。文選蕪城賦注。引此已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更荊爲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帝十二年更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爲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梁氏曜北史記志疑已辯之。史記孝景紀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漢紀同。故曰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並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並作有。

秦豳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豳。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念孫案。秦豳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豳兩國而衍。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渳。亡爾切。亦瀰字。集韻。瀰或作渳。然則洋洋乃渳渳之譌。即新臺之河水瀰瀰也。廣雅釋邱有渳字。今亦譌爲洋。念孫案。廣雅釋邱。涘。厓也。宋本涘譌作渳。集韻遂誤收入渳字。音迷浮切。引廣雅。渳。厓也。今本廣雅。又譌渳爲洋。盧以洋爲渳之譌。非也。河水渳渳之渳。不得訓爲厓。念孫案盧說是也。渳字本作𣳚。以羋姓之羋爲聲。俗書羋姓字作芊。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渳譌爲洋也。下文引衞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渳渳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一都之會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閒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昴畢

趙地昴畢之分壄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昴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昴畢趙之分野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昴畢趙也（廣雅同）卽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爲二物亦非

溝洫志

釃二渠

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師古曰釃音山支反念孫案釃本作灑（注內釃字竝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

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厮。索隱曰。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爲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揚雄傳。灑沈菑於豁瀆。師古竝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竇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卽孟康注。

漑注

渠成而用漑。注塡閼之水。漑舃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漑字涉下漑字而衍。下言漑舃鹵之地。則此句不得先言漑。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漑字明矣。上文云。竝北山東注洛。欲以漑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漑也。史記及水經沮水注。通典食貨二。皆無上漑字。

慮殫爲河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　慮莫不王　慮有德色　慮非顧行也　慮不動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爲恐。謂恐殫爲河。非也。下句云。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爲河矣。今案慮猶大氐也。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氐盡爲河矣。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亡與無同。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氐莫

不王也。師古曰，慮，計也。計，亦謂大計也。今本慮莫譌作莫慮。賈子五美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又曰，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言大氐有德色也。又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大氐非顧行也。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失之。又曰，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言大氐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爲大氐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無慮，大數名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以無慮爲無小計，非是。辯見經義述聞。或作亡慮。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用。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櫐。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余反。又地理志，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淮郡取慮，遼西郡且慮，遼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作閭殫爲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爲名也。裴駰謂州閭盡爲河，尤失之。

弗鬱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汪本非作是，涉上注韋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溢，濊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本濁，不待氾濫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弗鬱讀爲沸渭。河渠書作沸鬱。沸渭，猶汾沄。魚衆多之貌也。揚雄長揚賦，汾沄沸渭。李善曰，汾沄沸渭，衆盛貌也。河溢鉅野，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氾濫也。迫冬日，指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鬲

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爲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爲極北．鬲津爲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之文．則有津字明矣． 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並作自鬲津以北．

住十餘歲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既言居．則下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自衞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眞．而魯最近之．念孫案既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

言皆不得其眞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最爲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並作曲臺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戎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可以爲戒故曰愼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戝戝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戝爲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爲式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敍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

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芊子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芊音弭．史記孟子荀卿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芊．別錄作芊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芊子十八篇．顏師古云音弭．案芊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芊有吁音．故別錄作芊子．史記作吁字．（小雅斯干篇．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香于反．或作吁．）作芊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爲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

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諭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作賦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當爲傅。耿昌傅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爲諜。應劭注揚雄傳曰。諜。譜也。上文有漢元殷周歷諜。今本譌作諜歷。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諜字作𧩼。因譌而爲謀矣。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

篇。諜出謁作謀士。

奇胲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如淳曰。胲音該。師古曰。許愼云。胲。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侅。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賌之數。（此所云即奇胲刑德。）又曰。明於奇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高注云。奇賌。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侅者非常也。侅正字也。胲咳賌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侅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侅。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胲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胲爲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非奇胲之義。且奇胲二字同訓爲非常。若以胲爲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瘲瘛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瘛音在前。瘲音在後。則瘲瘛當爲瘛瘲。說文。瘛。小兒瘛瘲病也。諸書皆言瘛瘲。無言瘲瘛者。

漢書第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構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構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構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衆。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已同。則劉說不誤。

蠭起

楚蠭起之將。師古曰。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念孫案蠭起本作蠭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之衆。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卬。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卬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卬字作仰。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

卬字皆改爲仰。又刪去卬讀曰仰四字矣。卬叩字相似。故卬誤爲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閒。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仟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今本什伯誤作仟伯。十人誤作千人。與匈奴傳索隱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衆。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閒。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甿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衆。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閒。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櫌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穫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櫌。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穫同。謂矛鋋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櫌及戈戟之穫。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

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棘棗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後徐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衆．鐖鑿棘矜．義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鎩．乃始言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郤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迺作仍．閩粵傳．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閒．通典邊防二迺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

尙魯元公主

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案尙之爲配．古無此訓．辯見周

易。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尙公主與尙書尙食同意。訓尙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尙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尙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尙爲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尙猶配也。義與尙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尙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尙字卽當字也。與尙公主之尙不同。古字當與尙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立。當誰立哉。漢書當作尙。）故一本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爲配。尙則不可訓爲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爲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爲字古通作僞。（古書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陽僞卽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借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古本爲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蓐食

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爲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爲有。說見釋詞。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有可無。下文人有言上。亦無者字。

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　唯天子亦以爲國器　唯上亦難焉　唯其人之贍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師古斷唯字爲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爲雖。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雖信亦以爲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于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曰。唯讀爲雖。秦策曰。獘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獘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唯並與雖同。又借作惟。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爲句。而讀爲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爲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

在上句則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唯讀爲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爲獨失其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揚雄傳曰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贍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

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爲豈。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曰。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楊倞竝曰。幾讀爲豈。韓子姦劫弒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穀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竝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爲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爲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

引作復誅彭越。是其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卽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爲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芷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爲韻。好留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利死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成。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昭二十年左傳。盡以求媚。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衆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摶。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摶三國之兵。徐廣曰。摶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摶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迺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尚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保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尚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俶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偉與瑋通。)

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曰。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誤貢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詭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或作尗。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爲少。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爲幼少之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並作字路叔脩黃老術。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

朴。木皮也。柹。削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晡。顏氏家訓已辯之。小雅角弓箋曰。附木桴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竝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已爲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爲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附。衞青傳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閒。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景閒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腑。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作肺腑者皆誤。古書藏府字亦無作腑者。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餱。其餘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爲肺肝之肺。則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爲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謜。度也。謜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亡原者

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爲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盭也。盭亦違也。〔盭通作戾。鄭注大學云。違猶戾也。〕齊策。秦使魏昰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卽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恚謂勝曰。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讀爲很。〕疾言辯訟。是也。曲禮。很毋求勝。鄭注曰。很。鬩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牆。毛傳曰。鬩。很也。爾雅。鬩。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李巡云。相怨恨。失之。辯見經義述聞。〕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爲很。謂相爭鬬也。孟子言好勇鬬很。是很與爭鬬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

讀爲很。謂相爭鬭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竝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爲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爲很之借字矣。

根埀地中　首埀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宋祁曰。垂作臿。一作函。通鑑漢紀二十二作函。司馬康曰。函。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臿從千從臼。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函卽垂字也。念孫案漢書作埀。乃函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今本臿誤作埀。）函卽臿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臿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言垂。則作臿者是也。廣韻臿俗作函。（周官典瑞注。插之於紳帶之閒。釋文。插作函。初洽反。）胡以函爲埀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插臿古字通。則漢書作臿明矣。又儒林傳。先毆旄頭劍挺墮墜。首埀泥中。宋祁曰。埀字當是臿字。亦是也。泥中可言臿。不可言埀。太平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臿。又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爲精思。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董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兒寬傳。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五王傳

旣欺

琅邪王劉澤旣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旣欺本作旣見欺。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

文不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臝

或白晝使臝伏。念孫案景祐本臝作𧟄。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𧟄袒也。從衣𣎆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臝。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臝。少見𧟄。而經傳中𧟄字皆譌爲臝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遬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遫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宋祁曰。浙本遫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眹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眹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少譌作小。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念孫案。載。行也。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淮南俶眞篇注。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爲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今本汜作圯。乃張佖所改。劉攽宋祁已辯之。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面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閒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卽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𧝓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𧝓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壄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雍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雍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

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無故即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雍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大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攽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曰。大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大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

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

絳灌等或讒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讒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既言絳灌等。則讒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或作咸。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亦以作咸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大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固請之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念孫案宋說是也。此時平尚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大后以

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衞中。則是平已得宿衞。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衍。史記無。

唼血而盟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唼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唼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喋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

擁輕車騎

別擊西丞白水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念孫案擁當依景祐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爲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二雍字並於用反。）史記正作雍輕車騎。（正義音於拱反。則已誤讀爲擁矣。）酈商傳亦云。破雍將軍烏氏。後人改雍爲擁。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拒一作和。駰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帝王篇。鯢桓之審爲淵。崔譔本桓作拒。）桓讀爲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讀爲和。猶和之讀爲桓。水經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底績。鄭注曰。和讀曰桓。逸周書時訓篇。將帥不和。與言檻爲韻。亦讀爲桓。）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衆。交和而舍。魏武帝注曰。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

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楹。鄭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爲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爲和也。（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然則史記作拒。漢書作桓。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桓爲牆垣。裴駰以拒爲方陳。皆失之。（訓拒爲方陳則與下文陷陳相複。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

酇侯

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酇侯。蘇林曰。酇音多。屬沛國。水經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酇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音多。沈氏繹旃曰。漢書周緤傳。封緤子應爲酇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鄲也。史記周緤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酇縣之酇。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

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緤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鮦陽下。孟康曰。鮦音紂紅反。辯見地理志。此傳鄲侯下。蘇林曰。鄲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鄲縣之鄲。蘇林周緤傳注。孟康地理志注。酈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百官公卿表注。司馬貞高祖功臣侯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緤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鄲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鄲侯之鄲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鄲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幷有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驒從馬單聲。而魯頌駉篇有驒有駱之驒。音徒河反。說文。奲。富奲奲皃。從奢單聲。丁可切。鼉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黿鼉。已與犧罷爲韻。犧古讀若訶。罷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又爾雅。癉。勞也。癉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痑痑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

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鄲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

摧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摧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爲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摧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第九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大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但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綦。未知所據。念孫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爲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閒作間。宋祁曰。問疑作間。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尤邃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曆。師古亦無音。

見寵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酈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食其爲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攽以漢書誤本爲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句 攝衣。句 延食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懼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漢書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爲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鉅巨。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闚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寧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

四。引此並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大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念孫案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㓝。罰辠也。从刀井。井亦聲。刑。剄也。从刀幵聲。是刑訓爲剄。與㓝罰之㓝不同。剄。刑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爲剄。

輂車

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輂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輂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輿。四馬車也。輂車當依史記作蕃車。說文。蕃。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輿其蕃輂。鄭注曰。蕃駕馬。輂人輓行。故曰蕃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輂。少見蕃。故蕃譌爲輂。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今本輂譌爲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餘見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與尙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幷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敘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傅。傅與賦古字通。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數作傳。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見上文。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

鍛矢　鏃矢

作輣車鍛矢。鍛俗作鍜。漢書考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鍭。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大雅行葦篇云。四鍭旣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喪禮記作鍭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摩同。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摩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卽摩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摩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卽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

則前訓爲相隨從後訓爲盡皆失之

蒯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爲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譌作刺肉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並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臿與插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剚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

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襌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襌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嘄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涯。方也。厓涯並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曰。山水

猥至。言猝至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驪侯名。正有它心。正。猶郎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更奏之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譌。又脫法字耳。色尙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增。益也。並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孫案如以增爲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增逝與深退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爲益。顏訓爲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覽德煇而後下。若見細

德之險徵。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來萃

異物來萃。孟康曰。萃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萃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廣雅。萃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萃作集。集亦止也。見唐風鴇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訹也。迫。迫貧賤。西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訹之訹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爲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作𢡃。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卽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𢡃。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𢡃滿也。方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𢡃億臆並與意同。

不治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並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

人據漢書改之也。

迺在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爲纔。廣韻。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饑。見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纔二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爲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竝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瘇　𨂂盭

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念孫案病非徒瘇。當作非徒病瘇。病瘇與苦𨂂盭對文。則病字當在瘇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瘇。)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瘇。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

師古曰。𨂂。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無𨂂字。小顏讀爲蹠。恐亦臆說。當是跭字之譌。說文。跭。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逵。跭盭。謂足脛反戾。不

便行動。念孫案。說文。跖。足下也。作蹠者借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足炙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炙聲。一也。（石與炙聲相近。石與庶聲亦相近。故跖或作蹠。庶與炙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爲豆孔庶爲韻。）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騖。足腫蹠盭。是古有蹠盭之語。即此傳之⿰足炙盭。師古讀⿰足炙爲蹠。非臆說也。脚掌反戾。故曰⿰足炙盭。賈子大都篇亦作⿰足炙盭。錢以⿰足炙爲躋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躋爲曲脛。廣雅曰。盭。曲也。是躋盭皆有曲義。上既言躋。則下不得復言盭。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即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愼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篇。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辱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修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爲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失與泆同。禮樂志作風俗流溢。）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分篇。淮南說山篇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爲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急。至於俗流泆。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賈子俗激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筦子曰。禮儀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引此已誤。史記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漢書杜欽傳曰。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本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此涉上文君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爲句。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衆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衆心疑惑而言。羣衆卽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羣衆成朋。賈子俗激篇正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楚語曰。史不失書。矇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大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以夜爲史

（之誤失之）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傳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視已成事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亡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爲不如者非也說見釋詞）言不習爲吏則當視已事以爲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案往世而視已事）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誼之指

開於道術（句）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爲知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相對爲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爲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删去理字而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舊本賈子皆如是近時盧氏紹弓刻本又删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捷之江

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念孫案捷當爲揵。字之誤也。隸書揵字或作𢶍。與捷字相似。因誤而爲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收功獻揵。揵字作𢶍。是其證也。士冠禮。建柶。今本譌作捷柶。史記衞世家。靖伯卒。子疌伯立。邶風譜正義引作建伯。疌從𠧪從建之字。傳寫往往譌溷。揵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揵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揵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義。如淳讀揵爲捷。故訓爲接也。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子。是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揵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頣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頣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頣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頣。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頣當爲顧。顧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頣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頣。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本亦作頣。此亦草書之誤。貢禹傳曰。家富勢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並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此言

問二字連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留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並同也。鼂錯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李尋傳曰。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留計也。師古以財爲裁量。非是。師丹傳曰。唯陛下財覽衆心。言唯陛下少覽衆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纔。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堇。少也。堇與僅同。

爰盎鼂錯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爲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奈何。念孫案霜當爲霧。霧字說文本作霚。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正釋指字之

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失之矣。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驟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貍首射侯。不當強努趨發。趨發騶發。並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並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

積死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死。病死也。埶。謂地埶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死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殰。今本殰作漬。注云。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瀸於遂。傳曰。瀸者何。瀸積也。（瀸積即漸漬。）注云。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殰漬積瘠。並字異而義同。

相募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爲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慕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慕。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爲廣大之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

不孽

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念孫案廣雅。瀗。疑也。（瀗今作獻。）瀗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即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傳。側。亦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夘。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爲外。史記魯仲連傳。士無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並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爲差。若以等爲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爲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王恬咸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史記恬咸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並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启。因譌而爲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卽承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

案作最者皆冣之譌也。說文。冣。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中冣字皆譌作最。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冣也。何注。冣。聚也。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冣。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丘。徐廣曰。冣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今諸書冣字皆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作河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人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瞽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曰。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郵。韓詩外傳曰。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一曰正諫。漢紀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瞽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念孫案道諛卽諂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爲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反。念孫案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卽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鄒陽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愫。集韻曰。愫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荊軻

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劉攽曰。王充書言秦怨荊軻。幷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荊軻。景祐本無荊字。案浙本郭本去荊字。云。據注無荊字。南本徐鍇亦滅荊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荊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荊軻滅族之事矣。且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荊字。若無荊字。則應注當云。軻荊軻也。今直云荊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荊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荊字。遂云不知何人。謬矣。諸校本去荊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荊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即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埶。字之誤也。俗書埶字作埶。勁字作勁。二形相似。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埶弱則不足以扞寇。埶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埶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

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爲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景不離身。不知處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言愚甚。若作不如。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如。故下言景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若改作不知。其可乎。文選正作不如。

南距羌筰之塞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攽曰。邛筰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筰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同。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筰冄駹。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南距羌筰。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錯出

夫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氾論篇曰。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並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並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課並兩舟也。

所以爲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冗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譖同。說文。譖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𧫯。字通作惡。見讒惡卽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竝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納其隙。）廣雅曰。紩。納也。又曰。衲。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衲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爲納頭矣。

漢書第十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同。）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同。）終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爲衍文。蓋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大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爲人。而顏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爲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爲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借爲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留侯世家。義不爲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鄭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橈

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案。橈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

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愞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爲迟。說文。迟。曲行也。从辵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乚。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莊子人閒世篇。吾行郤曲。釋文。郤。字書作迟。郤曲即迟曲也。廣雅云。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曰迟橈當斬。淮南氾論篇云。令曰。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爲逗。史記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橈。曲也。二字各爲一義。不得以逗橈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爲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作逗。故誤訓爲逗留。師古不知逗爲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壼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郅他。索隱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壼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案至與郅通。它古他字。壼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矣。小司馬以至它爲至於他處。尤非。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爲人姓名。徒以郅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

聲與郅同。故字亦相通。豳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垤室窒爲韻。小雅杕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馬相如傳。爰周郅隆。文穎曰。郅。至也。郅隆。即至隆。史漢中人姓人名類多借字。郅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睃弟鄗鄉侯閔爲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爲睃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下文云立霸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巽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皁布。皁布單衣。賤者之服也。皁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皁牢。服牛馬。今本皁譌作帛。衣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旣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

十騎。下文云。李敢從數十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軍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卒遼東兵先縱。幷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或。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衞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爲利惑。字亦本作或。宋祁曰。亦作或。故師古曰。

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衞霍傳但云浞野侯趙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亡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行志。）遇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爲見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絕不飲食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飤。謬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謨依顏本漢書刪與字。）服飾部三。（此卷與字未刪。）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

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食。

網紡繳

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爲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𦿆。與某相似。荒澤卽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雁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歾。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爲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歾同。說文。歾。終也。或作殁。歾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歾故。

猶言死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爲歾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已改苦爲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

衞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爲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傳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同。)又史記建

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辯見史記。道即邊字之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爲路旁。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耆。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卽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爲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念孫案侯上脫翕字。當依史記補。翕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褎然

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褎。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褎如充耳。念孫案褎然者。出衆之貌。故曰褎然爲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褎。毛傳曰。褎。長也。義與褎然爲舉首之褎相近。張晏訓褎爲進。猶爲近之。師古訓爲盛服貌。則與爲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衆。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爲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

從省。而亦是矣乎。

所謂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絫久也。通典選擧一。通鑑漢紀九。並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

予之齒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爲整齊。春秋繁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旣奏

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崒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崒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崍起也。岪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屈作隆崇。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崍起是釋岪鬱二字。而隆崇律崒不與焉。且岪字有音。而崒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崒作嵂崒。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西都賦。巖峻崷崒。西京賦。隆屈崔崒。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岪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崒四字。與越本景祐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崒爲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爲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䡹

軼野馬。䡹騊駼。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䡹。車軸頭也。師古曰。䡹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並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殽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䡹讀爲躗。躗。蹋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踶。蹋也。說文。踶。躛也。躛。踶躛也。舊本譌作衛也。今據踶字注。及牛部躗字注改。是躗爲蹋也。躛䡹二字並音衛。故字亦相通。言突野馬而蹋騊駼也。上林賦之䡹白鹿。義與此同。蹷蛩蛩。轔距虛。軼野馬。䡹騊駼。皆

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爲過。郭訓轊爲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強爲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抴

浮文鷁。揚旌抴。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抴。拖也。史記作揚桂枻。集解引韋昭曰。枻。檝也。文選作揚旌栧。（本作櫂。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爲栧。）李善注引郭璞曰。栧。船舷。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枻。韋昭訓枻爲檝是也。桂枻謂以桂爲檝。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枻也。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爲文。旌字隸書或作旌。與桂字相似。枻與抴亦相似。故桂枻譌爲旌抴。張揖謂建旌於船上。而訓抴爲拖。郭璞訓枻爲船舷。而謂樹旌於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鵽。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注善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𤯍。和也。從甘麻。麻。調

也。（[illegible]音甘。厤音歷。）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疏曰。分布希疏。所得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揚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甛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食。（見文選注。）蕭該亦云。勺藥。香草。可和食。（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爲音訓。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愼云。离。山神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食乎淸而游乎淸。螭食乎淸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爲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离。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爲何物乎。

崇山矗矗巃嵸崔巍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念孫案：矗矗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巃嵸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矗矗二字，而以崇山矗矗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巃嵸崔巍，而皆無矗矗二字。且矗矗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吳都賦之橚矗森萃，蕪城賦之矗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矗矗二字可知。）

巖突洞房

東𡾰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窔，字之誤也。（窔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莊子徐無鬼篇：譬生於窔。釋文：窔，烏弔反。郭徒忽反。字則穴下犬。淮南地形篇：窔生海人。今本窔誤作突。）文選作窔。李善引郭璞注曰：言於巖窔底為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窅窔，深皃。窔與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頮杳眇而無見。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窔兮。（文選如是。揚雄傳作靁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誤。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魯靈光殿賦曰：巖窔洞出，逶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為窔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竈突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強為突字作解，斯為謬矣。

娭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娭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娭，戲也。娭音許其反。（今本娭音許其反，娭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娭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娭為戲，以牽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娭字乃娭字之譌。娭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之改，蓋失其讀也。）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娭，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娭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娭

訓爲樂。不訓爲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爲娭字之譌也。說文。娭。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娭光眇視。王注曰。娭。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娭。師古曰。娭。戲也。娭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爲娭之誤明矣。娭卽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娭。氾濫水娭。史記並作嬉。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娭。洪興祖曰。娭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娭。娭一作娛。漢書揚雄傳羽獵賦。蹈天蟜娭澗門。五臣本文選娭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娭。故娭字多誤爲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阺。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坻嶻嶭而成巘。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歷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與沙石同類。輒云。磧歷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爲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豕氏豕爲韻。非與危爲韻。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史記劉氏危下。亦不與坻爲韻也。

要褭

騕褭。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騕。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屆道騕嫋。又引注云。騕古要字。今作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顚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卽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緜藐

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緜藐。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緜藐。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黸瞳子謂之矊。郭璞曰。言緜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矊與緜同義。藐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曰。目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緜藐。方言注作緜邈。張衡西京賦曰。眳藐流眄。一顧傾城。（薛綜以眳爲眉睫之間。失之。）並字異而義同。

準緜使　緜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即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衞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並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傜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湓溢。注曰。張揖曰。湓。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爲湓。今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湓。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湓溢。師古曰。湓。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湓溢滂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涉秋霖瀝。盆溢口瀄。盆並與湓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瀱。而鑒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瀱。扶園切。瀱與湓聲近而義同。

銜橜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橜。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也。銜橜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爲橜者。說文。[illegible]。馬口中橜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橜。橜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

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䤡字。或作橛。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弒臣篇云。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橛而禦捍馬也。是銜橛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輹。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乎。當從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義亦與此同。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閒。小顏及劉氏並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儒。二形相似。故傳譌爲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垂統理順

垂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湛恩厖洪。憲度著明。垂統理順。夷易皆平也。厖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平。本或作夲。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丕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詩字若訓為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為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為不類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穟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禾一莖六穟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案導一莖六穟於庖。導字訓為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為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溥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是詩訓為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譌爲尒。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卽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卽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

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讀書雜志

漢書第十一

張湯傳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曰。爲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曰。南本浙本竝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竝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

正作謝絕弗復爲通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删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爲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卽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覩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竝誤入下文共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毋寡宛王名八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蒯聵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爲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

案。蔵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史記)始皇之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糲粱

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念孫案粱當爲粢。說見史記自序。

與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鶡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念孫案。不與能死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與死節者次比。既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揆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即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氐罪。氐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氐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氐譌爲且。（隸書氐字或作互。又作巨。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棗祗侯陳錯。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泜譌

仲氾皆其例也。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曰。氐至也。呂氏春秋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氐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氐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臽。臽本作𦥑。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爲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幽於糞土之中。幽又函之譌。說文。臽。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臽。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塹無臽瀆。西狹頌。刻臽確嵬。其字皆作臽。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臽糞土之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臽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臽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臽字之譌。故韋訓爲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臽之譌。臽與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臽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臽吾中。史記之臽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臽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覺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飮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卽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毋桐好逸

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案。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殊爲不辭。今案史記三王世家。作毋侗好佚。（佚與逸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篇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揚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爲侗。）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

庸身

死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傜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載庸二十。論衡氣壽篇。庸作用。臯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死不得取代。當以身自

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死不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竝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晉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癉熱

南方暑濕。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也。念孫案。訓癉爲黃病。則癉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癉者。盛也。周語曰。陽癉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僤。又作憚。大雅板篇。下民卒癉。釋文。癉作僤。爾雅釋詁注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癉人。今本癉作憚。大

雅桑柔篇曰逢天僤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僤矣言威之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燀熱高注曰燀讀曰亶亶厚也義與癉熱亦相近癉熱卽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镾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海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淮南傳云。閉太子使與妃同內。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具見經義述聞子有廷內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主父傳。

築城

假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絓。絓。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絓。絲結也。楚辭

九章曰。心絓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屢。隨畜屢居。則爲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晉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斯爲謬證矣。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言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廌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案。正猶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

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彗氾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氾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彗。帚也。氾。氾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氾爲氾灑地。則彗氾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氾字之上加一埽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彗氾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埽也。氾者污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班固東都賦曰。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是也。彗或作篲。枚乘七發曰。湊赤岸。篲扶桑。謂濤勢之大。湊赤岸而埽扶桑。李善以篲爲埽竹。非是。辯見文選。是彗爲埽也。方言曰。氾。洿也。洿與污同。廣雅。氾。污也。自關而東或曰氾。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斿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是

氾爲汙也.

乘旦

及至駕齧鄒. 䮽乘旦. 王良執靶. 韓哀附輿. 張晏解乘旦曰. 駕則旦至. 故以爲名. 引之曰, 張以駕則旦至. 釋乘旦二字. 甚爲迂曲. 今案, 乘旦當爲乘且. 字之誤也. 且與駔同. 駔者駿馬之名. 謂之乘駔者. 猶言乘黃乘牡耳. 說文. 駔壯馬也. 楚辭九歎. 同駑驘與乘駔兮. 王注曰. 乘駔. 駿馬也. 乘駔卽乘且. 爾雅. 奘駔也. 樊光孫炎本奘作將. 駔作且. 駿馬謂之乘駔. 亦謂之繁駔. 晏子春秋外篇. 景公乘侈輿服繁駔. 韓子外儲說左篇. 作趨駕煩且之乘. 繁駔之爲煩且. 猶乘駔之爲乘且. 是駔與且字異而義同. 此頌內多用韻之句. 乘且之且. 古讀若苴. 故與輿爲韻. 張讀爲旦暮之旦. 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䮵遺風

追奔電. 逐遺風. 師古曰. 呂氏春秋云. 遺風之乘. 言馬行尤疾. 每在風前. 故遺風於後. 今此言逐遺風. 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 馬能逐及也. 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追奔電. 逐遺風. 奔遺皆疾意也. 鄭注考工記弓人曰. 奔猶疾也. 遺讀曰隧. 隧風. 疾風也. 大雅桑柔篇曰. 大風有隧. 有隧者. 狀其疾也. 說見經義述聞. 楚詞九歌. 衝風起兮橫波. 王注曰. 衝. 隧也. 遇隧風大波涌起. 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 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 小雅角弓篇. 莫肯下遺. 荀子非相篇. 遺作隧. 南山經. 旄山之尾. 其南有谷曰育遺. 遺或作隧. 皆其證也. 凡從豖從貴之字. 聲義多相近.

說文。隤。下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遂也。白虎通義曰。讙之爲言遺也。說文讙或作讉。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皆其例也。揚雄傳輕先疾雷以駁遺風。楚辭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並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修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放獵

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爲斿獵。字之誤也。斿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游獵。

蠻荆

南不過蠻荆。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荆。念孫案。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段氏若

脣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荊蠻來威。案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荊。荊州之蠻也。蠻荊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荊蠻。荊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荊楚。荊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爲荊蠻。韋注。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荊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埛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誤倒作蠻荊。注引蠻荊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荊蠻。注引詩蠢爾荊蠻。亦誤倒。顏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荊蠻。下文皆作蠻荊。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荊來威。師古曰。令荊士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荊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荊蠻。或作蠻荊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荊蠻。荊蠻者。舉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荊也。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荊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竝同。文

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爲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即此亦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漢紀孝武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

無以爲

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爲不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爲何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言此書尙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攽曰。之衍字。日知錄曰。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音舉。字或作弆。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劍割肉。卽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竝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答魏太子牋注。引此竝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愼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

囹圄

囹圄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圄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圄矣。說文。圉。囹圉。所㠯拘辠人也。圄。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囹圄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囹圉而免

刑戮。其字竝作囹。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死也。旣言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爲衆。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故曰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衆之爲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爲衆。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衆生之化。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佞臣一人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竝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埶陵

故維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埶陵二字與上下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埶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埶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亡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霸同念孫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亡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亡益於時蓋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二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念孫案。太宗當爲大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温明

東園温明。念孫案。温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温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温明祕器。

亡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慼。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曆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讎。輩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曆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十四

上迺賜福帛十四。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四。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並作千匹。漢紀同。

上末起

明旦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此並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爲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卽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亡所信鄉

義渠安國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亡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

籍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字並誤作怨。怨怒無所信響。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響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禹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卬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念孫案。今當爲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

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充國奏曰。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事也。宣帝以罕幵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幵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

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擿也。投石。猶言投擿。擿亦投也。廣雅曰。擿。投也。石。擿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擿也。史記刺客傳。荊軻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燕策擿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卽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超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 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爲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念孫案。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分離。句 所在絕遠。句 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竝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 形與雖相似。因誤爲雖。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

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離。史記衞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雖。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删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統下文。而言。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考異曰。小顏解行事爲滅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風無衣傳。及廣雅。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行事爲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近事二字。亦總目下文之詞。然則行事爲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則大爲不詞。通典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亦爲顏注所惑。錢以顏說爲是。劉說爲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即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

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歆云。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儒林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敘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事字。）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為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念孫案奔當為猋。字之誤也。猋逝言如猋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猋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雷動猋至。星流霆擊。）曰猋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興師

殀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通鑑漢紀二十五同。念孫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棱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于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爲竝。竝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上脫爲字。爲于僞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

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有爲字。

生怨

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食酒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眞。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遶。念孫案遶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卽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衆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權譎自在。念孫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驁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爲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



二十。皆有八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奸日

白虹奸日。念孫案。奸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奸音干。此望文爲音也。說文玉篇皆無奸字。莊子秋水篇還奸蟹與科斗。釋文奸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奸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奸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

摧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念孫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憒憒。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衆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衆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蘩祁祁。商頌玄鳥篇。來假祁祁。傳箋並曰。祁祁。衆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卽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大祖下．疑有繼大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紀作繼大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大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獫字而誤．衞靑傳．匈奴傳．敍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玁狁．玁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獫．小雅采薇釋文云．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玁狁所逼．釋文作獫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宜褒顯。漢書考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不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爲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

然

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並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皆有茵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爲已之借字。故改以熱爲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依俗本改以爲大。）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並作未可以熱。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燮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燮。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卽是車。故删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卽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儒林傳曰。劒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

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此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同。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同。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瘉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尚何道。則與下文瘉於彼

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為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卽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為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奉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考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歷。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歷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歷。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

之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揚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考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並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戚戚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戚戚二字無注。念孫案。戚讀爲蹙。蹙蹙。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

也。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公羊傳。）蓋以操之爲已戚矣。（今鄭注戚作蹙。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蹙。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爲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爲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爲明證。

治罪

擧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

驗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旣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爲使。謂除補翁歸卒吏。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爲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爲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特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通鑑漢紀十九同。念孫案司馬千人皆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保傅篇同。尚書大傳云。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敘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縱欲

今大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念孫案。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 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農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太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

作尊立不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說見經義述聞會是彊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稱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値。念孫案。師古以顧爲顧念。直爲値遇。皆非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顧其勢初定。顧爲王。實不反。韓信傳。顧王策安決。顧諸君弗深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爲特。師古皆訓爲念。非也。他篇做此。直。繩也。言我與稱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

當相繩耳。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大雅抑篇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卽準繩也。直爲準繩之繩。又爲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曰。蘧伯玉直己而不直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巂郡上

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蕭望之傳

治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念孫案。古無以治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治平當爲治乎。字之誤也。

王嘉傳。以致治平。即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之病。死於道路。則敞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懐。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深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

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衆少。其於當厄。怨不其深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與期同。繫辭傳。死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間篇作其。孫策斃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第十三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爲今。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

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並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並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並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蹴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謂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

爲謹敬也。廣雅。𥨍𥨐。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𥨍𥨐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願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删。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儌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殊爲不辭。設當爲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序善謀篇竝作沒利。）晉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為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奸忠直

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為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為直之文。今本訐誤為奸。又脫為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爲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箇切ナ手相左也ナ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ナ相左也徐鉉改爲手相左助也尤非今訂正從ナ工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並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案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

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並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傅喜傳

皇大子

皇大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大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大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大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大子。通鑑同。元后傳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傅喜薨。侯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賦。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

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痏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痏人本作疻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兩疻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疻言痏。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疻痏。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疻字。非釋痏字也。師古曰。痏音鮪。自爲應注痏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爲舊注作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痏字。而改疻人爲痏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疻。毆傷曰痏。是疻痏大同而小異。又不得逕改疻人爲痏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並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大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

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死私亂。而莽矯元后詔賜之死。故主怒曰。嫂何爲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以且嫂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開步

博去吏。開步至廷尉中。候司咸事。師古曰。開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開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開。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倘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瘢。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用禁

馮竦欲洒卿恥。抆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抆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並作用卿。

倘相得死

匹夫相要。倘相得死。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倘相得死。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倘得相死。

翟方進傳

大都授

候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衆出國東都門。師古注。都門。衆欲之大道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

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漣。黎儀即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即古文之民獻。王

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金。說文。㑒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今文作惟諓諓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竫。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諓諓善竫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諓諓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諓諓。讒言貌也。引書曰。諓諓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諓諓善靖。並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賈逵注曰。諓諓。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尚書曰。惟諓諓善靜言。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雁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引之曰。雁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雁。古謂鵝爲雁。說見經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尙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寧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寧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寧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寧。此依毛詩改也。寧亦乃也。鄭箋誤解寧字。說見經義述聞

事或滅之下。

炮烙

榜箠㸑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爲建議劾治。此曲爲之說也。建當爲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建字或作逮。見漢北海相景君銘。郎中鄭固碑。與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媠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師古曰。媠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宋祁曰。姚本媠作㛂。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㛂音侑。念孫案。媠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爲惰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㛂出。說文。㛂。耦也。從女有聲。讀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㛂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㛂出之具也。

媠與婧字相似。世人多見婧。少見媠。故媠譌爲婧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奏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衞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並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

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路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薦林數上疏諫正。呂氏春秋愼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證，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證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衞包所改。尙書撰異已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並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居四隩。韋注云。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爲隩。釋文，烏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姒。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父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修治學官。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修起學官。注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改官爲宮。）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並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鍇去不字。予據顏注去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疏相錯。爲國計便。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疏。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

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爲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脫罪字。依漢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上。當有光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若劾嘉上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爲衍文。反删去下文之光祿大夫龔五字。斯爲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大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大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傅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敍其受氏從扌。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扌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考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蚩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

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扌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幷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僞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楊。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三志。趙充國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敍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尚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卽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加離字。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爲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爲懰。廣韻。懰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也。是懰爲憂也。集韻。懰慄。憂也。外戚傳。懰慄不言。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意並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故與懰通。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竝曰。軌。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尚遠。

竢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竢慶雲也。竢慶雲而將舉。本作慶竢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爲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敍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竝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竢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爲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顇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

而監本改亦爲誤。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㱿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㱿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鶗鴂

引之曰。杜鵑一名鶗鴂。一名買鶬。一名子鳺。鶗鴂一作鷤鴂。一作鷶鴂。楚辭離騷。恐鷤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注曰。鷤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鶗鴂之將鳴兮。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鵙。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爲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鳺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況鶗鴂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可據。玉篇。鶗鴂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鷤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鶗鴂音殄絹。是鵑鴂同聲也。子鳺。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鴂。華陽國志作子鵑。子鴂之爲子鵑。猶鶗鴂之爲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鶗鴂爲子鳺也。而師古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鶗鴂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將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鷤鴂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鷤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鶗鴂春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鴆

抒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鴆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鴆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鴆。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鴆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鴆而鴆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鴆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鴆。卽因注內鴆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雄鳩之鳴逝兮。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鴆。則非其指矣。徧考諸書。亦無雄鴆之文。）子京不察。且幷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鴆。則豈有上言鴆而下又言雄鴆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獝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警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楚辭九歎。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盺

柴虒參差。魚頡而鳥盺。師古曰。頡盺。上下也。盺胡岡反。文選李善注云。頡盺猶頡頏也。念孫案。盺者䀏之

譌。胻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鄒陽傳。壯士斬其胻。與狂爲韻。故借爲頏頏之頏。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䀪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䀪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爲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壇曼。殊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灘乎幓纚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爲廣大之名。

逴逴

逴逴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柍桭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服虔曰。柍。中央也。桭。屋梠也。師古曰。柍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柍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柍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柍當作央。今作柍者。因桭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機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鳳凰。窀夕之爲窀穸。展轉之爲輾轉。蓑笠之爲簑笠。畎畝之爲甽畝。皆柍桭之類也。桭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即服注所謂屋梠。鄭注士喪禮曰。宇。梠也。即

今人所謂屋檐。央桭。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桭與上榮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柍。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柍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柍矣。西京賦曰。消雾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桭。則央之不當作柍益明矣。魏都賦。旅楹閑列。暉鑒柍桭。張載曰。柍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柍。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柍。柍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即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桭之義無涉。集韻。柍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作生。辯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字。辯見淮南。故爲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下凡言和穆者竝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唱和之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

熛訛碩麟

炎盛黃龍兮。熛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熛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熛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熛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弋劍反。說文曰。熛。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服虔曰。沴。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沴。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爪華蹈襄。校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介問之。云據郊祀志襄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襄山。徐廣云。蒲坂縣有襄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襄一本作㠉。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竝無㠉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踢。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沴爲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沴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沴同字。故晉灼訓沴爲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沴同字。故服虔訓沴爲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跖魂負沴。負沴卽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沴字從㐱得聲。古音在諄部。又爲災沴之沴。漢書孔光傳。六沴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詩軫反。服虔曰。沴音戾。案韋昭音詩軫反。則在諄部。服虔音戾。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氏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氏之字。亦與從㐱之字相通。曲

禮。眇於鬼神。鄭注曰。眇或爲祇。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祇自疧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卽自疧。是其證也。然則負沴之沴。古讀若坻。故與衰爲韻。若改衰爲褱。則與沴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顏該所見一本作⿰山衰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山衰。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褱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爲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褱。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正義。尙作衰音色眉反。則褱字爲後人所改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褱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竝作褱。恐亦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芒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玄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雁行也。顏注麗竝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擧伏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眥

逢蒙列眥。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瞋目裂眥。泰族篇。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並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艮九三。列其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燿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焞。焞。明也。光焞天地。猶言光燿天地也。說文。焞。明也。引鄭語。焞燿天地。今本焞作淳。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焞淳純古並通用。敘傳。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爲美。亦失之。大玄玄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明也。

沇沇　噱虖紘中

沇沇容容。遙噱虖紘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沇。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沇沇。念孫案蕭本是也。沇容雙聲字。

謂禽獸衆多之貌也。上文萃傱允溶。文選亦作沇溶。李善曰。沇溶。傱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沇溶淫鬻。沇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永。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沇沈草書相似。故沇譌爲沈。（史記六國表索隱。縳音翾沇反。今本沇譌爲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噱吐舌於紘罔之中也。師古曰。噱音其略反。紘古紘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爲噱。則噱虖紘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噱吐舌以曲通其義。殆失之迂矣。余謂噱讀爲窮極倦谻之谻。字本作𠊎。又作𠈁。方言曰。𠈁。倦也。（倦與倦同。）說文作𠊎。（玉篇廣韻。竝其虐切。）廣雅曰。疲羸券𠊎極也。（券亦與倦同。𠊎。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谻受詘。郭璞曰。谻。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谻。疲憊也。然則遙噱虖紘中。謂禽獸皆遙倦谻於羅網之中也。作噱者假借字耳。谻噱竝音其路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栅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師古曰。儲。偫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臯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迂。

若黃說以儲胥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揤邑

所壓城揤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揤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揤舉手擬之也文選揤作搟李善曰蒼頡篇曰搟拍取也鄭玄禮記注曰搟之言𢴐也（禮器有搟播也注）字林曰搟山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搟拃也音𢴐念孫案揤當從韋本作搟玉篇廣韻皆無揤字蓋卽搟字之譌

平不肆險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險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肆亦忘也肆讀曰㥫廣雅曰㥫忘也又曰㥫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肆緩也是肆與㥫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寶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寶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

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膈。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膈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膈。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疈。玉篇。膈副竝普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爪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爲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後之學者。但以爲副貳字。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膈同音。而俱訓爲判。故韋本作膈。若本是剖字。不得與膈通矣。且結逸七爲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爲一韻。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爲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坼疈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啟筮曰。鮌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爲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丩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纆耳。太玄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徽爲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

也〔今本徽譌作制〕應劭曰徽音以纆徽弩之徽〔今本譌作索以繩徽弩之徽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訓爲纆耳

雀鳥　乘雁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雁四雁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崖鳥字或作島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島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崖勃解之島其地廣闊故雁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雲借鳥爲島淺者因改崖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雁雙鳧爲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雁爲四雁非也雙鳧當爲隻鳧乘雁隻鳧謂一雁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雁雙鳧也乘之爲數其訓不一有訓爲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爲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爲二也有訓爲一者方言曰絓挈儝介特也楚曰儝晉曰絓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雁曰乘廣雅曰乘壹弌也〔弌古一字〕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爲一也乘雁隻鳧卽方言所謂

飛鳥曰雙。雁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爲四。而不知其又訓爲一。故以乘雁爲四雁。後人又改雙鳧爲雙鳧。以配四雁。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雙。四雁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頷頤

蔡澤頷頤折頞。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頷一作顉。蕭該音義作顩。韋昭曰。曲上曰顩。該案字林曰。顩。狹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顉者正字。作顩者借字。作頷者譌字也。注內顩字同。玉篇。顉音欽。曲頤也。廣韻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竝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顉頤之貌。其字正作顉。故知此頷字爲顉字之譌。玉篇廣韻。顉字皆無欽音。集韻。顉。袪音切。曲頤也。或作頷。此即惑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顩。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頞。皆顉之借字。

涬滃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涬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涬。盛也。各本涬下衍滃字。今刪。滃雲。雲氣貌。念孫案涬滃雲與散歊烝對文。則涬當訓爲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涬。作也。郭注曰。涬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涬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擭

擭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擭。古之善塗塈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

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墍則今之仰泥也。獿。抆拭也。故謂塗者爲獿人。獿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辯見下。)念孫案。獿當作𢅥。說文。𢅥。(今本譌作⿰巾憂。玉篇廣韻同。)墀地。(說文。墀。涂地也。涂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墍。)以巾撋之。(此即師古所謂抆拭。)從巾夓聲。(夓。籀文婚字。今本夓譌作夒。)讀若水溫㬉也。(㬉字注云。安㬉。溫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墀墍𢅥塗也。(今本𢅥字亦譌作⿰巾憂。)𢅥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堊𢅥壁飾。(今本𢅥譌作⿰巾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𢅥人。(今本𢅥譌作⿰巾憂。)服虔云。(此下引服注。與今本同。)𢅥音溫㬉。(今本脫㬉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爲音饒。大謬。)韋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𢅥。從巾夓聲。非從夒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夓。籀文婚字。故𢅥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車夓字。亦從夓聲而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並讀𢅥爲溫㬉。與乃昆之音相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𢅥字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夒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𢅥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夒少見夓。故漢書說文廣雅之𢅥字。遂譌爲⿰巾夒。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音尚未譌也。不知漢書𢅥字何時又譌而爲獿。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獿字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獿。獿⿰犭翏也。從犬夒聲。女交切。玉篇。獿與猱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𢅥字。訓爲塗墍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溫㬉。而訓爲塗墍。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抆拭。明是𢅥字。非獿

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獿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獿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獿奴回切。古之善塗塈者。下平聲六豪。獿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夒。一曰獿善塗塈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㥞。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巎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獿爲巎。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氐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讀如字。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秘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當改爲晢。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第十四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譌。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瑯邪江公也。以與

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詈。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圈。卽承上使固入圈擊彘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圈刺彘。不當言下固也。圈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廑廑

此廑廑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廑廑。言有風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廑廑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廑廑者。漸近之意。卽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廑廑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廑廑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廑廑近升平。竝與此廑廑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禹謨本。加厚字。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冢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並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譌作道．據老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删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深．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郅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爲偶．且幷删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

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 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匃。廣雅曰。匃。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匃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匃字作匄。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徐鍇改自作丐。即匃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匃若馬。師古曰。匃。乞與也。乞音氣。文義正與此同。 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毋舉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爲中大夫。嘗中廢。已爲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

巫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竇嬰爲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外戚傳云。匄沐沐我。已飯我。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其意而删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爲彈

相與探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彈音徒旦反。念孫案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卽彈丸也。既言探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念孫案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匼。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諛阿匼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爲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

貨殖傳

茬

山不茬櫱。師古曰。茬。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茬從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茬爲槎。茬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隸書差字或作⿱艸差。漢太尉劉寬碑咨嗟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𠂉爲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頭作⿱艸差。與茬字相似。因譌而爲茬矣。玉篇廣韻茬字並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茬槎爲一字。引漢書山不茬櫱。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茬。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

于越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鑄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荊

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字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越爲餘干。雖非確詁。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圉奪成家

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圉爲禁守。則圉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圉讀曰禦。禦圉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圉。鄭箋。圉當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圉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圉我。墨子辭過篇。邊足以圉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圉。並與禦同。又大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彊圉。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圉寇。圉奪成家者。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圉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圉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爲廢。宣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籥師疏引鄭志同。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閒也。史記在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置也。師古注食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爲出賣。非是。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裴駰曰。廢舉謂停貯。此卽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廢。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鵲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蘖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蘖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河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爲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荅布皮革千石。桼千大斗。下文云。鮐鮆千斤。鯫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爲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蘖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敖字乃淺學人所改。瓵。瓦器。受斗六升。台當

爲甂。音貽。案徐說是也。爾雅。甌甂謂之瓵。郭注曰。甂甌小甖。長沙謂之瓵。徐所引瓵瓦器受斗六升。即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瓵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苔。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貰齊侯呂。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 師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盬。謂物之麤惡者也。唐風鴇羽傳曰。盬。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鄧展曰。盬。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楛之苦。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議兵篇曰。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 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脆也。淮南時則篇。工事苦慢。高注曰。苦。惡也。史記平準書曰。鐵器苦惡。 或作沽酒之沽。喪服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曰。沽猶麤也。士喪禮記曰。弓矢之新沽功。釋文。沽竝音古。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傷稼。楊倞曰。楛耕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楛作枯。 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今文沽作古。 此傳則作商賈之賈。史記同。 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爭取賤價也。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

氏獨取貴爲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稅私率道閭里爲善。所謂曲說者也。此但言其所居之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賈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爲句。是也。唯讀賈爲價。亦與師古同誤。宋祁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爲價矣。

游俠傳

歆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歆。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歆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歆者猶歆物自飫。言不歆有其德。念孫案。歆蓋欽字之譌。隸書從金從食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心篇。是以言餂之也。今本餂譌作銛。史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熙興也。是歆爲喜也。歆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廞矣。見上注。小雅鼓鍾篇。鼓鍾欽欽。毛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歆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欽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

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靜悍

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史記原文亦作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眥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眥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

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眥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卆。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念孫案。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脣舌。

獨夗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夗者甚多。念孫案。獨夗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

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陰賊。慨不快意。所殺甚衆。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死。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死於塵中者甚衆。即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足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食二字云。言無米粟。唯食

肉。念孫案師古說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爲用食。字之誤也。（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用。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用猶以也。言射狐兎以食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並讀爲以。太玄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逝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枇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枇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删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射。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跂行喙息

跂行喙息蝡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蝡蝡動貌。念孫案。跂者。行貌

也。喙者。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蝡蝡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竝與此同。說文曰。蝡。動也。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竝引說文云。蚑。行也。凡生類之行皆曰蚑。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蚑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喙。廣雅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蜎飛蝡動之類。王襃洞簫賦曰。蟋蟀蚸蠖。蚑行喘息。是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跂動噦息。淮南俶眞篇曰。蠉飛蝡動。跂行噲息。噦噲竝與喙通。喙訓爲息。故病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喙矣。韋注曰。喙。短氣貌。是也。懽而短氣。亦謂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跂爲足。喙爲口。則與蝡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爲縱。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訓從爲隨。辯見前將數十騎從下。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李遼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幷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幷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卽獨也（廣雅介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幷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幷軍介當依史記作幷軍分行謂始而幷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爲介（介本作个分俗作个二形相似故分誤爲介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又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粤傳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衞也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衞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卽晉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無所見。句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烏。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此句顚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逗遛

郝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留。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

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留明矣。宣紀云。郝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愞者要斬。其字竝作留。故知此遛字爲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愞逗遛當坐者。遛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留。

爲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卽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衆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聞甌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擊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衆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

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巳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巴莋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莋關入。念孫案。巴莋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莋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莋關矣。隸書符字作苻。與莋相似。又涉上下文莋字而誤。史記作巴蜀筰關。通鑑漢紀十同。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上文。略巴黔中以西。巴下亦衍蜀字。辯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苻。

保就

稍令犍爲自保就。念孫案。保就猶言保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轉。逸周書諡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

鄒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並同。

縱嘉以矛

大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大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即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雖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之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

曰。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與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鬭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間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彊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温陽。沮温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湼。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史表略同。）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

涇陽侯。顥寫誤侯俗本。改涇爲沮。